

山影松松



孫禎也

鶴 翔 書 店 發 行

山 野 掇 拾

孫 福 熙

我紀念我的姑母和父親。

他們以細磨細琢的功夫傳授給我，
然而我遠不如他們了！

序

我的好友孫福熙，這是你的第一本書。你給我一個很大的榮譽，請我為這本書作一篇序，以介紹你於大眾之前。我很知道，在一個著作家的一生中，沒有比這個意志的第一個表現更好的時間的了，在人生的舞臺前，注意於妥善的描寫十分靈敏的感覺的各種不同的情況。

你是怎樣的敘述你在Savoie旅行時的印象的呢？我是不懂中國文的，我似乎是很難於來談論這個了。其實，我有許多資料可以指示我對於你的遊記的優點的批評。

第一，我有你給我看的若干頁的譯文；其

IV

次，裝飾在書面上的動人的風景畫，是從你的筆下出來的，圖畫是最完美的萬國語，爲我所懂得的。最後，除我們的許多次談話的機會以外，今年夏季，在法國西部的我們的旅行中，我能够天天珍重你的人格的價值。我能够說，不是想無益的恭維你，你的觀察事物的細緻，只有你的博學者的智識的廣大可與相比。這不是我一人的意見，你的朋友們早已爲了要表示他們對於你的特別的推重，給你一個別號爲細磨細琢的春臺。

我之所以愛你的可貴的文學天才者，不但從我們的友誼上着想，而且因爲你的著作家的行爲，不會無功於一個偉大的事業的。

在這樣多的你所欲從事的事物中，你選擇其中的一個，這就是對於我國風物之美的愛好與你對於我國文化的真誠的感情的表現。你介紹法國的一區於你們國人，這是特別使我感到興趣的，因爲這是使大陸的這一

角上的居民的我們與也有許多事情可供我們取法的你們中國人間愈趨親密的一條途徑。

你的理想是與我的一樣的。我不是不知道這個重大事業的難處，然而我與你一樣的三復這勇敢的思想，史記贊孔子之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Richard".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end.

1923年11月21日。

感謝佩弦兄，在‘我們的六月’書中作文批評山野蕨拾。那時他與我還沒有現在的相熟，但他早已十分的知道我的心了。覺之兄是很知道我的，屢說要為這本書寫幾句，但當看到佩弦兄的文章以後，說他要寫的意思大概在這裏了。知道我的心，是我所快慰的；不過我更喜歡指示我，還望二位及讀這書者多多賜教。

本書第二十節‘愛鄉土’文內，胃中含稀鹽酸誤為稀硝酸，承志仁兄指出，現在本版中改正了，謝謝我的好友志仁兄。

福熙。

山野掇拾

I.

我爲什麼有這個旅行。

我住在里昂已十八個月了，這十八個月以來，從不曾離開過。偶然有幾次於星期日與同學野遊，也不過是里昂的近郊並不離得很遠。

我很愛里昂，因爲他有許多使我可愛之點。自然里昂也有他的短處。但照我的經驗，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有短處的，正如我覺得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有長處一樣。二十年來，我還未曾見到最可憎惡的人或最可憎惡的東西。里昂的短處之不

足爲害於我正是這個緣故。

里昂天氣，冬季雲霧迷漫，不見天日，一天中常有四五種極不相同的變幻，例如今年一月三日，早晨陰霧朦朧，九時霧散，滿地晴光而午間又陰雲滿布，下午便大雨，而晚間大雪了。四日早晨飛雪，後晴，下午陰而晴者數次，不久又雪了。又如二月二十晚上是明星皎潔的，而二十一早晨却是濃霧塞途，至午間晴光可愛，而四時忽又陰而大雨了。這樣者很是常見，而晴朗竟日者却是少數。在這種時節，里昂人必見人便說，‘天氣真壞呵！’或者說，‘這是何等的天氣呵！’然而他們必接續下去說，‘不久就會好的，春天一過，里昂的天氣是很正氣的。’到了夏天，正在有一點熱起來的時候，他們便忍不住的叫熱了。然而他們又必接續着說，‘不久就會好的。在里昂這樣熱的天氣是不多的。’在冬日憎惡冬日，到了夏日，又憎惡夏日，這原是常情。人常說進化

是從不滿足的要求產生出來的。但我以為只知叫不足，不如不叫而自尋進化之爲愈。黑暗中迷途的人，知其必無人接應，而站着叫喊，以期徼幸有人引他出險，遠不如設想他自己是在光明中，而摸索他的真光明之爲得計。咒詛嚴寒酷暑，雖至於自殺，嚴寒酷暑還是依然如故的。我實在佩服里昂人愛里昂的態度。里昂人也常稱贊巴黎的街市繁華，也常稱贊尼斯的氣候溫和，然而他們決不咒詛里昂。我不敢說巴黎人尼斯人絕不稱贊里昂所有的別的長處的。

我這次旅行，因爲我想畫山野。Savoie與瑞士高原接近，多高山及瀑布，正合我的需要。畫完之後，我還是回里昂去，與我的教師朋友相處，繼續我以前的功課。故我此次旅行，是因愛Savoie而到Savoie來，並不是見里昂之好而厭棄里昂。

我求學沒有遠大的計畫，有幾位同學頗

不以爲然，我也很知道這是我的一個大缺點。但在我總覺得是不得不然似的，不肯規定自修課程表，揭在座右或限定若干日，讀完某書等等。此次旅行，也不過隨見隨畫，隨見隨寫，盡我愛好的力去掇拾，不敢希望什麼成績。紹興人常稱貧苦人爲有十里路的菜園，二十里路的柴山。蓋紹興的貧苦者常沿河撈取他人洗菜所拋棄的爛葉，沿街掇拾樹上掉下來的枯枝。我不能預料，我的掇拾的成績能與他們相比否。

II.

山活車不留。

我於七月二十六日七時的火車啓行，經 Ambérieu 以後，山迴路轉，漸入佳境，我恨不得火車暫停幾分鐘，至少讓我畫幾筆。但車行迅速，而山水逼近，故轉瞬萬變，不及描摹。然而愈變却愈覺可愛。我手足無措，只是很逼促的呼吸，似乎胸中可以包藏美景者。我羨慕‘山隨畫活，雲爲詩留’之句，不禁更以山活而車不留爲可惜。社會現象之繁複變化，非筆端刻畫所可追及，與此正有同感。

我的目的地相離尙遠，未知也有如此可愛的風景否。據介紹我這目的地的戴君說，那裏都是高山，俯首看路上的汽車，如一個小蟲。那末大概是愈遠而地勢愈高，風景也愈奇，決不致使我失望的。總之，再過兩小時，我

可在我的目的地，一切我都可看見了，倘若不合我意，我再回到此地來，也還不算很遲哩。

III.

上公用自動車。

九時二十分至 Culoz 下車，公用自動車就在站前。我上車將皮箱放在他人的木箱上，又以畫箱放在皮箱上，而畫架及三腳凳的細束，斜立在箱旁。太陽晒在畫箱上，恐不甚妥，然而沒有較好的位置，故也只得隨他了。水果包是不能放在太陽光中的，故放在凳下。坐下之後，看見我的左邊是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右邊是約五十歲的老婦。斜對過是約三十歲的女子，原來就是同火車來的一位。他未到此地的先一站，就下車了，後來知非目的地，再上車來。他跟前的皮箱陽傘及藤篋等等，我很認識的，當他再上火車時，我從他的手裏接過來提上去的。當我仰首向他的時候，他就認識的招呼我了。我說：

‘夫人也往 Yenne 去罷。我是還要轉Loisieux
去哩。’

‘我很認識這個地方的，’右邊的老婦便
說，‘從 Yenne 去還有七基羅米突。’

‘是，還有七基羅米突哩！’或者‘呵，還有
七基羅米突嗎？’許多人相和的說。

IV.

五法郎六十生丁。

一個高大的男子走上車來，工衣上沾着油膩，一望是機器工人模樣。他左肩上掛一小皮袋，手往皮袋中探摸。他指着我的皮箱說，

‘這是你的嗎？’

這不必思索，我可以立即回答他說是的，然而我似乎聽不懂一樣的答不上來。

‘是的。’我右邊的老婦人代我回答說。

‘五法郎六十生丁，’那工人便向我說，且說且從袋中取出一黃一白的兩張小票來交給我。我想，這位老婦人不免有點鹵莽呵，倘若我的箱中是有不可示人的東西的，他這樣一說，豈不做了我的罪案的證人了嗎？幸而我的箱中只是衣服畫紙及幾本書，即使他以

研究無政府主義及鮑爾雪維克主義爲犯法，也是無害於我，因我對於這兩種主義還未曾研究過哩。然而不久我便如大夢初醒，知道我剛纔是在做中國戒嚴時代駭慌了的惡夢，老婦人與工人絕無疑我的惡意的。剛纔工人指我的皮箱問我，我一言也答不上來，也是因爲我誤認他是檢驗員之故。我所覺得的他人的過失，每每有一部是我自己的，或完全不屬於他人而是我自己的。我所覺得的他人的長處中，至少也有一微點是我的。

那工人給我兩張小票以後，便轉向他人賣票去了。我看票子，一張上寫五法郎是一個坐位；一張上寫的是六十生丁，是一件行李。這是很平常的事，於我毫無可駭的。他先給我兩張票，不問我取錢，讓我有思索之餘地，這是他的寬容，是他的機智。倘若不幸我疑惑似的問了出來，‘爲什麼要五法郎六十生丁？’這將是我與他中間的何等大的污點啊！

他在車前皮椅中坐下。汽管緩緩的按了幾響，車便開動了。不久，車到轉角處，依了規則，往街心的噴水池遠遠的繞過來，並不貪便走短路，雄健的兩手，按在旋轉輪上或左或右的旋轉，都是很可敬愛的。

V.

車中的和平空氣。

莊嚴的紅日照在深綠的樹林上，自動車在這綠蔭中穿行。柳枝微微的點頭，胡桃樹與栗樹都在撫育他們滿樹幼稚的果實。別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樹，或在思想，或在休息。溪水從橋下經過，在兩行短小的柳樹中間一秒鐘也不歇的趕他的路程，漸走漸遠，先只不見其面，後且不聞其聲了。

道路不甚平坦，自動車很是顛簸。坐在車中最後的座位的小姑娘故意的竄動，微笑的注視他旁邊的祖母及母親（我料想是他的祖母及母親），再轉向大眾。這兩位夫人同樣微笑的注視大眾，再轉向小姑娘。小姑娘更是竄動，大眾更是相互微笑的注視。坐在車中最前一位的男子，就是在我左邊的，望車前

滿鋪石塊正在修築的道路，又轉向小姑娘，表示自動車更要簸動了。小姑娘大概是會意的，故更竄動起來。

我的斜對過的女子，與他右邊的男孩及他斜對過的男子兩人說話，很自然，毫不拘束。從這態度上，我推測他們是他的兒子與丈夫。

不久，車在一小村中停下，那小孩下車去了。一個藤籃，由那女子遞給他，一把陽傘由那男子遞給他。然而我所設想的他的父母這一男一女，並不下車。一個老婦從矮屋中出來，將藤籃及陽傘從小孩子手中接過去，重重的與小孩親嘴，小孩走進矮屋，笑迷迷的立着，直到自動車再開動我看不見他的時候，我未曾見他說話，只是笑迷迷的立着。

至另一小村，車又停了。那女子問男子說，

‘這就是 Yenne 了嗎？’

‘還沒有到哩。’他回答說。十時四十分，

男子告女子說，

‘Yenne 到了！’

於是大家下車，各說再見，分途走散了。我又知道這兩位並不是夫婦。我的見地真淺，我在車中也與大眾很自然毫不拘束的微笑說話，我難道是他們的家族嗎？從這和平空氣中很快樂的度過十八基羅米突的路程，一小時餘的時間了。

VI.

峯谷起伏中的小村。

下自動車以後，我四面留意或者有人等着我，不久，一老人走近來問我說，

‘你是往T夫人家去的嗎？我是他的父親。’

原來他就是P君，他將我的行李從我的手中取過去，交給一家雜貨鋪暫行存放。雇車以後，再至雜貨鋪取行李，我的皮箱與他們的鐵罐磁壺等等商品並列在街門外。我的箱上寫的是這樣的我的名字，而且有三個正方形的中國字的，我想經過的人見了必以為新奇的罷。

一望峯谷起伏，我們的車沿道路旋山頂而上，Rhône河似乎是畏懼山峯，偷向山谷凹處飛跑而過，此地山峯，不及以前火車中所見者之奇秀，但偉大遠過之。

車至 Loisieux 村，在一個小農家的門前下車，這就是 P 君爲我說定暫時寄寓的。敲門未應，於是 P 君經過乾柴堆旁往屋後去找。房屋的牆是大石塊及泥漿疊成的，門上刻有‘1855’。此地本屬意大利，自 1860 年以後，改入法國，那麼此屋之建築，尚在未入法國版圖之先哩。門前院子是草木堆成高低起伏的綠波，照牆是十餘里外的高崗。就近而言，我立着之地，是一片巖石，石隙中的薄土與水分，足供小草的長養。間有雞糞與牛糞的痕跡，但這並不討厭，因爲人類也常洩溺，或留下齷齪的事跡，故決不敢苛求於動物。

女房主從雞埕中出來，很是出驚，因爲他以爲我要晚間纔到，故房間尙未整理完畢，而午餐也未曾預備。於是 P 君留我到他家去了。

VII.

惡劣的推測。

進 P 君家，先見一老婦，正在洗衣，是 P 夫人的姊。 P 夫人頭髮蒼白，戴着眼鏡，正在縫紉，見我時緩和的起立，微笑着與我握手，從容問答，言辭清晰。

P 君取出紅酒給我與車夫同飲。他自己也倒了半盃，問女人們說，

‘我這時可以飲酒否？’

‘那末攪點熱水罷。夫人說。

我說我不多飲，讓我多攪些水。後又給我餅乾，我很適意，因為我未曾喫早餐，而路中也未曾購買食物。他們問我之後，我就說出來，所以他們很要我多喫些。這樣勸我多喫的態度，實在使我想起我以前在家往鄉間姑母家的情形。抬頭望見天花板的椽棟間的

許多釘，掛着許多紙包竹籃等等，更覺眼前便是姑母家了。

我於談話時間的數秒鐘的休息，無意中順下眼光，往地下一看，驟見我的腳跟前的一隻小狗，我喜歡的想叫他的名字，但是驚惶的叫不出來。這狗是戴君的，名叫‘麗麗’，以前養在里昂，許多人都喜歡他，喊他‘直立’，他便擎起前兩足，用後足立着，於是給他喫一塊糖，或者以手撫他一下。凡認識他的人必常行這一番功課，好比人與人相見時的招呼，握手或親嘴。後來戴君因為不願意繳納警察局的狗稅，想賣掉他，曾屢次見人請託，留意這樣的機會。過了許多日子，他高興的說，‘有人要買麗麗了。想起來，這人將來不致虐待麗麗的。’又過了許多日子，我忽然的記起來，我有許多日子沒有見麗麗了，那末當已賣給他人了。然而我不敢問戴君，雖然我並不如多數人的與這狗有關係，然而戴君是很與他有

關係的，我若問他，或因我的記念之心而引起他的記念之心。賣給他人了，也沒有什麼可樂，倘若是因爲走失或因什麼危險而死了，那未必引起大家的傷感。果然，半年來未曾聽到關於這狗的消息，我很相信，這是因爲沒有好消息，所以他們都如我的怕大家傷感而不欲談起，而且微幸我也未曾談起。

P夫人見我指着麗麗，便想到了，說：

‘麗麗，你該認識這位先生的！’

他很靈活的搖動他的截斷的一顆小尾巴向我注視。

麗麗，原諒我以前一切惡劣的推測！

VIII.

‘反直不想與人相打。’

P君引我看烤麵包的爐子。這是一間石疊的小屋，門是大約四方尺餘的一個洞，以便放柴及麵包入爐。這爐是他們全村四家公用的，每家約一星期至二星期做麵包一次。

爐旁就是他的園地，他指點着說，這是豆莢，這是山薯，蘿蔔，菜，蒜等等，各種都有一點，足供食用，間或殺一隻雞，也很够了。麵粉自己有的，够做全年麵包，所餘飼雞，然而照例是禁止以麥飼雞的。葡萄可供做酒，蘋果梨子等等可以消遣。兩隻母牛的奶也够做飲料及奶油酪餅之用。平常是不到市鎮去的，反直不想與人相打。

後又與他同到地層下取酒，他將空的酒桶一個一個的敲過來說：

‘這幾個都是空的了,都喝完了。不要緊的,新酒又要做了,九月底葡萄熟了。’

又走到乾柴間,他說:

‘這是我的工作地方。女人們整天的做工,什麼工都做,真的太做工呵。我斬點柴幫助些他們,使他們高興。這是我的惟一的工作。這房屋是父母遺下來的,我在此地休息,抽煙,聽鳥唱歌,呼吸新鮮空氣。這是我的生活。’

IX.

綠衣。

我與別人一樣，是很喜歡信差的。寫下信差這個名詞，覺得這個差字總含有輕侮之意。然而這並不如此，因為信差這個名詞是郵務局職員的一個名稱，並未含有被命令或奴屬之意。君主時代的欽差，在名稱上或是可欽，實際上確是被命令或奴屬的差人。我也曾充當過郵務局的揀信生，然而實際上與別的郵務局職員平等的分任或輪任各種職務，非但不僅是揀信，而且並不是生。信差的名詞之並未含有輕侮之意，正與此相同。

我在家鄉時，在路上有三種人最動我的注意，這三種人是兵，學生及信差。當看到這三種人的當初的幾秒鐘，我必很難分別他是三種人中的那一種，因為他們都是短服的。

雖然制服的顏色各不相同，但我對於無論什麼東西的注意，常是先形狀而後色彩，故必於凝視之後，纔能看出他是黃衣或灰衣的兵，黑衣或白衣的學生及綠衣的信差。倘所見的是兵，便起厭憎之感。倘是學生，無論是同學或爲他校的都覺可以愛敬。倘是信差，則也起可愛之感，一則因爲愛信，所以間接的愛信差，這是與普通人相同的。一則因爲我與城市中所有的信差都曾共事過，而且很有感情的，故凡所遇見的信差，必是朋友。後來我到了別的城市如北京以至於里昂，因爲有以前共事的一個同情，故凡見信差都覺得很可愛——雖然別處的信差不都是綠衣的。我很知道他們之所喜怒，故對於他們的同情，尤爲親切。例如他們很怕信件誤送，這是我所知道的，因此，當信差送信給我的時候，我必急忙檢點一過，留意全束信中有無夾着他人的信，以便立即交還他。信封大小不一，信紙厚薄不

等，揀信時小的薄的信封常被大的藏匿，以致誤投他處。誠信的收信人常取這誤投的信件送至郵局，或加封‘送交郵務局局長收’。這是很易檢查出來的，某路綫某班次的信是某信差送的。這事給信差知道了之後，自己也不相信，兩個收信人與通訊處全是牛頭不對馬嘴，爲什麼昏得這樣光景，以致誤送。連忙的改送去，至少已遲了一班了。倘誤接信件的人是無同情的，於是將這信差無意中的過失一天一天的凝固而沉重起來，以至於永不能磨滅的底層。信差並不知道他自己是創造這天地間的過失的第一人，而那凝固這過失的人，還輕輕的不輕心的竊笑信差的過失。這遺失信件的一個原因，在天地間造成了，而那發信人的第二信中寫着‘某日一信豈付洪喬耶’等等，由別一個信差或就是這一個送去。此後各方面都間或的潮思幾回，不久也便消滅了，總不及那永是凝固的過失的悠久。有

一次，二哥接不到我的第八十五號信，而其後的却收到許多了。後來忽然有瓊州會館張君以電話告他，纔知是誤送了。其實封面上不但沒有張字，而且何曾有瓊州會館四字呢？

在 Loisieux 小村中只有一個信差。他每天一次於午後從七基羅米突外的小鎮出發，上山而來，送信及收信畢，再下山而往小鎮。這工作在他也不輕了，然而每天只相見一次，在我總覺得太寂寞呵。

P 君說，

‘信差每天必來我家的，因為我每天必有報紙的。他大概四點鐘可到。’

於是我午餐後即開始寫信。不料他今日特別來得早，他已在我的面前了。我說這不妨事，我明天寄罷。他說：

‘這不妨事，我等你寫罷。’

我取出在小鎮上所買的風景片（此地小村中無風景片）寫寄朋友。寫了四張交

給他。信差肯等人寫信，我是初見，故十分抱歉十分感激。我一邊寫信，他一邊飲酒，我後來纔知道，他在村中各處飲過來，各處坐過來，與城市中的信差飛跑而過者大不相同。七月二十九日，他到來時我沒有知道，我取了欲發的信下樓去，見已有給我的信了，女房主說或者他還在那裏啦。我追趕出去，他就在我的屋前的街上立着與五六個納涼的男女老幼談話。

第一個寄信至此地給我者是巴黎的一位 Libonis 姑娘。他信上開始說，

‘請原諒我，我的信頭上沒有圖畫，因為我近來異常忙碌……我與我的妹妹決於八月一日往鄉間去，在這休息時間內，我想多多畫畫，我將寫信畫畫給你。’

他信中雖然沒有畫，但與平日之必有若干美麗的畫者一樣的可愛。在第二信中就有一幅他們在鄉間所住園中的房屋的畫了。

X.

我的寓所。

P君又引我至寓所，女房主正在洒掃，地板上積着水痕與塵埃。我們坐下，女房主即取出酒來說，這是他自己浸的。

女房主約三十歲，但初見時竟如一個老婦。他的衣服灰黑而襤褸。我從前的觀念，以為凡法國女子都著美麗顏色衣服的，這觀念從此打破了，在鄉間簡直不見有豔色的衣服。

室內有鐵竈兩具，竈中是燒柴的，故煙管較大，穿上屋頂。天花板下的煙囪的外邊圍木框一圈，如中國的土竈，這種式樣在里昂沒有見過。木框旁置一小瓶，中插紙花。又有停滯不走的小時鐘兩具，所可藉此以助室內之美觀者，微細到幾乎不可名言了。四壁幽

黑，是年久陳舊，也是竈中餘煙散而熏成的。壁上懸掛寒暑表與風雨表，都極簡單。其下即為月份牌，是小鎮的郵務與電報局的廣告。此外又有三種不同的月份牌，其一是一幅小掛圖，是農具公司的廣告畫，還是一九一三年的，其月份單的地位小到幾乎不能尋見的了。其他兩個都是信插，一是加非的廣告，月份單還是一九一〇年的。女主人的兄弟是大戰時戰死的，以前也是住在此地的，這兩個月份牌卻得延續他們的生命，不如他那樣的遭大戰之劫。另一信插是小鎮的雜貨兼糖果鋪的廣告，其陳舊與其他兩者相彷彿，但沒有記年，不知其年歲。面上留着十一月與十二月兩頁尚未扯去。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們僅僅保存這幾個月份牌，為什麼沒有其他一九一一及一九一二等年的幾個。這或者因為不美觀——依他們的觀察點以為不比這幾個美觀，所以淘汰去了，然而我不能

解決這個問題。窗前海棠與雛菊各一盆，花頭向着窗外的光線，有如飢渴。右邊櫃上花瓶中插一枝玉簪花，及野菜幾葉，中間混入人工的布花一朵，顏色已褪至幾不能見了。室內所可稱為裝飾者，如此而已。

上樓示我房間，大的木床上鋪着線毯，他說這綫毯是他自己手工新結成的。看他舉止言語的粗鹵，不想到他能做偌大而且細緻的手工。他的夫是木工，故他們自己房中的大木床也是自己做的，雕刻也頗精緻，據他說這是路易十五式。

XI.

我的慣常是什麼？

女房主問我說：

‘先生的慣常，早餐喫什麼東西？什麼時候喫？’

這原是可有可無的問話，然而我忽然的覺得這實在可以不拘，故我回答他說，

‘我是不拘的。’我仔細的問自己，我的慣常是什麼。我產生後慣喝母親及乳母的奶，後來慣喫米粉的糕餅，以至于種種方式的米飯麵飯，什麼東西算是我慣喫的呢？若論時間，我在北京慣常早晨七時早餐，但北京的早晨七時，在此地還是昨夜十二時，我如何能如我的慣常呢？若論空間，我是第一次到此地，更何有我的慣常呢？

我會見在中國南方喫慣米飯的人，到了

北方,必如何的說述麵飯之不可喫的理由,正如有的北方人到了南方說述黃梅雨之不可忍,倒不如北方的灰沙之不足爲害一樣。

XII.

盡量喫飽的果園。

我年幼時屢聞人說：

‘到山中果園去，各種果子都滿生在樹上，隨便摘了喫，盡量喫飽，沒有人不許的，只是不能帶走。’

十歲的時候，至天樂鄉掃墓，見墓道附近滿是果樹，樹上滿綴着綠色成球的細果，據說這是櫻桃。我因此明白，這就是所謂山中的果園了，就是所謂可以盡量喫飽沒有人不許的果園了，只是因為櫻桃還未成熟，所以我們同去的人未曾盡量的喫。

這個觀念，不自覺的在此地復現出來。六月五日，在里昂的同學 B 家的園中午餐，餐畢，主婦宣言，請諸位往櫻桃樹下用飯後果，於是大家都往櫻桃的綠蔭下，滿樹紅絳的果實

陳列眼前，年長的婦人坐在椅上，其餘都立着，各人隨採隨食，談笑如在桌前，而樂趣更遠過於在桌前。後來一位同學以一球帶葉的櫻桃插在我的髮前，而且也爲他自己及別的同学各插一枝，而且都照在照相內。這一天我與櫻桃如此親近，但未曾聯想到幼年時的果園及掃墓時所見櫻桃園的觀念。

這個觀念不自覺的在此地復現出來，實在因爲此地徧地的果樹，頗如我年幼時所設想的樣子。我到此地的第一天與 P 君同走，到處見滿綴果實的果樹，青綠的梨，綠色上微染日光繪成的紅色的蘋果。枝條因果實的重量倒垂下來幾乎及地。我看了如此富庶的果樹，如見有功業的人，使我很是快慰。但我恐懼的想，倘若 P 君伸手摘下幾個果實說，‘你嘗嘗看！’將如何的殺風景使我難堪呵。幸而他不出此，這是他的知理。或者因爲他已慣見果樹，故與不見一樣，不會覺得果樹之

34

已被我愛。

XIII.

細磨細琢的春臺。

那天晚間，我在屋旁散步，忽見地上滿是梨子，而仰面見樹上還是滿生着，於是我摘了一個，取出袋中的小刀削皮。然而我又想起，這樣自己摘了喫，究竟是不應該的，雖然男女房主都屢次與我說過：

‘我們有梨，桃，李，蘋果及胡桃等等，不久就成熟了，你都可以吃的。’

然而這究竟未得允許，自己背地摘的。正在思想間，男房主 R 君提了籃走近來，我即告訴他，我正在喫梨，他說：

‘這一株梨樹不是好種，好的在那一邊，你可以去摘的。’

他兩手捧住樹幹，盡力的搖動起來，梨子幾十個在幾秒鐘內先後的掉下來了。他又說：

‘倘若你喜歡，隨便選擇了喫好了。’

他拾起其餘地上的梨放入籃中，滿籃的拿去餵豬去了。

另一天，我正坐在 P 君家的門前，小姑娘 Philippine 一手取一個帶葉的蘋果，一手取滿握的李子走來。他遠遠的先蘋果後李子一個一個的擲給我，有幾次我接不住，但接納在衣衫上，未曾落地，是無傷的。

P 夫人給我幾個蘋果，他說，‘只有這一株蘋果早熟，其餘的還太早哩。這一種稱爲 Pomioiu，這是 Pomme du milieu d'août 的簡稱。’按此即八月半的蘋果之意，正與我們稱有一種早稻爲‘八月早’，有一種白毛大豆爲‘八月白’者一樣。

有幾位我的朋友或者又要說，‘我最不要看春臺的細磨細琢的脾氣了，他願耗費時間，寫這種喫果子的事。我們只要走到水果鋪，便可尋到各種水果，要什麼喫什麼，很是平

常的,我們何必耗費時間,寫這種喫果子的事呢? 或者他們又重複引了我的故事說,‘春臺老是細磨細琢的,他取了梨子必削皮,削皮之前還要擦刀,等他削好皮,他人已每人一個帶皮喫完了。他還將梨切成薄片,結果各人再喫一片。’

我確乎十分佩服他們大刀闊斧的長處,但我的細磨細琢的脾氣,還是時常發現出來。

XIV.

何處是樂土？

我與 P 君往田間散步，他說，‘我們再走過去可以在田間見到 P 夫人。我想，這位老夫人真勇敢，他必不是到田間來閑散的，他取了午前所做的針黹到田間樹蔭下縫紉是無疑的。在里昂的公園中及博物館的院子中，常見女子縫紉，男子看書，此地無公園，當然是充滿是自然的田野間了。我們行不久，遠遠的望見男女幾人在田間日光中微動，走近去，則 P 夫人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是在翻動乾草，曬之使乾，儲藏至秋冬地上無草時，出之以餵牛羊的。他手持木柄的鐵叉，跨過乾草，走近來與我握手，他戴很大而陳舊的草帽，身圍黃色粗麻布的圍身，身前一袋，此時並不藏着何物。他面色甚紅，服裝既與午前不同，而儀

容舉止也大異，幾不信他就是午前在縫紉的老婦。午前見他似有白髮的，此時竟若不見了。我不料他的勇敢比我所設想的更過幾倍。

後來 P 君告我說，‘田間的家族夫婦兒子都是我們的農夫，我們的田地由他們種作，所有一切收穫，都是兩家平分。我們本可不去工作的，但我的夫人太好，自尋苦喫，硬要幫了去做，就是農夫家的私地，他也要幫了去做，他真太工作了，自朝至暮不休息的呢。’

我坐在田間樹蔭下草地上，看他們在烈日中工作，小兒不過是十二歲，當我跨過草地與他握手時，他很顯出見了生客的局促不自然的狀態來。

我的固有的觀念，幼年為修養時代，是預備時代，老年是休息時代，是收成時代，幼年與老年都不是工作的時代，凡工作的人，大概是壯年的。然而在鄉間並不如此，十餘歲的小

孩也耕田，七八十歲的老人也刈草，他們的幼年時代如此之短，而老年時代更是短了。他們的一生，自初有作工能力的幼年時代起，直至生命將終的以前幾天為止，都是他們的工作時代，都是他們的壯年時代。因為工作的緣故，凡十二三歲者已老如成人，而七八十歲者也不覺得比五六十歲者老得更多。人類一生都能作工，幼年時代不必預備，老年時代不必休息，自然很好。城市中富有財產的人，幼年時代很長，名為預備，却只是消磨其生活於安閒之中，其二十餘歲者還是舉止嫺雅，膚色秀麗，正是所謂美少年，比十餘歲的鄉村小孩似乎還年幼得多，然而一入交際場中，從忙碌的應酬生活中轉瞬成為老年人了。這尤以少女的遊藝跳舞生活為甚。城市中不都是富有財產的，其多數貧苦者，也因為作工過早而且過勞，而害及一生，比鄉人更甚。欲解決這個人生大問題，須絕對的保留幼年的

修養時代，與以預備，使智能充分的發達，既不該如鄉村小孩的勞作，但也不該如城市小孩的安閒。及至壯年，尤須工作與遊嬉之調和，刻苦的鄉人，過置其生命於工作，逸樂的城市中人，過置其生命於浮蕩，都不是快活的人生，兩者調和，則社會間產生富有而且健全的工作，而各人却都得到快活的生命，這就是人生樂土。

XV.

‘你在中國也常常這樣的
遊逛高山的嗎?’

P 君夫婦及女兒同來約我入山中遊逛；我換上工衣，與他們同行。我們經過小路，漸漸往巖石的斜坡上去，又屈身穿過叢林，見一片草地，旁有孤立的舊屋一所，即 P 夫人產生之地，大家眷顧一回，各呈愉快顏色，蓋屋雖陳舊無生氣，而我們卻都是新鮮活潑的。

再行入短林中，見二三尺高的刺花叢上滿綴鮮紅的果實，就是 flamboise。我很年幼時曾在曬穀場中見之，通常名之爲顆顆紅。P 夫人携一隻藤筐，中藏大小鐵罐三個，於是分給各人，以備各人放置所採的顆顆紅之用。

但我們也隨採隨吃,吃的比留在罐中的更多, P夫人再三的對我說,‘噢呀,不要只是放在罐中呀! 拿回去也反正是喫的。’以後漸行漸不見路徑,只是叢樹荆棘中穿過去跨過去罷了。我探首從叢林的頂上望見峻削的巖石及青色的遠山,心爲一驚,蓋入山以來,包圍在叢林中,不見遠物,豁然開朗,實令人胸懷一變,我不禁驚奇的喊出來了。P夫人說,‘孫先生!這裏是禁止眺望的;再走些遠去,纔准你看。哈哈!’再走遠去,便是山頂的他邊了,我們立在危崖邊,女子都牽住男子的衣角,怕男子掉下巖石去,而他們自己都腳踏實地的立在離巖岸很遠之處。他們自幼至今,聽到無數的從巖石上掉死或由別的危險而死的消息,他們都記着,不如男子的健忘,所以他們不敢冒險。或者他們也知道這並不是如此危險,然而冒險而得成功,總不如謹慎而不致失敗之有把握,所以他們不願冒險。他們的

不敢冒險與不願冒險都是他們的長處，這是跟了他們的短處怯懦相並發生的。他們並不禁阻男子的走近巖邊眺望，卻牽住男子的衣角以防危險，既不以自己的範型強制他人，也不因他人而盲目的犧牲自己，這就是我所常見的女性之美。我曾聞有一中國男子引其夫人上電氣升降機，毫不告以升降機的性質；及機驟升，女子驚懼，男子便從容的說，‘你平日不肯服從我，今天給你喫點苦。’我倘以此爲男性的代表與女性比較，男女性相差何等的遠呵。倘男子因女子牽他的衣角而惱怒，這是他只有自己而沒有他人；倘因女子怕他掉下去而從此不敢冒險了，這是只有他人而沒有自己。多數男子常有這兩種短處之一。但男子之有短處，也因女子的同樣的短處而發生影響，例如，女子以自己的怯懦，毋強其子，妻強其夫服從，倘男子勝，則養成男子的只有自己而沒有他人；女子勝，則養成男子的

只有他人而沒有自己。我不希望只有男性或只有女性的社會。

P夫人問我說，‘孫先生，畫家，你看看，風景如何呀？’遠望一片平地，愈遠愈青而愈漂渺，峯谷只如微波的起伏罷了。Rhône河由東北蜿蜒奔赴西南。我在此地看Rhône河，當他經過里昂時，當能報告這消息於我的教師朋友；然而我除欲藉Rhône河寄贈這相思的熱情以外，也想不出別的委託。

此後，我們又轉向高山，攀登危巖，樹枝橫臥地上，麗麗——同去的小狗，不能走了，故由P夫人抱着。五月花滿生巖石間，雖不在開花時期，但我猶覺其濃郁之香觸動臉上，又聯想以前寄母親及二哥的五月花，當早已收到，而且不久就當有回信了。

我們愈走而山巖愈艱險，P君說，‘女子真不會領路，使我們迷失，讓我來領路罷。’說罷更登巖而上。我心意中也以此爲然，我們

只求越過山頂，自能回到山的他面，所以我也跟着他攀上去，但 P 夫人知道方向不對，不如回下山爲妥。P 君住這村中只四年，故凡談論關於此鄉情形，不偏執己見；初到此鄉的我，自然更不必說了。故我與 P 君又回下巖石，隨 P 夫人之後。P 夫人說，‘我們早點回去，孫先生的房主等他喫飯的。’後見貓牙峯，他又說，‘現在還不遲，貓牙峯全照在日光中時是一點鐘，現在還有這樣一塊黑影，當是正午稍過。’在法國，每年於春季改早時鐘一小時，及秋季再行改遲，以利工作。蓋冬季天明甚遲，寒冷黑暗的早晨不能作工，倘改變工作的時刻，不如改變時鐘較爲簡單。然而在這小村中的時鐘是不改的，故他們說，‘我們的時鐘，是以日光爲標準的。’於是貓牙峯上的黑影，永遠的可供他們作爲時鐘的標準。

歸途中他們父母女兒三人合唱，我不能和。他們問我逛得快樂否，可惜我不能將我

的快樂盡情說出。我是從有高山的山中來的，生長的地方，也離山不遠，我很慚愧，恕我實說，我從未曾登山如此高入山如此深。暑假前與同學野遊，B君問我，‘你在中國也常常與男女同學這樣的遊逛的嗎？’我心中明知是很不常有的，但我因為在此這樣的遊逛，相約在野外寫生，已成了習慣了，這樣遊逛，已是極平常的事，故含糊的答說，‘有的，但也不常有。’其實我在中國可指為與男女同學這樣的遊逛者，竟沒有一次。倘P君等欲問我‘你在中國也常常這樣的遊逛高山的嗎？’那我可不敢含糊的回答說‘有的’了。

XVI.

吃木犀肉。

匆匆回到廬所，R夫婦正等我午餐，我連說抱歉。這是我在此地的第一次午餐。我們在竈旁的長桌旁坐下，這桌面是一塊活動的平板，R君移開桌面，從桌面下取出麵包，原來這桌如櫃，桌面不過是櫃的蓋，而麵包就放在這櫃內。這櫃深約二尺，人坐在桌旁，膝踝抵住櫃側，頗覺不適。P君家也有這樣的櫃桌兼用者一具，可見這是此地的風習，而且我不能批評始作此風的人太儂，因為有兼桌為櫃之長，自然發生其他之短。這是我當初的思想。後來見他們在此櫃中用水和粉，以做麵包，而且於字典上遇見 *pétrin* 一字，才知這原是特用於和麵粉的。

R夫人取一盤放在我的面前說，‘先生，

這在這裏，’盤中是木犀肉。這一盤頗滿，要我一個人喫完，不免爲難；但我明白，這是在鄉間了，鄉間人想必比城市中人少拘束，故食物較多，而且或者每餐只此一菜，沒有別的了，故尤須較多。我只是讓這一盤放在我的面前，毫不動他，反直應該等候他們，等他們也將他們的盤放在他們的面前時，我再開始喫我的，也不爲遲。在這等候的時間，我有時間供我這樣思想。R君也如我一樣的坐着等候。我轉過頭去，見R夫人還在竈旁叮嚀的料理碗碟，似乎沒有取另一盤給R君的樣子。照這樣看來，他們的食品必不與我相同，那麼我這樣等着，豈不要使人笑話嗎？我欲免人笑話，故決意取盤而食；然而難題又來了，盤中不是叉子，卻是匙子，而且我已有一叉及一盤在我面前了。但我又得到解決的辦法了，在鄉間是不大講究的，用叉時不妨用匙，況且飲湯原是用匙的，而這一個木犀肉的盤正是一個

湯的盤，所以我就勉強解決這個難題，以飲湯之法食木犀肉。然而我還不敢自信，所以問R君說，‘那麼你們呢？’他回答，‘我們是不要緊的。’這明白是他們與我的食品是不同的了，他們不吃這東西，我還要硬問他，豈不使他難以爲情嗎？于是我取木犀肉盤放在我面前的另一只空盤上，拿起匙子如食湯的樣子喫木犀肉了。我自己知道，這樣子是很奇特可笑的；但這是我的眼光太小，他們的風習既然如此，他們決不以我爲奇特可笑，而我也不當大驚小怪，以他們的風習爲可笑。在這十餘分鐘內，我的考慮算是周詳的了；然而當匙子第一次觸着唇邊時，我驀然的發覺我的錯誤了。我立刻說，‘我錯了！我錯了！’這一盤當然是公共的。於是我請R夫人另取一匙，因爲我已將此匙一次觸我唇邊了。我取木犀肉的三分之一放在我的空盤中，用叉子取食，這樣原是很平常而慣做的，然而我也不

自知爲什麼竟造成我的錯誤。我回想起來，第一因爲R夫人放盤在我面前，使我疑心是專給我的，不幸這盤是一個湯盤，不像是盛公共菜的樣子，使我的心中更迷惑不清。二則他們初見生客，太是拘束，我躊躇十餘分之久，他們不敢告訴我，幫助我解決這個難題。至於我的大錯處則在誤認他們的錯誤爲是，而屢以不足怪自釋：因爲這是鄉間了，依理自當與城市中的風習不同的。我以第一步的謬誤思想爲真，於是對於一切的考慮，雖有未能妥協之處，也勉強解釋以求妥協，及至對於第一步思想也懷疑時，於是又找着別的路徑了。屈膝在宣統皇帝前的人，自然以剪髮者爲叛逆；屈膝在黨魁前的人，自然以不服從黨魁者爲叛逆。我如此鹵莽，誤認第一步的謬誤思想爲真，且將許多考慮，勉強解釋，以求妥協，這是我的大錯。R夫婦雖絕不以此見怪，然而我何等的應該抱歉呵！道德中有所謂立志，

有所謂確定主義，都是美德。但常有人立志殺人，確定保皇主義，而不自知其謬，反笑他人之無一定主張；同時又有未經深邃的研究，而輕信一種主義，及稍見他種主義之皮毛，又即改而赴之。此兩者常相互的鄙視；其實兩者一樣的危險。死守一種主義不問環境之變化者常如南行之船，因西風而漂落東南。無一定主義而隨俗浮沉者，常如柳絮之永不能着土而滋生枝葉。船欲知方向而有指南針，然也因指南針而誤其目的地；柳實欲傳播廣遠而有絮，然也因絮太輕而使永遠漂泊。我呢，我也時時在這兩種錯誤間徘徊。

XVII.

山雀的研究。

二十七日下午，又與 P 君同出散步，走近禮拜堂，在揭示板上有村官的告示，通告行獵者去納費并領憑證。我們再繞山邊，至大橋上，這橋雖名大橋，其實長不過兩三丈，但甚高，下望山谷，深約四丈，而溪水淙淙流經其間，因荆棘叢生，故不能見水之淺滿。P 君又重複前數次所說的話，‘我在此地休息，吸煙，聽鳥唱歌，呼吸新鮮空氣。’

我們往山坡登上去，走不多時，便在草地坐下休息，P 君指示這一村是 Saint-Paul，這一條道路是往 Saint-Genix 去的。栗樹上滿生着多刺的果實，然而尚極幼稚，頗是滑稽可笑，但也令人動感；穗狀的花序，謝落滿地。又間或有陳舊破綻的刺球幾個，P 君說，‘這是去年

的，小孩們吃過栗子所遺的。今年的還沒有成熟哩，’凡人一提及時間，總暗暗的聯想到今昔，新舊，及生死等等的問題上去了。然而我對於這種問題，是哀而不傷的。

我們橫過大路，登上一個小坡，遠見 P 夫人農作之地了，P 君止住我說，‘不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就臥在斜坡下。他們自己太做工，反要笑我們不做工。’我服從他，儘是不敢直立起來；而且也如 P 君的樣子，只是探首看他們。他們搬運乾草，放在牛車上，共軛的牛很靜的立着，小兒攀上車，踏乾草使實，以減體積而且拉繩索繫之使緊，更是起勁。

晚風漸緊，頗覺秋寒難忍，但我們是潛伏着不能給 P 夫人看到的，我不能起身就走，於是只得忍耐着。小鳥在空中奇異的歌唱，如得意，但也如有所失。抬頭一望，知是一隻灰色而如黃雀般的小鳥，兩翼振動很快，但並不移其地位，如浮在空中，P 君說，這是 *alouette*。

不久，漸飛漸低，而且從草地又飛起一隻來，於是兩隻一同遠飛而去了。P君大概推己度鳥，說這是尋偶的方法，或者草地上的一隻故意藏匿，讓別一隻找尋，以開玩笑。

暮色漸飛漸低，找着我們，正如小雀之找着他的朋友。於是我們起立，走近P夫人等去。我們全數大小八人，共推載乾草的牛車由斜坡而上大路，跟着牛車回來。P君敘述我與他經過的地方，并說我們曾在草地上做一個山雀的研究。

XVIII.

貓山之民。

貓山列在眼前，山脊平直有勁，即名之曰虎山，也不足形容其雄偉；上面綠樹深沈，農田斑駁，又如獨得天之厚。P君說，‘在貓山高處的人，是與世無爭的了，他們有麥有山薯，可以自活，何必與人頭打開呢？’

在物質文明的國中，也有世外桃源的山村如貓山者，而且也有贊美世外桃源的人如P君者，這是我以前所未經料及的。前於七月廿一日在里昂參觀市政廳，一位同行者指路中一個趕牛的人說，‘這一定是一個鄉下人，可憐警察這樣兇悍的對待他！’這鄉人戴一黃舊的草帽，帽之大部戴在後腦，露出前額，與中國不慣戴西洋帽子者一樣。手中是細枝的鞭。牛穿過人叢急忙似的走，他跟在後

邊追趕。他知道，倘若不緊緊的跟着，他便會失掉牛；或者牛闖了什麼禍，他須受罰，便要失掉錢。我們可以說，這鄉人或者也是貓山的住民；換言之，貓山的住民或者也常在城市中被人兇悍的對待。貓山之民未必與他社會沒有關係。這不過是一個可然的設想；但在事實上，鄉間的人確乎常常羨慕城市，講述城市中電燈如何光明，電車如何迅速，而且渴望遊逛城市。我可以說，人欲與世無爭，在鄉間確是比城市爲宜，但在城市也仍可與世無爭的。現在的城市中確是常見爭奪的現象，但爭奪不是城市的要素，城市不必藉爭奪而成立。倘欲與世隔絕，就是在鄉間，也是難能的。貓山之民不當兵嗎？貓山之民不納稅嗎？我知其必不可能。但貓山之民有麥有山薯，可以自活，不必與人頭打開，這是我所相信的。在法國這樣的人民不只貓山之民；除幾個大城市外，多數也只是如中國人的自食其力，別

無所求罷了。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說，法國的所謂學術昌明，也不過是幾個學者支撐門面，以一部分人代表全體；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又可以說，法國的國力，也不過是以一部分人驅使全國人民當兵納稅的結果。我們不必追問法國是以少數學者為多數國民增光呢，還是以多數國民養少數官僚；但我們可以相信，在這一點上，法國還沒有比中國先進的多，中國人可以不必自餒！

XIX.

找尋畫景。

小姑娘 Philippine, 年約十二歲, 在 P 夫人家說, 他於下午要往 Saint-Pierre 村去。 P 夫人即說, ‘你陪伴孫先生同去, 他要找尋畫景, 不認識路途, 你以後凡要到別地方去, 都告訴他!’

小姑娘是取陽傘去的, 我問他是往親戚家嗎, 他說不是。我說那麼是朋友, 他說也不是。這陽傘是交他修理的, 一共有三把, 還是許多日以前交他的。

他指示田中的麥說, 今年的麥年成不好, 這種麥種是很小的。後來走過一個小山頂, 道路曲折, 轉過去, 他又指示說, ‘這麥尙好, 是我的姊丈的。我有兩個姊姊, 小的一個也已結婚了的, 住在另一個村中, 與此地也不甚遠。’

遠望路旁小屋一所, 他說, ‘這就是修陽

傘者的家了。倘你願往 Saint-Pierre 去，你沿着這條大道，繞過幾個大灣曲就是。望過去是很近的，但因為灣曲多，故還須走四基羅米突哩。我連這一把陽傘一共將要有四把，太累墜了。我在這裏等候你；等你逛了那村回來時，我們一同回去。’我說，‘天氣不很好，地又潮濕，我今天也不願去了。我在這裏等候你；等你取了陽傘回來時，我們一同回去。’

他並着兩腳，由路上竄入低田中，經過麥田的阡陌，向紅瓦的小屋走去。不久他回來，說，‘三把陽傘都沒有修好，因為他們在田中做工忙。’他抬頭看天，又四邊看山說，‘倘你願意，我陪你往那村去。’

在我們將到此地來的時候，房主們說那裏有一個咖啡館，從他們的言辭上，屢聽得 Saint-Pierre 比 Loisieux 繁盛之意。及至那裏，所有的也只是與 Loisieux 一樣的村舍。所謂咖啡館者，有一盆海棠花放在窗口，門前無車

馬，室內無人聲。小姑娘說，‘這就是所謂咖啡館了，’語中頗有不滿足之意。清靜原是可愛的；但我們所常見的咖啡館都是熱鬧的，所以對於清靜的咖啡館反覺以爲可以輕視的樣子；其實我平時何等的厭惡熱鬧的咖啡館呵。

我們以無可瀏覽，故並不停足，即旋踵而回了；然而許多人所認爲痛快的斬釘截鐵的行爲，在我是認爲不痛快的。我可舉一個例：我聽人說，從前葛雲飛將出征時，披甲胄騎馬從其私宅（在紹興城大路）出來，其胄略觸門楣，他的年幼的女孩說，‘爸爸！你的頭…’他即下馬殺死女孩。聽這故事的人，總是哀憐這小女孩的；但其中多數人，一方哀憐這小女孩，一方却稱歎葛將軍之痛快。其實這種痛快，常爲不痛快之源。故我常於猶豫中作考慮的機會。我在這靜寂的村中，不敢立刻斬釘截鐵的斷定他於我毫無趣味。聽小姑娘的

意思，似乎也不願驟然拋棄這村，他說，‘我們遊這村，難道沒有一個紀念品嗎？’我說，‘有的！別的沒有，石子(pierre)是有的，我們揀幾粒石子，就作遊 Saint-Pierre 的紀念罷。’他又說，‘那末，我們的石子也是聖石嗎？’石子上沾着潮濕的泥沙，使我們的手也沾着泥沙了。然而附近不見有泉水，故希望走過去得水，可以洗濯。

微風幾陣，雲霧漸漸的沈下來，而山景漸漸的推遠去，終而至於不見，只有雲霧占領一切的空間。雨絲追趕似的直奔下來，頃刻間占領了全地面，其後來者重疊的落在他們之上，互相接觸，發為氣泡，不知是歡笑還是痛哭。我們各在陽傘之下，在恐怖困苦叢中，含蓄着勇敢而且和樂的心。小姑娘走在前面，從大傘之下屢次轉過頭來看我，說‘呵，你全濕了！’我說，‘不要緊的。母親不在這裏，沒有人責罵我呵。’他舉起小手，兩粒小石，展在掌中，因

雨水的沖洗，石與手上的泥沙早已滌淨了，他說，‘我們當初找水不着。現在自然的給我們洗滌了。’我看我手中的，也已洗滌清淨了。

包圍四周的雲霧漸漸的顯出破綻，剛纔被雲霧漸漸的推遠的山景，隱約的又在遠處了，不久且漸漸的走近來，將所有的雲霧一擠而散，紅日掛在空中了。

小姑娘要我將所取的紀念小石交給他。他取石與他的相併，合在兩手中，搖動起來說，‘Grelot...grelot...combien de pierre dans mon sabot?’他問有多少石子在他的木屐中(就是說手中)，grelot是鈴，也是說石子擊撞的聲音。猜中了他的石子全給我；猜不中，我給他多猜的或少。猜的數目。

他教我此地的方言。我常樂意追想故鄉；而對於他人的鄉土，更有興趣，故在這短的路程中，已學得他們的方言不少了。回到村中，不覺淋濕的衣服，已被日光蒸乾了。我雖

沒有畫一筆，畫景却無數的如流的過去，流到不知在那裏的大瀛海去了。

XX.

愛鄉土。

我第一天到 P 君家時,就知道此村有一種與法國語不同的方言了,但我在未到此村以前,却未曾想到。劉半農君文中曾說起法國尚有四種不同的方言,北部兩種,南部兩種。我住在里昂,交際甚少,對於劉君的話沒有機會得到例證,故我只有模糊不甚解的一個觀念,知法國的語言不只一種。我後來由Savoie又回到里昂,才知里昂附近的村中也各有方言,各種方言至少都有些差別,不過不及中國方言相差之甚罷了。

我所聽到的第一句方言,是 P 夫人之姊 D 夫人說的。他家門口放一鐵網,以阻雞之入室。但這一天進出的人較多,故將鐵網提起,掛在門上,於是雞走進室內來了。D 夫人

逐雞出門，口中說，‘Allo vos enel’我聽了有點奇怪，恰好 P 夫人告訴我了，他說，‘這裏有一種方言 (patois)，與法國話不同；剛纔他驅雞的話，就是法國話中的 Allez vous en !’我聽了很有興趣，再而三的將這句方言發音幾遍。

小姑娘的陪我同行，正是我學他們的方言的一個好機會。他說麥稱 blo，麵包稱 pom，貓牙峯種爲 La Det du Chat (Ch 讀如 S)，你往田間去稱爲 Vos allo e champ。他又說，法國語中的 Bonjour Madame 說作 Bosheure Dama。Bonsoir 說作 Bosser。又 Bonne nuit 說作 Bonne anée (這很奇怪，與法國語中的賀新年說 Bonne année 是一樣發音的)。又說，例如說我等你，應說 Je vos atteinds，我還你，應說 Je vos reinds。字尾的子音如 ds 在法國語中是不發音的，但在這方言中是發音的，其音與在英國語中的一樣。

回來以後，我就用方言與 P 夫人等說話，他們真笑我呵！他們再三的說，‘何等的記

憶力呵！’又對小姑娘說，‘都是你在路上教他的嗎？’小姑娘說，‘他要我教的呢。’D夫人遠遠的過來，他們低聲的慫恿我與他說方言，蓋他常說方言，而說法國語不甚好，故要我與他開玩笑，大概是含有投機或譏諷之意的。大家又笑了一大陣。

我從來不會做所謂漂亮及出風頭的事的。小學校的時代，我的哥哥每於考試時繳卷最早；在中學校時，他代表同學向校長要求延長作文試驗爲二小時，自己卻於未到一小時前繳卷了；而他的翻案文章又每每出奇制勝，結果總是第一。這於我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在中學校時，有幾位同學也具有特別才能的，他們能推測教師所出的試題，對於算學，只記着幾個問題，其餘的看也不看的了。到考試時，他們照樣的默寫出來，教師很稱贊他們，他們同時却笑我們預備考試不得法者之可笑。舉凡一切在大衆前臨時動議，打斷他人

的言辭，另起一個頭，作一大段使人不能贅一辭的演說，或樹起一張旗幟，驚天動地似的——其實是並不足驚動什麼的，喊一聲，說真理在此等等，於我都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很怕有人看我的畫，在大眾前尤甚。這並不因為怕人指出我的缺點，所怕的是衆口的贊賞。這是向來如此而且至今還是如此的。然而我自己也不覺得，竟於幾位鄉下人面前，用了幾句方言而做我生平惟一的出風頭之事。

我向來恨自己的記憶力不強，學外國語記不住單字，而至今更甚，我極以為恨；然而於遊嬉中所得者，較難忘却，初來法國時，學法國語的成績遠不如現在學方言之易，因為以前急急於應用，其成績反不好了。

我問 D 夫人，曾經有人用這裏的方言著書否？他說，‘戰爭以前，曾有用方言作文的報紙，裏邊也不過是反對宗教等等的話罷了。戰爭開始，他們自己倒閉了。他們是搗

亂的人。我們有宗教，他們却說不應該有；我們寫法國語，他們卻要用方言來寫，無非是與人反對罷了。’我想，我沒有憑證，不能確實的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從這幾句話上看來，他們當是熱心的社會教育家，不知如何而使他們在戰爭開始時自己倒閉，實堪令人追念。

P夫人等常以我的說方言的成績報告於到他家來的鄰人。有一天，住在村學附近的山坡上的中年婦人來了，講起我常在露天作畫等事，P夫人立即說，‘他不但作畫好，說方言也好。他一到此地就開始學方言了。我說，你不要學，將來要與法國語混雜不清的。他說，“不要緊的，我學一點可以聽懂他人的說話，”你看，他多聰明，他可以聽懂你們說他的什麼。現在你們莫想說些什麼不好的話於他，他都懂的了！哈哈！’其實我之所謂可以聽懂他人的說話，專指只能說方言而不能說法國語者而言，我絕無防人說我壞話之意，

P 夫人這樣說法，也是開玩笑的。我有壞處可被人說，決不能因為他們之不說或不敢說而從此消滅。精神是與物質不同的。人的胃中有極稀的鹽酸，以助消化，但濃鹽酸能腐蝕人身，這是因分量的不同而異其作用。輕養化鈉也是劇烈可以侵蝕皮膚的，但當其與鹽酸化合，便成性極和緩的水與鹽，可供食用了。這是因地位的不同而異其作用的。以上所說的都是物質的作用。精神的作用則不然，無論什麼精神作用，發生以後，便永遠的存在於天地間，不能如物質的消滅形性而變為他物；而且不因分量或地位的不同而異其作用，例如某人欲謀殺人，決不能因其所欲謀殺的是一人或多人而別其所發感情一是善的一是惡的。這就是不能因分量而別其善惡的。如一羣飢民因救濟而得生活，其後他們中一部分是勞力於社會的工人，一部分是為害於社會的罪人，我們不能說救濟將來能

勞力於社會的人的行爲是善，救濟將來爲害於社會的人的行爲是惡。救濟飢民的人有愛人的感情，這感情永遠是好意的。曾經有過的好意，決不因其以後的惡意而消滅，人如天平，其善惡都分裝在兩隻盤中，毫不會缺的。至於評定他的分量，自然是善惡相抵的餘數了。我對於行爲及感情的好壞的觀念如此。有人常不願被他人評論，或必起而抗爭，這實在是十分的勞而無功的事呵！然而我的意思並不是‘毋爲假君子寧爲真小人’的自暴自棄的不與人爭辯；然而也不是我是君子其餘的都是小人的無討論的虛心的獨斷主義。我認定善惡的成立與存在，毫不關係於他人的評論或自己的爭辯的。

父母見孩兒會罵人或打人了而高興，因爲證明他的本能是發展了。然而在他人眼中卻能於證明這孩兒的本能的發展以外看出別的許多事物，如未經教育的小孩也是野

蠻的，孩兒在發展本能時，須有教育利導等等的問題。只愛自己的鄉土而不愛他人的鄉土，正如只愛自己的孩兒而不愛他人的孩兒一樣。我們住在宇宙的大鄉土中，一切孩兒都在我們的心中；沒有一個鄉土不是我的鄉土，沒有一個孩兒不是我的孩兒！

XXI.

‘同我來!看好東西去。’

P夫人舉手招我說，‘同我來！看好東西去。’他說完便跟着前面的兩隻牛往樹叢的小路走去了。他遠遠的轉過頭來對我說，‘你不要往這裏走！你從山上繞過來，我在底下等你。’我就依了他所指示給我的山上走去。我是很肯信仰他人的，故凡他人所指示給我的，我都願順從。然當他人指示我的時候，只有命令(或是請求)，而不告我所以然的理由，我對於此事必疑信參半，雖然順從，心中還是有兩種思想交戰。這樣的疑惑，直至看到此事的結果時纔止。P夫人所指示我的方向與他自己走的不同，何以能在山下等我，這便是我的疑惑。不久他在山下叫喊，隱約的可以聽到，說，‘孫先生走下來！往這裏

走下來！’我不能見到他，當然他是在樹林中；但我能辨別他的聲音由來的方向。我一直的往斜坡跑下去，見到他與他的兩隻牛都在山坡下的平地等着。他說，‘這邊地泥濘難走，所以要你往上邊繞過來的。’其實我從斜坡的長草叢裏跑過，沾在草上的早晨的大雨也已浸透我的褲腳及鞋子了。

我們繼續進行，兩牛沿路吃草，兩人講話，經過幾個小峯谷，望見天地遼闊，倘這所見的平地是海，我們所在的當是海角了。P夫人說，‘我每天晚上到此地來放牛喫草的。’兩隻牛自然認識此地，一到便爭先恐後的跑入叢樹去了。他們的下垂的尾巴都舉了起來，幾乎成爲平線，這可以證明他們的努力而且有興。P夫人就遠山一一指示我說，‘這是貓山，你認識的了。這是Culoz，你來時從那邊經過的。這邊的山背後是里昂，太陽下去了。這兩山中間的河是Rhône，就是流過里昂的

Rhône。白的是砲台。這兩山巖間的就是 Balme,行人車馬須從這兩邊高巖底下的狹路中經過。這就是我所要指示給你的好風景,你可以去畫的。’我即刻問,‘我可以步行去逛的嗎?’我的哥哥年幼時不願坐船,故凡談到他處時必問可以步行或騎馬去的否。我之所以問可以步行去的否,當然不是因為怕坐船;我的意思是欲知道是否必須等候火車或馬車的班次,以致不能自由早遊這樣的好景。但他立即回答說,‘你很容易走去的。你先往 Yenne,你來的時候認識 Yenne 的了;再到 Balme,還有三基羅米突。’

‘還有更近便的路徑否?’我又問。

‘沒有的。你必須經過 Yenne 的。’

我們坐在草地上談話,而 P 夫人還是不絕的結他冬日用的毛線襪。微風漸漸的擺出有鋒稜的面孔,使紅日漸漸的退下去,以至於完全藏匿。P 夫人叫我先回來。不久他

與牛也回來了。微風算是能留情面的，他護送我們，在我們歸家以前，沒有什麼想得罪於人的樣子。

回來之後，便告訴 P 君，我明天要往 Balme 去，先經過 Yenne。他問：

‘幾點鐘動身？’

‘六點鐘，’我說。

‘你們聽聽！六點鐘！’他張大眼睛對他的家人這樣的說。

XXII

‘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二十九日早晨五句鐘即起身，飲牛奶後，在清快的晴光中徒步下山。我之所以要下山者，當然是爲了去看 Balme 的好風景；但還有幾件事，爲數日來所願望的：

第一，同學 Boquin 君曾相約乘自行車至鄉間來看我。從里昂至 Yenne 他必易認識；從 Yenne 至 Loisieux 他或易迷惑，因爲路上沒有標幟，而且在路上未必遇人，無從詢問。故我擬將這兩地間的路線畫成寄他。

第二，欲買一個本村附近的地圖。我在里昂時，里昂平面圖不離我身的；凡欲往他處，必先在地圖上一查；或者偶然迷路，便取出地圖以明我所在的地點。至鄉間以來，一人不敢遠離，蓋恐走遠之後不能回來。倘有地圖，

則不必有人陪伴可走至遠地作書；而且 P 君所告我的這是什麼山，這是什麼村等等，我都模糊不清，倘能在地圖上一看，就容易記憶了。

第三，我的房中的煤油燈（村中無電燈）沒有返光罩的，燈下看書，不夠光明，而其光刺眼，却極強烈。我想，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在鎮上買細鐵絲及白紙，回來剪紙糊鐵絲圈上，外邊染以綠色，即能使返光向下而不透射刺目了。

此外更須買一個尖的領釦，以使用於硬領。還可多買點郵票及風景明信片。

出門以後，經過本村的禮拜堂，沿大路漸漸的下山，第一個歧路是往 Traize 村去的，路邊有一株大的栗樹，我便記他在圖中，這樣就不致走失了。所幸每一個歧路上都有一件特別的記號如印度栗樹，短柳，胡桃樹，溪橋，莊屋等。至最接近 Yenne 一個大歧路上，有一個石的十字架，是最易注意的；但沒有寫明這邊往

Loisieux, 那邊往 St-Paul 等字, 不認識路途的必至無所適從了。

將近 Yenne 第一件引我注意的, 便是女子的五光十色的衣服。紅黃綠等各種鮮豔顏色的衣帽, 白的長襪, 短的袖子等等, 都是三口以來在鄉間所絕無見到的。然而在里昂時却常見而絕不以爲意的。這三日的離別, 竟使我因生疏而致羞懼如此; 而三日間的鄉村的樸素的教訓, 竟感人之深如此。我知道, 這裏是城市了, 務須加意, 勿使他人笑我有從山鄉而來的姿態, 然而更須加意的, 這裏不是城市, 他們不慣見外國人, 見了外國人的我, 或者要大驚小怪。鎮中幾家商鋪, 是牛肉, 麵包, 雜貨及衣服等等, 並不見有賣紙張, 鐵絲的情形; 想買地圖, 更是不可能了。兩兩三三的男女不絕的走着, 都是衣服整潔, 步履和緩, 很安樂似的, 然而都注目於我。我這樣旋轉我的頭, 一左一右的看街的兩旁有否鐵絲, 紙張及

地圖的店鋪，當然要引人暗笑；然而走進店鋪去問而不能得，不更使人發笑嗎？這樣，我不能找到我所要的東西的了，不如先到Balme去看美景，等到回來時再來找尋，那時，他們當是第二次認識我了，我或者可以少羞澀一點了。

我沿河在巖崖下被美景吸引着漸漸的進行。我平時不論是在行走或者獨坐，每有各種思想在腦中擾攘；此時竟完全靜寂而專趨於美景了。然而不久又擾攘起來，這擾攘的是想念親族友朋之心。

回來時見一老人在河邊斜倚巖石上作畫。一隻大狗守候在他的旁邊，見我近去，便狂吠起來，老人叱狗并招呼我。他是在畫河上的鐵橋。他說，‘我也不是這裏人，我是從南方來的，在此地姪女家避暑。’我見他的畫不禁的贊揚出來。他說，‘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太陽如此炎酷，而時已將十一句，不願再

在鎮中逗留,故即上山回來了。

回到村中,先轉 P 君家,正是午間,他們都立在爐竈前的陰地等候麵包的烤成。 P 君說,‘你們看看,逛了 Balme 的已經回來了!’

XXIII.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

七月三十日，是禮拜日，禮拜堂的鐘聲響了。這是第一次，我聽到這村中的禮拜堂的鐘聲。自從早晨起來，就覺得有點疲倦；然而除有點疲倦的一種無聊以外，毫無別的不適之處，照以前的經驗，凡這樣有點無聊的時候，做些有意味的遊嬉，或者做些有意味的工作，頗能快活的消遣過去的。於是我揀定一件是遊嬉又是工作而且有意義的事，豫備消遣我的有點疲倦的無聊，我開始寫信了。我寫信給同學 Boquin 君及同學 Petit 姑娘的母親，請他們同到村中來遊玩幾天。又以昨天所繪由小鎮至村中我的寓所的地圖附寄給 B 君。忽然聽到禮拜堂的鐘聲，於是又找到新鮮的消遣方法了。我料想，P 君家族必都要往禮

拜堂去的，我能與他們同去，必比我單獨進去好得多，單獨進去，必很被人注意而使我羞澀得難忍。被人注意是必不可免的，第一是教士們，他們的守舊的服裝與常人不同，似乎就可表示他們的心之守舊了。他們見了我在他們禮拜堂中，他們也許自己誇耀的想，‘從遠遠的里昂來的人，也到我的禮拜堂中來！’或者更甚的想，‘從遠遠的中國來的人，也到我的禮拜堂中來！’然而說不定，他們也許討厭我的想，‘你也敢到我的禮拜堂中來！’或者更甚的想，‘你也敢到我的村中來！’我自己很承認我有時疑慮過度；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真多，我的籌畫不足的發現，遠過於我的疑慮過度之多。在這個教訓之下，我不得不勉強的發展我的疑慮了。因此，凡有人以無論什麼美名欲與我發生關係時，我立刻寒慄而且疑慮起來，先推究他於我有何危害，以後再推究他於我有何利益——有何利益，是掛

在來要求我者的口頭的,有何危害,未知是否藏在來要求我者的心中,我不得而知了。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真多,我的籌畫不足的發現,遠過於我的疑慮過度之多,我自知推究力之不足,故寧願拋棄利益,免遭危害。我因為欲免遭危害,故怕被包括在無論什麼團體之內,例如有人問我,‘你貴省是!....’我答,‘我是在浙江生的。’我的意思欲說明我只是在浙江生的罷了,免得有人疑我與某浙江人有特別的鄉誼,或者與某浙江人有相同的特性然而這又奇怪,我這樣的矛盾:我同時又怕被摒拒在無論什麼團體之外,例如聚會在一堂中,忽有兩人接耳私語,我便十分的寂寞,與他們用了無論什麼凶惡的力摒拒我一樣的難受。在我的心意中,最好讓我自由的盡量的使用我的心與力之所能,祝禱而且贊助無論什麼人或什麼團體;但不願有人責成我,說我既是某團體的一分子,我當服從其團體的信

條，勉強盡我的一份的力量，又不願有人推測我，說我既是某團體的一分子，必勉強盡我的一份的力量，服從某團體的信條的。故我希望我不在無論什麼團體之內，免得有人疑我也有這團體的壞處；但也希望我不在無論什麼團體之外，免得又有人疑我反對某團體的長處——我是單體的人，與其餘一切的單體的人平等的存在着。然而我從來不能如我所希望的樣子，保持兩者間的平衡：接近一點時，便有人說我在某團體之內；離遠一點時，又有人說我在某團體之外——其實我何敢接近，又何忍離遠呢？然而真的，我不能保持兩者間的平衡，因為愛的緣故，我想與他接近，又因為憎的緣故，我想與他離遠——然而接近與離遠都只是思想而已，從來沒有見諸事實。接近與離遠的兩個動機這樣的在血脈中忽寒忽熱的爭擾，我不能制裁，既不能鎮服兩者的爭擾，又不能評判兩者的善惡而定取舍，我

只是他們倆的戰場罷了。兩者的勝敗既決，我始勉強的得到安慰，如我的左手戰勝了我的右手，敗的雖然是我，勝的也是我——但在勝敗未決以前，我沒有主意祝禱或詛咒左手的勝敗。我有了這種經驗，以後凡對於無論什麼事所發生的接近與離遠的兩種動機的制裁，當得到很大的教訓了；然而不能：我永遠是他們倆的戰場。倘若欲使我免作他們倆的戰場，便只要絕對的防止這兩個動機之發生，必可平靜了；然而不能：防止愈甚，發生亦愈甚，正如愈疲倦而愈欲思想，愈欲吐露，如今日的樣子。禮拜堂中的教士與其餘的人必有可憎者，但也必有可愛者——我到村中的數日以來所見的人都是可愛的，這是我不能離遠他們的理由，在禮拜堂中，我將見到全村的可愛的人，於是我決心往 P 君家去了。

到 P 君家，他們很閑散的坐着談話。禮拜堂的鐘聲又響了，然而他們並不談起關於

將到禮拜堂去的話，談至很久，也總沒有談起。倘若我說出來：我之來此，是想 P 君陪伴我到禮拜堂去的，這未免太唐突罷。後來我無意中的問起，姨母 D 夫人到那裏去了？ P 君說，他到禮拜堂去了。我們一家，只有他到禮拜堂去的。我是從來不去的！’我是知道他們是不敢接近禮拜堂的，他們如此有勇氣，必與禮拜堂離遠，這是我所不及的，而且我對於無論什麼事，從來沒有這樣有勇氣的下過判斷。我處在這環境之中，對於自己的主張，自然照例打消，服從他人；倘若不然，因為欲實現自己的意志，勉強 P 君陪伴我去，或者說，‘你不肯陪伴我去，我一人還是要去，’這種行為，在我是絕不可能的——因此，我處處顯出意志薄弱的短處，雖然也常有人批評我太固執。從這一個機會，我對於往禮拜堂去的愛與憎的兩個動機的戰爭，逐漸的平息了。因此無意中而得保持兩者間的平衡，這是很難得的，只

可惜並不是出於意志的制裁罷了。我與 P 君談至午間，無意中解決我的難題；然而回寓午膳以後，疲倦的無聊又湧現在心頭了。我於是再寫信，以期很快活的消遣過去。

XXIV.

‘坐在刺花上了。’

正在寫信，忽聞 P 夫人在樓下叫我。這對於我的疲倦的無聊是一服很好的興奮劑。他曾對我說過，此地附近有一所莊屋，過一天他們當來叫我，陪伴我去遊逛。今日他來叫我，當是同去遊逛莊屋的了。我繫上硬領，並攜帶鈔票夾——上次入山採顆顆紅，絕無用錢的機會，非但絕對的沒有遇見商販，而且絕對的沒有遇見別的遊人，攜帶鈔票夾，毫無所用，反多了許多不便，在叢林中跳躍時，屢恐將他遺失。今天遊莊屋去，或者是與上次不同了，故以帶去爲是。

我下樓，與 P 夫人同出。走不多遠，望見 P 君父女及小姑娘 Philippine 在前面緩緩的走着等候我們。我們急步的走近去，他們急步

的走回來，而且一同向我們狂笑，笑得很狂，甚至不能敘述所以然了。他們三人同樣的狂笑，但在表情上略有不同，似乎 P 君有抱歉之色。P 君的女兒於狂笑的間斷的短時間中，斷續的說，小姑娘也附和着，‘爸坐在刺花上，……他跳起來了，……他說這樣熱的天氣，他走不動，他不肯同去，他在草地坐下，他立刻跳起來了，他坐在刺花上了！’說完大家又狂笑。P 君也於狂笑的間斷的短時間中，斷續的說，我說這樣熱的天氣，我不同去，我在草地坐下，我不看見我坐在刺花上了。’說完大家又狂笑。我們五人同樣的狂笑，同樣的表情——P 君在此時沒有抱歉之色了。我們的狂笑略減之後，我們才再開步緩行——然而還是且行且笑，而且屢次說，‘坐在刺花上了。’

我問，‘我們還如上次的樣子，入山採顆顆紅去嗎？我以為我們是遊莊屋去的。那末我要去換衣服皮鞋——照這個樣子入山

去是不合式的。’他們說，‘照這個樣子入山去是不合式的。你去換去，我們在這裏等你。’

我跑回寓所，換去皮鞋，解去硬領，戴大蒲帽，攜大藤杖，立即出來。這藤杖是 P 君借我的。拿了這樣粗笨的東西，既沒有什麼用處，又沒有什麼意味，當他第一次借我時，我只是不自主的擎着，第一次用過以後，我就毫不眷戀的去還他了，然而他對我說，‘放在你的地方好了，這是常常得用的，入山去可以扶持，遇蛇或野獸時可以打擊。’今天入山去，我就擎他去試用罷。

我跑得快，我的大蒲帽被風所阻，不易前進，屢次落下，掛在腦後，他們在歧路口等我，遠遠的望着我微笑。

我們同行至斜坡的巖石上，大家都在樹蔭中坐下了——我未曾注意，誰是第一個坐下，然而大家說，‘不要坐在刺花上，’似乎還在諷刺 P 君的樣子；但此時大家都坐着，並不

只是 P 君，這所謂諷刺，當是自勉的一種，與蘇秦的以錐自刺其股是同性質的。但大家都坐下，不肯起來了——雖然並沒有一個人說，‘我不肯起來了。’大家討論，‘究竟走那一條路呢？’各人的意中以爲我們坐着不肯起來，是因爲究竟走那一條路還未決定的緣故，或者也可以說，‘無論什麼會議那裏有不是坐着討論的呢？’小狗麗麗伸長舌尖氣喘，注目各人，顯出一種無聊，似乎有所要求而不可得的樣子。

P 夫人挺身起立說，‘我們走！熱的是這裏，到山中是很涼快的。’他如對口渴的小孩說‘前面有梅樹，我們去喫，便不渴了’的樣子對大家說——同時也就是對自己說。於是大家都起立前進，麗麗走在最前。

也許有人說，遊逛而如此勉強，算是掃興的了，然而在我們却覺得更顯出我們的遊興，因爲一切困難終於都被遊興融化了。

路中 P 君對小姑娘敘述我們上次採顛顛紅時迷路的情形,而且說,‘我們走到柴堆上,我的杖還測不到底,倘若脚陷下去,一定沒到下巴頭的了。今天同 Philippine 去,我們不會迷路了的。’

XXV.

在三村公有的柴山中。

我們穿過許多蔓草叢林，至一疎林中，樹蔭並不甚濃，日光還能斑駁的照在我們身上，然而他經過綠葉的紗篩，他的熱烈不能透射到我們身上了。

四週堆積乾柴很多，還有粗大的木材也橫臥草中。P夫人說，‘這是我們的柴山，這柴還是兩年前T君所斬的。我們去看，凡有T的記號的都是。’我們經過蔓草，立在橫臥在地上的樹幹上，從這一幹跳到那一幹，樹的斷面上確有T的記號。P夫人說，‘這柴山是公有的。兩年前，大家共同斬柴，將所斬的按股分派，各拈紙團，而T君取得好的一堆木材。這種柴都是用斧斬的，因為這是禁止用鋸的。你看，就是這種粗幹，也是用斧斬的。’

‘這柴山是公有的，’我說。

‘這是三村公有的，其餘的人是不能來採的。’

我們大家都坐下，我與 P 君夫婦並坐在一條橫臥在地面的樹幹上，我在他們的中間；小姑娘與 P 夫人的女兒 T 夫人同坐在一個高的柴堆上，與我們離得頗遠，故我不知道他們談的是什麼，只聽到遠遠的傳來的語聲與笑聲而已。我在家鄉時，常見老人在嬰兒面前卜自己的命運：他希望嬰兒對他歡笑；倘若嬰兒見他而掉頭逃避或驚懼的哭起來了，他就認為他的死的預兆。我不是嬰兒，P 君夫婦也不想卜我的歡笑，他們之與我並坐，我可決定他們絲毫沒有惡意的。而且我的習慣，喜歡與老年人同處，我屢次試驗，凡欲訓斥小孩而被小孩所憎惡的老年人都_不訓斥我而我也不覺他之可以憎惡，例如老年人常隨口的考驗小孩，問，‘今年幾歲？’‘讀過什麼書？’

或命令‘背誦一節我聽聽!’這種考驗當然帶有輕視之意;然而這也不妨回答他,使他知道他以外的另一個世界的兒童或青年。況且青年何曾不可考問老年人的?例如‘老人家鮮健呵!’或‘老伯咳嗽罷?’老年人至少也回答幾句,說他鮮健與咳嗽的原因,有時從這個考題上做得一大篇好文章,給青年許多教訓——即使這所謂教訓,真的只是訓斥,例如說,‘我幼年時太荒唐,所以現在未老先衰,你們小孩子切勿像我的樣子!’這種老年人決不是可憎的了。真的不放青年在眼角中的老年人決不來考驗或訓斥的,那也就不是可憎的了。有的青年,一句不對就開罵,兩句不對就開打,故我倒覺得還是與老年人同處之沒有危險——這或者因為我已是老大了之故;然而倘若我奉送給青年受罵受打,不更是老大了嗎?倘若我也翹起嘴唇對罵,拔出拳頭對打,這樣雖不老大,卻太幼稚了。所

以我寧願與老人同處——不但我仍可以是一個青年，而且或者可以使老人一變而如青年（我想到庫普林的‘帝王的公園’了：老王對女孩子說，‘我能用五色紙給你做好看的盒子……’）。P君是六十歲，夫人五十五，年齡並不小了，然他們的思想行動都不像老人。P君向山巖高聲叫喊，聽其回音；我的叫喊，不及他的響亮，故回音很是微細。麗麗聽到山巖後面另有他的主人，故狂吠起來；而且他聽到山巖後面更另有他自己，故更狂吠了。我們聽到山巖後面不但另有我們自己，而且另有麗麗，於是我們笑起來了。我與P君夫婦說笑，我知T夫人及小姑娘也聽到遠遠的傳去的我們的語聲與笑聲，如我們聽到他們的一樣罷。

XXVI.

倘若我是童養媳....

我們入山來原是來採顆顆紅的，然而一路很少見到。我們上次所到的地方，是被我們採取了；有的地方，爲我們上次所未到的，但也有別人採去了。P夫人屢次說，‘顆顆紅的時節已經過去了；半個月以前，正是時節。’然而又有比較紅的一種略大而黑如桑葢者很多，我們很能儘量的喫，而我們並不儲在筐中，因爲P夫人說這一種是不值得儲在筐中的。上次我們採顆顆紅留在罐中，P夫人對我說，‘喫呀，不要只是放在罐中呀！掣回去反直也是喫的。’我設想：倘若P夫人是一位中國的老太太，我是他的童養媳，承他的使喚，跟他到山中來採顆顆紅，他當說，‘放在罐中呀，不要只是喫呀！掣回去也反直是你喫的。’

一切人事，屢因人地不同而異其情狀，非如科學的有一定的律令，這樣的事我已經屢見不一見了。童養媳是否已如我的覺察：一切人事，屢因人地不同而異其情狀？童養媳是否如我的將所覺察的記在他的日記中？

XXVII.

山林中的出產。

老鷹在空中尖利的叫，引了我們仰頭望他。P君說，‘這是老鷹，這是我所要用鎗打的老鷹。他曾經飛下來喫我的小雞，所以我在家中總是裝了彈子等着打他。’在這瞬間，T夫人與小姑娘忽然不見了。P君也漸漸的往樹林深處進去。然而大家各不經心似的，沒有人對於這事發生疑問，只是心中略略的思想一回罷了。我與P夫人立草叢中採一種正在開花的草，據說這是一種藥材。我採了一握一握的交給P夫人，他十分和藹的道謝。但這一種是什麼草，可以做什麼藥，我聽過忘記，現在寫不出來了。

小姑娘在林中喊T夫人的名字，他遠遠的答應他，而T夫人與P君又轉呼P夫人與

我，說他們找到許多的香菌了。我們對着樹林，從他們的語聲所從出的方向進去，然而荆棘茂密，不見他們的所在，而且不見可以通行的樹枝缺處。P君以杖擊樹枝發聲，以示他之所在，且說，‘這裏有可通的路。再走近來些，經過這地方就好了。’

林中是涼快而且潤濕，不見有天，好像在深綠的帳幕之下。T夫人的筐中及小姑娘的圍身中，滿裝淡黃色的香菌，而且還在着忙的撥拾，連聲說筐不夠大了，趕快取別的東西來裝。

我看了他們，十分開心，於是也想要一嘗這滋味——紹興話中稱爲呆子掘荸薺的。我低頭一看，地面上的綠苔與爛葉中確有參差不齊的各種菌類，然而沒有他們採在筐中及圍身中的一種，因爲我跟了他們走，所有的早被他們先我而發見了。後來我也往他們所未會到過的地方漸漸的走遠去，也竟發見了

幾個，捧回來交給他們；然而他們告我，不要單獨走得太遠，於是我就不再走遠去了。

P夫人展開一塊大布，將各人所採納在圍身中的，草帽中的等等，除滿裝一筐外，都放在大方布上，繫住布的各兩相對角，成一包裹。小姑娘很妥手的擎起樹桿穿在布包的紐結中，而我也很妥手的擎起樹桿的他端，與他抬起來了。他們奪着不肯讓我抬，但我更奪着不肯讓他們抬，我終於勝利了。

路中我在前，小姑娘其次，各執桿之一端，抬着包裹行走。我看小姑娘右手執桿，左手又有一大束的草藥，未免太累，故我漸漸的放低我的一邊的桿端，使包裹不偏重在他的一邊，減輕他的負擔。然而他轉頭向後說，‘P夫人！孫先生放低木桿將包裹滑過去，到他的一邊去了！’於是他趁我不留意的機會，放低木桿，將包裹又滑過去，到他的一邊去了。於是我只得另趁他不留意的機會了。

XXVIII.

倦怠的無聊。

三十一日早晨起來很倦，因為天未明以前已經醒來，經過多時始又睡去。我很勉強的舉起手臂，向衣掛取衣，粗笨的手杖忽然筆直的掉下來了。我的眼睛跟了手杖下來，看他適巧掉在濁水盆中。我很想捉住他，不使他掉下去，而且這也是很容易捉住的。然而我只有眼睛跟了他下來，沒有用手去捉住他。他的下端的鐵尖，立即穿通濁水盆的底，而水在地板上流動了。我於是考究手杖為什麼掉下來的原因。我發見衣掛上沒有掛衣的木鈎而纏夾在衣領上了。掛在同一鈎上的手杖沒有了鈎，自然掉下來了。

我忽然的覺悟：地板上的濁水不久將漏下去，他不讓我這樣緩緩的考查與思量。於

是我立即披衣下樓告訴 R 夫人，請他注意，樓下有無不能沾水的東西。我說得如此匆促，竟忘記每天慣說的問好。

R 君取麻布袋上來，拭乾地板。我問：

‘水沾污了東西沒有？’

‘沒有。’他說。

‘已經漏到樓下了罷。’

‘是的。’

‘今天真麻煩你了。打破的盆我將來賠償你。’

‘這不要緊。偶然的過失，大家都有的。’

我很是抱歉而且倦怠，無論什麼都不能消遣我的這種無聊。

我想去買鷄子，消遣這無聊的時間，而且喫了藉以滋補，或可減少我的倦怠。R 夫人曾與我說過，‘那個老人在此地收買鷄子，到里昂去售賣，每禮拜來回兩次。’我從此推想，此地的鷄子必比里昂的便宜得多；而且很是

新鮮，也更是無疑的了。

在這一瞬間，竟忘了倦怠的無聊，已穿戴整齊，走到小雜貨鋪了。鋪中有一少婦，當他向着滿盛鷄子的籃邊走近去的時候，一老婦進來——他年約五十，當是少婦的母；倘在中國，當是少婦的姑，因為此地的少婦常跟母而不常跟姑的。他走近少婦，發出多數的老年人所有的和藹的聲音問，‘鷄子嗎？’靜默了一回，繼續說，‘算六個銅子一個！’我聽了這句話，又不高興了。我想，三十生了一個，比里昂並不很便宜了；況且少婦並不是小孩，豈有不知鋪中的物價之理，何必他告訴呢？這當然爲了我騰漲起來了。然而我照我的習慣忍耐着，不使表現出來，免得他們見了連他們也不高興。我的不高興，在於發見人類互愛的不真誠的偶現，並不在於多付了幾個錢；倘若他們不高興起來，當也是精神上的痛苦了。

在回來的路中，我發見我的前途的大危

險了：我在這樣程度的一點倦怠時，就有這樣大的惡現象攻擊我，使我幾乎忍耐不住，倘以後一生永遠的不健康，我不知將要如何的發見人類的不可原諒的罪惡哩。倘若所見的只是罪惡，人生尚有什麼趣味呢？以前鄭先生對我說，‘你向來從順境過來的；我看你將來如何的處逆境呢！’後來我真的處在他所說的逆境中了，我在開元街中一座牆門的樓屋的灰塵裏，好像迷惑在用胡椒噴成的雲霧中，然而我除仰頭見天，低頭及地的狠狠的打了幾個噴嚏以外，也不覺得什麼困難，高高興興的走開了。我現在知道：我有力量抵禦逆境，然而在不健康的時候，就沒有抵禦的力量了，而我向來的樂觀，無非是身體健康的產物罷了。

R 夫人並不知道我今天買了鷄子，更不知道我因買鷄子而暗中生氣，因為我早已將鷄子殼遠遠的拋棄在草地上了，我不願告他

我要鷄子，這鷄子，他要賣給那個老人的；倘若照市價問他買，他又未必肯收我的錢，所以還是我自己另外到那小雜貨鋪去買較為簡便。他無意中的說起，老人來收買鷄子，每十個價三法郎十生丁。從這一句無意中聽到的話上，又給我思想的資料了：我明白，剛才我在小雜貨鋪所買的鷄子，還比 R 夫人賣給老人的便宜——雖然在每個鷄子上只便宜了一生丁。那麼剛纔小雜貨鋪中老婦所說的‘算六個銅子一個，’當是一生丁的零數不必算了之意，並不是對我抬高物價。老太太真多事，倘若他不這樣說，少婦也決不問我要這二生丁的——我只買了兩個鷄子。因為一生丁的貨幣社會間很少存在，已經是一種過去的東西，比中國的小錢更不如了。他想以不算零數的一句話，表示他的好意；然而老年人的好意常被青年人誤解為惡意；而不幸的他與我也做了這種老年人與這種少年人之一。

但這又只是我的憑空猜想，與剛纔疑他是對我抬高物價的推測是一樣的沒有根據。然而猜想他人所懷的意思是好意，猜錯了也還無害的。這種猜想，比剛纔疑他是對我抬高物價的總好得多了。

XXIX.

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R夫人說，‘今天沒有牛油了；但星期一自動車要來，我們喫新鮮的牛油罷。’過了一天他又說，‘腐烙餅已喫完了，等星期一雜貨鋪到來時再買。雜貨鋪中什麼東西都有。孫先生要買什麼東西否？’

我覺得奇怪：爲什麼自動車一來就有新鮮牛油？而賣腐烙餅的雜貨鋪爲什麼可以到這裏來？然而不久我就明白了：這兩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

七月三十一日的午餐以後，R夫人說，‘號角響了，雜貨鋪來了。我們快去看去。’

我上樓換上衣服出去，見路上停着一輛大的自動車，車的三面都是關閉的，只有後面有門，可以看見車中挨擠不堪的雜貨：肥皂及

看不出內容的紙包，擱在狹的橫板上，毛刷及煤油燈帶等等掛在門口釘上。然而我不知道車的平面上放的是什麼，因為當我走到時，身上掛一個皮的錢袋的掌櫃正將車門的下半截關上了。但我看見透出在門上的一個少婦的上半身，襯托在滿列雜貨的幽暗的背景前極富畫趣。他是靜默的，然而也是生動的，似乎欲微笑的樣子。掌櫃有點躊躇，大約他對我抱歉，因為他已關上車門的下半截了。倘若我說我要問他買東西，他必去開門，然而我沒有想到我要買什麼東西。於是我只是向他點頭，而且說，‘你們每星期一來的罷。’我說這話，似乎是對自己說：要買東西，到下星期一可買的；而他們也從我的言外聽懂我今天不要問他們買東西的意思了。他說過幾聲再見，俯首跨進車前座中，開車就走了。隔了車後的灰塵，望見少婦的胸像，在號角聲中搖曳，如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 XXX.

兩個勇敢的青年。

我到 P 君家說：

‘我見到自動車上的雜貨鋪了。’

‘他已經過那邊了嗎?’ P 君說, ‘他們兩夫婦是勇敢的青年,做工很勤奮,倘有事委託他們,總是盡力去辦的。他們每次到此地來,總在我們家中喫飯的,今天剛才喫完飯去的。他們喫的一切東西都是自己帶來的,不過在我們家中坐罷了。我們請他喫拌生菜,他們便給我們喫他們所有的腐烙餅;這次送他們一些東西,下次便拏了別的東西來送我們了,他從來不佔我們的便宜的。那一年的下雪的一天,他們在雪地中的太陽下喫飯,可憐的戰抖着喫飯。我看見了,連忙請他們搬到我們家中來,他們很感激。此後我們總請他,而

他們每次到此地來時，總在我們家中喫飯了。
他們都是里昂人。他們在 Yenne 的雜貨鋪中
做夥計，雜貨鋪是 Simon 的。’

XXXI.

‘我總有點不大相信!’

在小屋邊的樹蔭下, P 君說:

‘我究竟有點不敢相信,這種香菌是沒有毒的!’

我聽到這話之後才想起來;是的,他們該已嘗過昨天所採的香菌了。我於是問:

‘這種香菌是很好的嗎?’

‘啊,很好的,’ T 夫人說。

P 君又半信半疑的說:

‘我總有點不大相信!’

‘自動車的 B 君說的;過四點鐘不發,不要緊的了。’

‘我總有點不大相信! 大家有話都早點說! 都想想! 四點鐘!.....我去問他們去他們喫了有無覺得。’

他立起就走了。T夫人對我說：

‘我停一回騙爸爸，說是我腹痛了。’

P君不久回來了，得意的說：

‘他們都沒有覺得，要我不要聽你們的騙。’

‘爸！我腹痛起來了！或者因為是喫得太飽了之故。’

‘真的嗎？’

‘孫先生！看你的錶是幾點鐘了。’

‘四點缺二十五分，’我說。

‘四點還沒有過呢！’T夫人勉強不笑的說。

P君住在鄉間只四年，故不認識香菌的好壞，而對於久住鄉間者的話，很能舍自己的主張而信從的，所以他喫這香菌了；然而他又不得信從這人對他所做的欺騙——倘若他知道這人要欺騙他，他在第一步就不信從這人了。意志堅強絕對不肯信從他人者不成問題；絕對輕信他人者也不成問題；成功了，

不勞而獲，失敗了，心中可以歸罪於他人；惟有虛心而想容納他人意見者最苦：當有人獻計或強逼他信從的時候，他欲考慮，便有人說他是狐疑，或者說他是怯懦；因信從而成功了，功不在己，而且聽人冷嘲，說他當初如何的不肯信從；因信從而失敗了，自然只得歸罪自己，因為他們會說‘原來信從與否在你自己的；’未信從他人的時候，用了自己的理由與他人爭，終於將自己的主張漸漸的縮小，以至於消滅；既信從之後，用了他人的理由與事實爭，有時竟見自己原有的主張漸漸的擴大，但對於事實終於是失敗了。倘 P 君是一個絕對不肯信從他人的人，自然沒有這一番的憂慮了；然而他決不願看全家族中毒而死，而自己獨存，他的憂慮是總不可避免的。

我沒有智識來證明這種香菌是否有毒，故我不能信從 P 君的憂慮不是過慮，也不能信從 T 夫人等的以這種香菌為無毒。然而

B君所說的‘過四點鐘不發，不要緊了’的話，頗可相信，因為我相信食物在四點鐘以後已可消化了；所以我一息不忘的擔憂着，到了四點鐘，我便告訴他們這是四點鐘了，他們也相信這是不要緊的了。我們繼續談別的話，真的不要緊的過去了。

XXXII.

誰寄來的四封信？

信差還沒有來，比常日遲得多了。他每天先到 P 君家，再往我寓，所以我到 P 君家來等候的。四點四十分，他來了；他說我的信已放在我的寓中了，四封。我對 P 君等說：我取了信就來。

我急忙由山後的首稻田中穿過，向寓所走來。我想：四封信！一封當然是二哥的，我多日沒有收到他的信了。其餘的呢？里昂美術學校的同學嗎？Boquin 君，Petit 姑娘...或者是中國的朋友嗎？兩年或許多年未曾通信的。即使其中有兩封是二哥的，總還有兩封是別人的，這別人是誰呢？

走到寓所，R 夫人交我一個信片，只有一個信片，沒有四封信。這信片是 Balme 大橋及

Rhône 河在兩山巖間急流的風景。片上寫的是什麼呢？只有我的一個簽名。這是二十九日遊 Balme 時我自己寄出的紀念片，並沒有別人寫信給我。信片上貼的欠資十生丁已由 R 夫人代付了。

然而爲什麼信差對我說有四封呢？這大概是我誤聽信片 (carte) 爲四 (quatre) 之故，他當是說，‘你的信已放在你的寓中了，信片。’

我取了信片又回到樹蔭下與 P 君等納涼；沒有收到他人的信，並不使我不高興，因爲我有明天可以希望的。

XXXIII.

‘一回兒見。

八月一日早晨五句半起身。早餐後，即往 P 君家，他們正在忙亂的整理東西，還沒有早餐哩。P 夫人說：

‘你們看，孫先生已經來了！我早說，他一分鐘也不延遲的。’

今日 T 夫人要到里昂去，P 君將送他至 Yenne。我說我也送他去，因為我正想去作畫。這是昨晚說定的。

T 夫人以巾包裹一隻已去毛的鷄及園蔬等，預備帶到里昂去。

我們由小路下山，比我上次所走的馬路近得許多。至自動車站，等候公用自動車到來，我與 P 君送 T 夫人上車，並將他的行李放置妥定。他說：

‘距離開車的時候還遠哩。請孫先生不要等。一回兒我的車要經過你所欲畫的地方的。’

於是我對 T 夫人說‘一回兒見，’對 P 君說‘晚上見’之後，拏起畫具走往 Balme 去了。

美景無恙，與二十九日第一次來時所見者無異；然而今天是帶來畫筆的了。我正在兩巖間凝視，尚未將畫具由肩背上卸除下來，聞汽號聲從我所自來的兩巖隙處傳送而出。不久，我回頭見一自動車近我而來。我想：這或者就是 T 夫人所坐的了；然而這個車較小，不像是他所坐的。我站開路側巖下讓車追我而過。但我立刻又想：這當然是他所坐的車了，因為這裏沒有別的車。我想喊起來；但喊起來必驚動許多人的注意，而且車已遠了。

我剛纔在自動車站對他‘說一回兒見，’然而現在要等我回里昂時再見了。這是我的失信。

XXXIV.

麪與粉的意義。

當我們由斜坡而下的時候，T夫人穿着高後跟的鞋，不便行走，他落在P君與我之後。他趕上我們之後說：

‘我流汗了！’

‘那麼，面上的麪粉……’P君說。

我想：他爲什麼稱之爲麪粉呢？倘若用紹興話，當稱之爲石灰。這樣稱呼名實較爲相符；鉛華或鋅華都如石灰的同爲鑛物，也還可稱爲石灰。法國通常稱之爲米粉，也是不合理的。

從這個問題，我想到北方土語中有一個字的用法的不合理了。北方土語常稱細碎粉狀之物爲麪，例如：研辣椒所成的細屑爲辣椒麪；辣椒自辣椒，麥麪自麥麪，有什麼可以相

混之理？

然而我立即覺得我的淺薄與偏私了。麥的細屑爲麪，麪，從麥，丐聲；米的細屑爲粉，粉，從米，分聲。南方語中能以粉稱各種細屑，則北方語中之以麪稱之有何不可呢？然此僅限於語言中；若文字上的靜詞與動詞，則不見有‘麪白黛綠’與‘麪身碎骨’或其他相類的用法者，就是在名詞上，也不能以麪字作石灰鉛華或鋅華之意用，例如我們不能說‘六宮麪黛無顏色’之類。

在法文中確有以靜詞麪狀(*farineur*)通用作粉狀之意，又以動詞磨成爲麪(*fariner*)通用作磨成爲粉之意；然對於石灰鉛華或鋅華卻名爲米粉，如 P 君之以麪粉名之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哩。

按：我現在始知道，法國已禁止用石灰或鉛華作女子塗在面上的粉，而通用的確是米粉做的。

XXXV.

扣動心絃深處。

我看定欲畫的景物，展開三脚凳，坐在巖石的影中；然而苧麻樣子的 ortie 刺我的手，微痛而癢，逼我遷移地位——但只要他不再刺我，我也不想遷移了。我想：喫飯的時間，不論遲早，總得消費的，於是先喫飯。牛肉一塊，鷄子兩個，鹽一撮，從三個小紙包裏取出來，這都是 R 夫人早晨爲我預備的。一面看景物，一面喫飯，喫飽之後，麵包尚餘三分之二，牛肉也還有得多。這是他再三的勸我多帶的，而且本來還想給我一瓶酒，放在一隻藤筐中。幸而 P 夫人等曾再三勉強的給我蘋果香蕉各一個，此時得以解渴。

我忘記留意，又觸 ortie 幾次；我想：作畫的時候，必將忘記留意他，不知還要觸他幾次哩，

不如遷避爲是。於是對畫景略略走近，放畫架及凳於路旁，而畫景已經看熟，可以開始作畫了。當初屢次不安，因爲T夫人在自動車經過時沒有叫他；但拿起畫筆以後，也漸漸的忘記了。

曲折起伏的山徑，夾在巖壁間，從十分靜寂中表示嚴肅。太陽由左邊的巖頂上透射而下，使巖石，矮樹，山徑以至於石隙間的苔蘚，都融成一氣；但一樣的照臨，各樣的吸收，各不失其所有的高下，曲直，遠近，精粗，新舊，淺滿，清濁，剛柔，肥瘦，冷暖，動靜，敏頑與哀樂等等的本色——這是畫家所當知道的，因爲他們本身原來各是畫家呢。

被美景所吸引來的遊人的步聲，自遠而近，扣動心絃深處；倘若聽到這音樂的人是真的美術家，他的紙上當已留着這真的樂譜與歌曲了。

一位年老的女子走近來看畫，並問我說：

‘先生,你是日本人嗎?’

‘我是從北京來的。’

‘那末你將拏這畫到北京去展覽的。啊,我很知道,中國的藝術是很美麗的。’

XXXVI.

在淺灘上潑水的小孩。

圖畫將要畫成，覺得在陰地的寒冷了。涼風從巖中直灌而來，使我不能再留。

出巖衙，過橋，在酷烈的太陽中也不能久留，於是又回到這一岸，在沙灘坐下。

裸體的小孩五六人，在離我稍遠的灘上淺水中浸着，相互潑水，最小的不過三歲，立着默看，但也一樣的水浸到兩膝。他們見我之後，便停止潑水，互相私語，不久都急步上岸，避在矮樹叢中了。這大概是他們討論的結果，認我爲可怕的東西。沒有兩分鐘，較長大的一人又在水中，而其餘的也都陸續的從樹叢中出來了。

我只顧自己作畫，幾分鐘內，沒有注意他們，他們都如初出水的鸕鶿的排列在我的前

面了。我問：

‘你們都懂法國話嗎？還是只懂方言的？’

‘我也懂法國話的，因為學校中是說法國話的。’年長的小孩說，而且問我，‘你是從那裏來的？’

‘我從里昂來的。’

‘你去過巴黎嗎？’

‘沒有。你呢？’

‘我也還沒有。倫敦也如巴黎的美麗嗎？’

‘我也沒有到過倫敦。’

‘也如柏林的美麗嗎？’

‘我也不知道。’

‘中國的京城是什麼？’

‘北京。’

‘北京也如巴黎的美麗嗎？’

‘北京也是可愛的。’

他指我的畫盤中的紅色而且發問：‘這是什麼？’又依次指其餘的顏色，一一問過來。

我要作畫，又要說話，很是分心，而且疲勞，因此就與他們說，‘我這一回還不走哩，你們去多逛一回，等我畫好之後再來看。’然而他們不懂似的仍舊立着，而且仍舊問，‘這是紙嗎？’‘這種筆叫做什麼？’……後來一個瘦長的小孩取了泥漿塗抹在他人的臉上，這面龐是長圓的，肌肉厚潤。他的眼球緩緩的轉過來，對我微笑。他或者欲藉此對我表示他對付受此種待遇時的態度。他不擦去這泥漿，任他留着點綴在肌肉厚潤的微笑的臉上。這當然，我已明白他對付受此種待遇時的態度了。不久，別的小孩又鬧出些亂子，因此一個遠逃，一個急追，而其餘的跟着，都遠遠的走去了。

XXXVII.

畫後歸來遇雨。

黑雲從南方漸起，瀰漫到西邊，遮斷日光，景象爲之大變，不能續畫，而且時已五句，回去不宜太遲，於是收起畫具便走了。然而我並想不到將有大雨，因爲我還是按照在家鄉時的習慣，以爲沒有根的雲是沒有大雨的。不料雨竟逐漸的大起來，我張起陽傘——早晨遮了太陽來的——倒也不以爲意了。但看迎面而來的自動車的玻璃上，滿綴着斜紋的雨絲，而且自動車急行，如晚歸的飛鳥，如被箭矢追逐的走兔，因此始悟大雨之將至。我入剪髮鋪未久，雷電風雨一齊到來了。

剪髮完畢，立即出門，雷電風雨那裏能夠阻止我的行程。然而口渴異常，故往飲加非。進加非店坐下，有人在裏邊招呼我。他

是在 P 君的間壁住家的。他邀我同飲，而且說飲完可以同上山回去。我想：我不要飲酒，而且不要人同行，況且看他已大有醉意，也許要耽誤我的時間；故我說不會飲酒，而且急於回去，我先走了。

我離開小鎮，很是清快，想起日中的酷熱，愈覺涼風之沁入肺腑。但風雨忽又緊急，衣褲漸濕，不久手中的畫夾也漸濕了——這畫夾中藏着新畫的風景的。我繫畫夾於傘下，但不久傘也無濟於事，畫夾與顏面上都受風雨的打擊了。黑雲成塊的奔馳，電火卽在這種雲塊間往還飛渡，雲很快的沈下來，電也跟着沈下來，與我漸漸的接近。倘若我相信電是雷神加於惡人的刑具，我就不必擔憂了，因為我絕對不能與他申辯我的善惡，只得聽其判斷。但我明知雷電是無知的，他這樣的沈下來，也許要觸着我，他不知避我，我總當設法避他。然而我處在這曠野中，沒有東西可以

爲我避電，更沒有人爲我想避電的方法。總之，我離開我的四圍的人太遠了。倘若我觸電在此，一個認識我的人也沒有知道，將來有不認識我的人走過見了，便會說：‘一個不經心的小孩，不知道是做了什麼不緊要的事來的，或者是想做什麼不緊要的事去的，在這裏自己受苦了。’在加非店約我同行的人知道了，也不免要說：‘我約他同行的，但他要先走。’我希望他立刻來，我寧願改變我不要他同行的主張；倘若他來，我就跟他走。然而在我的四周，盡我目力所能及，不見一個人，有誰肯走近來伴我同行呢！

我望見一所莊屋，就走近去，立在簷下，簷窄不能蔽雨，故仍張着雨傘。雷電緊急如故。但在屋簷下，想不如以前的危險了。

我計畫：倘若在加非店約我的人來了，自然與他同行；不然，只要雷電停止，我也就可以一人回去了；更不然，則等候一小時，至遲至七

點鐘，只得冒雷電風雨上山去了。計畫已定再計畫也沒有新方法可以發見，於是思想別的問題了：今天畫了兩幅畫……回去記日記……這是畫後歸來遇雨。

啊，我處在緊急的地位，還在思想別的不緊急的問題，母親及二哥知道了，又要說我太寬心了……

遠遠的兩人走來。我想：這當是約我同行的人了。我走開去看他們，這是老年的一男一女。我這樣的走近去注視他們，他們或者要疑懼起來：一個外國人在沒有人的半山路中凝神注視，豈不是想有什麼貪圖嗎？我想免除他們的疑懼，所以說，‘我怕雷電，所以等候一個鄰居同行，他是在加非店中約我過的，然而等了一點鐘了，他還沒有走過。’所幸這兩老年人的住處與我的相距不遠，而且他們很願我同行。

回到寓所，R君及夫人正等候着我，同聲

的說：

‘啊，回來了。’

R 夫人怨恨似的，其實是同情的說：

‘你知道：我們望念你，以爲你有了什麼危險了！’

XXXVIII.

一段美妙的歷史。

我在山前散步，見許多可畫的景物，只是太陽驕甚，把我欲畫的志願消鎔了。回到房中，在微微的疲倦中，日常屢現的一個思想復現了：在國內的學生，因為社會的種種缺點，不能安心求學；但在外國的也何曾能夠不空費時間！在這沈悶中，我放下書本，走往窗口去了。

從樓窗望下去，有一小車，載着許多雜貨，小驢駕在車前靜立着，什麼聲響都沒有——這大概因為什麼東西都受着一聲不發的運命的支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聲響可發了。

到了我下樓去午餐的時候，見一生客坐在窗口，拿鉛筆在小簿上寫字。我與他略相招呼。R夫人說：

‘他是賣雜貨的。一回兒讓他同我們午餐——他是很好的人，他每次經過這裏，總是在我們家裏午餐的。’

不等介紹，我已明白。他是門外的驢車的主所有者，而我可以推想，他在小簿上所寫的，不外乎付印花布半米突，收兩法郎等等罷了。

不久，他翻攏小簿，從許多信紙信封中取其各一，其餘的放在一邊，他開始寫信了。這似乎可以使我起敬。我在家鄉時，曾見談風雅緻的人，拿了一張信紙一個信封求人寫信，與他相比，究竟是不同了。

午餐時，他的坐位與我接近，而且很高興與我說話。他說：

‘我是意大利人，在法國這樣的做生意，已經很久了，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做這生意的了。’

‘你做了幾年了？’我問。

‘我今年四十五歲，二十餘歲就做這生意，那末已經有二十餘年了。’

他舉起酒杯，紅葡萄酒剛沾上他的唇邊，他就放下酒杯了。他眉飛色舞的說：

‘是的，年幼的時候，我在法蘭西做生意，意大利的駐法領事要趕我到意大利去當兵，我逃來逃去，躲來躲去，但後來我終於只得回去了。’

寧願在山野間趕驢車賣雜貨不願當兵的人被逼回去，誰不代為憤慨！但他仍是和顏悅色，使我不解其故。他說：

‘我告訴我的妻：我已回來了，警察一定知道的，我去躲在小屋中，他來問我時，你不要告訴他。’

他又停說了。他說法國話很順口，只是發音略有不正確之處罷了。我因想起，住在法國十餘年的中國工人的法國話就遠不及他了。而且他們都只知道千篇一律的教訓人，說‘你們到此地來總應該求一點學問，不要隨隨便便！’而且我同時明白，我與其餘的

中國留學生也不及他國在法國的留學生，正與中國在法國的工人之不及意大利工人一樣。不等我想完，他又繼續的說：

‘警察果然到我的家去了。我的妻對他說：

“警察先生有何要事，來得這樣早？”

“你的夫已經回來了，現在他在那裏？”

警察問。

“不錯，他已回來過了；但不知他又到那裏去了。”

‘我嗎？我又到法國來了。’

他又擎起酒杯，漸漸的送到滿染春色的面旁，他說：

‘這是一段美妙的歷史吧！’

XXXIX.

‘快喝熱酒!’

驟然的刮了幾陣風，氣候遠不如午間的炎熱了；黑雲大大小小的升高而且擴張；明知太陽未曾西下，而暮色却已趕先到來了。P君慌忙而且憤怒的回家來，取鍋在爐上煎水。他說：

‘真的不要自己的性命！性命以外，還有什麼東西要緊！這樣的天氣了，他還不肯回來。’

他說完又出去了。不久牛車隆隆的近來，滿載新穫的金黃的麥桿。牛車在倉庫前停下，小狗狂叫，蒼蠅在牛旁飛繞，P夫人汗顏入倉庫去了。

P君又入室看他所煎的水，轉身對我說：
‘他還不肯回來呢！麥已收回來，那就該

完事了，其餘的該讓他人去做了；然而他還要將自己填在麥桿中去呢！’

夫人回來了，面色通紅，似乎汗也是紅的，如雨後照在晴光中的溪流，山如此其紅，水如此其急，而且蒸成烟霧。他一言不發，任憑 P 君譴責。

P 君倒熱水和酒交給夫人，且說：

‘真的不要自己的性命呵！快喝熱酒！’

‘我去換了衣服來。’夫人說。

‘不要立在風前！’

XL.

忙收穫。

我接到教師 D 君的信：

‘我現在鄉間，在滿是自然的前面畫油畫，爲我自己用功，而且藉此休息一學年中的疲勞。

‘我祝你也很有功，得到一個學問的好收穫，在入學時給我看。’

這時節，鄉人正爲小麥的收穫而忙碌。R 君屢次看風雨表者已好幾日了，他說這幾天不會有雨的了，於是決定去割麥。R 夫人雖不割麥，但起身也較日常爲早，可以早早料理飲食，而晚間當 R 君及工人趕牛車載麥回來時，他高高的舉起煤油燈迎上前去照料。他們手忙腳亂，幾乎連飲食的功夫都沒有了。

我到此地來，原來只求隨見隨畫，隨見隨

寫,並不希望什麼成績;但近來所見之多,不勝
爰拾,而且看了鄉人的小麥收穫的忙碌,不禁
也覺手忙腳亂起來,我於是又想到以前的問
題:我不能預料,我的掇拾的成績能與他們比
否。然而一樣思想,兩樣神情。我以前自己
比擬家鄉的沿河撈取他人洗菜所拋棄的爛
葉,沿街掇拾樹上掉下來的枯枝的貧苦者,是
喫了飽飯假扮乞丐的,扮得像不像,於我無甚
利害。現在的以收穫小麥的鄉人自比,是在
不收束脩的教師前做學生了,因為他不收束
脩,所以愈覺學不到教師的功夫之可自恨了。
D君之祝我得到一個學業的好收穫,不也是一
個不收束脩的教訓嗎?

•

XLI.

鄉人壽長。

因爲收穫的忙碌，R君雇來一個工人——與其說他是被雇的，還不如說他是被請的，蓋R君並不出工資，只給他一切飲食罷了。雇了工人而不給工資，實在可使我們同情於勞工者氣憤。看他的粗笨的舉止，原不免令人失笑；然而倘若因此而不給工資，不更是欺人太過嗎？況且他的工作都是盡心盡力的做的，而且他的心是良好的，他的力是強健的。我頗看得出，他的男女主人都暗暗的竊笑他，嫌憎他；然而在事實上，却也不算虧待他了。他與男女主人及我同處飲食，物品完全相同；我是從城市中來的，從外國來的，他們視爲上賓的，我是付他們膳宿費的，他們視爲顧主的。以男女主人款待我及款待自己的飲食待他，

不算輕視他了，故可說他是被請來的。每日早晨七時有加非，牛乳及麵包，九時有麵包湯及酪餅。午間肉類二件，蔬菜一件或二件。晚間，蔬菜湯加酪餅，又有鷄子一個。而且常有特別添菜或糕果之類，決不缺他的一份。早晨起身不必過早，晚間睡覺不必過遲，有新鮮的空氣，有自然的樂園，城市中的苦工，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遠不如他的快樂了。城市中自然也有很多自以為快樂的人，但苦工從來沒有快樂的機會。他們日夜在困苦中愁沒有喫的，愁沒有穿的，還愁得疾病，然而總免不了飢寒疾病。而他們又被冤枉認為城市中道德墮落的罪孽。

鄉人勤苦如牛，我也承認這個比喻；然而我可以說，鄉人勤苦時如牛，但仍舊是人，因為是自主的，快樂的；城市中人勤苦者如牛，但永遠是牛，因為另有一種快樂的永遠是人者主有而且支配他們，如鄉人之於其牛。鄉人年

幼時沒有修養，年老時沒有休息，確爲其大缺點。但城裏苦工何曾不如此呢？

有一回，一位鄰居的老太太在閒談中說起：

‘鄉人壽長，因爲鄉人多作工之故。城市中人那裏像鄉人的多作工呢！’

鄉人多作工，確爲其長壽的一個原因；然而城市中的苦工——或者爲表明他們的性質起見，逕稱他們爲城市中的牛——卻因爲過於作工而爲其短壽的一個原因。

鄉下的老太太不知道城裏苦工的艱苦；然而城裏苦工知道鄉下人的快樂的吧。

XLII.

牛何知？

提到人做牛，就想到牛的問題了。

我到此地來以後，屢次聽到牛的歎息，這實在是在此地我的惟一難堪的事了。我想怨恨他；然而我又想，他既然歎息；自然有不平在心，我不能同情，怎麼反忍心怨恨。我想同情他；然而我不知道他的衷曲，而我自己，對於一切都滿意，沒有歎息可以發生。倘若他是爲生命的大問題——我窮思極想的這樣推測——我自然十分同情然而我也只有歎息。村中多一個我的歎息，或者全人類也都受感應而歎息，歎息只是歎息，而生命的大問題還是生命的大問題。

這一天的傍晚，R夫人家的母牛的歎息是最悲哀憤激的了。R夫人知道他的心曲，

高聲的罵他：

‘好完結了！要這樣難過的嗎！’

於是我也懂得他的心曲了。這時星眼閃爍，晚風襲人，黑暗中只聞車輪轆轤，不見形影，乃是 R 君與工人載麥回來，而不久又趕空車而去了。母牛雖然在廄中，但他聽聲音，便知道兩隻公牛又牽車而去，故悲哀憤激的歎息。

我不甚詳細知道：是否母牛不必作工，只讓公牛偏勞。我也曾見有母牛耕田的；但我可以無疑的說，R 君家的一隻母牛之不必作工，是有一隻小牛要他哺乳要他看守之故。

幾天之後，自動車的汽號憂怨似的殘喘似的叫近來，這隻小牛就於這時節離開母牛了。R 夫人見這兩個從小鎮來的屠夫，很是慌張，因為 R 君正駕了牛車到小鎮賣麥去了——屠夫也說，他們在路中遇見他的。

我想看看小牛出門的情形，所以走到門

口去。

小牛的四隻脚被縛在一起，掛在秤鈎下，由兩人抬着。R夫人指秤星說：

‘八十六基羅。’

‘八十五！’一個屠夫說。

‘那麼八十五基羅半罷！’

屠夫放牛在地，拍R夫人的股說：

‘倘若有肉如此，就當照算。’

大家在室內算賬，付錢完畢，他們出去了。我想我一定會見到：兩人抬着被縛的小牛上車去。當我遠遠的望見小牛半身露出在門前的時候，見小牛緩緩的走，而前面一人並無綫索拖牽，只是引導的樣子。這樣和平而且從容，實在出人意外。我方悔我疑人爲殘酷，是我的罪辜，不幸見小牛的尾巴被後面一人緊緊的握住，欲推似的在門前經過了。此後再不見什麼，只聞自動車的汽號憂怨似的殘喘似的叫遠去，以至於不聞罷了。

自動車的叫聲漸去，母牛的歎息漸來。

第二天，R夫人說：

‘昨夜母牛緊緊的叫了一夜，天將亮時更甚。’

然而我好睡覺，沒有聽到。所不能忘的，只是小牛的前途。所以我回對他們說：

‘小牛或者也是這樣的叫了一夜罷！’

‘小牛嗎？他必已只是肉放在肉鋪的櫃上了！誰肯養他呢！’

當我往野外作畫時，屢次遇見在草地上的鄰家小牛，他們必停止喫草，身體毫不移動的定睛打量我，如我在中小學校時的學生打量教師。我所攜帶的畫架畫板，確為小牛們所初見，故煞費他們的思考；他們有時驚懼，直奔的逃避；有時輕視，一搖一擺的表示對於我的傲慢。其實他們所輕視的我，完全就是他們所驚懼的我；逃避也罷，傲慢也罷，我還是一樣的走我的路過去了。美術學校的解剖學

教師 G 君曾說：

‘小牛的兩隻眼睛的距離很寬，不像猿猴的兩隻眼睛簇在一處，表示險惡。’

因為小牛之不險惡，所以我更不能不同情了。

母牛的叫聲漸漸的緩和了，或者他也自知安慰的說：

‘他(小牛)是被上帝叫去的，他到天堂享福去了！’

我這樣的猜度，並不含有諷刺之意。我敢很鄭重的疑問：從來許多拉車耕田的公牛，許多生產哺乳的母牛，是否比這隻被賣的小牛幸福？小牛長成了，還是不免拉車，耕田，生產，哺乳這等事，而且也沒有這等事以外的事了。人類的生命也當作如是觀；但從過去的歷史推測將來，人類的希望過於牛類，在人類中確也有許多如牛的過了一生，對於人類的大生命毫無裨益，或者還留下許多禍害；但大

生命是有希望的，故各人都有這大希望的一份，某人之是否有希望，或某人之是否想做到這個希望，只得讓他自己去主張，因為他是應該自己主張的，我不能以我所責備於牛者責備他。牛的大希望在那裏呢？於是我不得不重於責牛而輕於責己了。但牛類的不能自由，原由於人類的束縛，我們不能加以束縛而反責備他掙扎之不力，正如對於勞工解放及婦女解放的問題一樣；然而我希望牛表示他們渴望解放的熱忱，或者最好說一句人語：‘我要解放，’使人同情，——雖然只有瞎嚷或空做文章還是無益的。倘若他們一言不發，一想不想，只知道長嘯短歎，這是傳達不到人類的心中的，或者人類假裝他沒有傳達到——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歎息到一千年一萬年以後，還是與現在的牛一樣，還是與現在的一千年一萬年以前的牛一樣！

XLIII.

野花香醉後。

六句鐘起身，見光度很強，由窗外反射而入室內。這光度雖強，但光色不紅，知不是晴天的紅日；故我想，或者昨夜下了雪；然而，這裏雖較冷，想總不會在八月間下雪的。因為急欲解決這個疑問，故我剛纔所述的一番觀察與思考的功夫只費了幾秒鐘；而且並不能說：我爲了想解決這個疑問，費了幾秒鐘，因為我一邊正在這樣的觀察與思考，一邊卻在披衣，倘若我不這樣的觀察與思考，這幾秒鐘原要消費在披衣上的。到了觀察與思考的最後一秒鐘，衣服也已經披上了，於是我忙着揭開窗簾，果然，一望皆白如大雪之後，非但填平高低，而且接連天地。這是朦朧的重霧。

我醉了酒似的，彷彿是有翼的鳥，灌了氣

的皮球似的，彷彿是有鱗的魚，因為是酣醉，所以看了室內的錯雜的東西，模糊不清的不在眼中，因為是皮球，所以接觸物體便發生高亢的彈力，肩着畫具，不知道重，踏在帶露的草上，不知道濕，我被包圍在隔着白霧的萬綠叢中作畫，頭腦還是漸漸的擴大而且飄舞，胸腔和諧的起伏，為吟詠‘呼吸自然的香美’的歌曲拍節。

這時雲霧搗成碎片，如流水上的落花與浮萍，落花被流水所愛，牽了手去了，浮萍打着回旋等候流水們送來的知己；山峯最喜歡兒嬉，忽高忽低，忽左忽右，與白雲追趕或者逃避，有時躲在很遠的地方，然而不久又回到我的眼前了；風似乎是妒忌，然而仍是高興似的，趕跑了雲的羣衆，他們漸漸的退下去，雖然沒有抵抗，卻已變了臉色，然而新的羣衆又補充了這個社會；只有樹是不怕什麼威風的。他搖搖擺擺，嘻嘻哈哈的做出許多譏諷的樣子，他

決不肯退讓，然而他究竟暗中喫苦，灑灑的落淚；也許有兩個小蟲，爲了要喫一個更小的蟲的權利問題，正在爭鬧，適巧，因爲抵抗威風而自己喫苦的樹的一滴暗淚，掉在這三個小蟲之上，三個蟲都夾泥帶水的掙扎，而且同聲的說：

‘誰喫了飽飯，這樣高興，用了唾沫來沈溺我！’

小蟲會受了其餘兩個的爪牙的傷害，已不能支持了，狠狠的說：

‘死了他們兩個豈不很好！’

於是先死了，他們倆呢，相互的說：

‘倘若沒有你，我早已吃過小蟲了！’

於是兩個同時也死了。這社會中的事情，必比我所見聞的所想像的繁複到無量數倍，然而我沒有到他們的民間去，所知道的，只是浮泛的幾件罷了。他們的這番變幻，大概都是瞞了太陽做的；等太陽開了眼，在雲縫中一窺，

大家都漲紅了臉，羞恥的微笑了。我想畫這個社會的變幻現象，就是不到民間去，只就浮泛的而論，畫一千幅也還不足，倘用快照，照一萬片也還是不能盡，我的區區一幅畫算得什麼呢！吾友V君常宣傳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之一篇中的主張，勸人對電影作漫畫，因為這是描寫社會的動象者的一個進階，他以為電影雖只是單片的集合體，但兩單片之間各有動象，但在作畫的時節，比真的活的動象容易畫得多了。我於很贊成他的這等話的教授法之後，或者可以藉口於他的話，說：我的畫中是包含無數動象的，算是我只以一幅畫表現這樣變幻的社會的解辯。

飛也似的到了數十丈路遠之處，蹲在大路旁的溝中，畫那隔了白楊的村舍，參差的紅的屋頂，在果樹叢中，因霧的流動而出沒，如月下看紅花，風吹花動，如池中看金魚，水波成紋，最醉人的是眼前的黃白野花，他們不示人以

瓣萼的形狀，只是忽聚忽散的無數細點，他們不如香水的揭開瓶蓋必發香氣，只是若有若無的略可捉摸，我總懷疑，這或者是在夢中，否則何以讓我獨醉在這樣的連幻想中都未曾有過的香甜鄉中呢？我雖然知道我是醉了，而且是在夢中，然而覺得心境反清快多了，於是名這畫為‘野花香醉後，提筆心更清。’

第三張是進村中畫村外剛纔作畫之地了，走到這裏，才知道剛纔那裏並不是夢，要到這裏才是做夢哩——然而我或者真的是在夢中，我分別不清楚了，倘若這裏的不是夢，那末那裏的當是夢了。小孩們圍繞在我的身邊較遠之處，其中一個是掛着鼻涕的男孩，一個是以右手的食指放在唇邊的女孩，小孩的圈子以外是山羊，更遠是母牛，我在這圍陣中作畫。小孩們的母親們來叫喚他們的小孩，在小孩們的流連中，他們也遲疑了。其中的一位是頗認識我的，他問我：

‘孫先生，你在禮拜日也作工嗎？’

‘是的，因為霧未必肯等我到禮拜一呢！’
我說。

在他的旁邊，發出另一個女子的聲音，然而我未曾抬起頭來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很輕的說：

‘他大概不信宗教的，所以星期日還是作工的。’

雲霧忽然的遠去了，我追趕至山崖，盡我的目力，送他到天邊——這又是一個海天遠別！天際有黃有紅，是黃海，是紅海；山峯浮出霧上，是海中的小島。一樣景象，一樣相思！山與樹經霧的洗刷而更清，他已一掃塵濁而去了。小鎮的瓦屋及白楊，參差而卻有行列，不如地圖的塊紅塊綠，然而變化有致，不如軍隊的一縱一橫，然而自成條理，這或者就是藝術家所找的原則，所可名為活潑，名為調和，名為生命，或名為靈魂者是也。

回到寓所,還不過午間,R夫人正在預備午餐,因為這是禮拜日,所以食品很豐。大家看畫,似乎都說我可享此盛饗而無愧了。

我想:半天功夫畫四幅,一天畫八幅,十天八十幅.....倘若從初作畫起,就這樣肯畫到現在,不知有若干幅了!

我口在喫,又在說,但心還是醉在夢中,忽聚忽散的細花,忽有忽無的微香,在雲霧中飄動,我願永遠的醉在這個夢中!

XLIV.

跳蚤給我的不安。

睡眠時，常有小蟲似的在衣褲中的皮膚上忽東忽西的跳動，這一定是跳蚤。他雖然不使我癢，也不使我痛，但總給我許多不安。到了早晨，翻開被褥，却只見許多微細的血跡，不見這樣的使我不安這樣的遺留血跡的許多跳蚤——每天只有兩個或者竟一個也沒有。但我對於這種不安是不大理會的，每天早晨翻開被褥找尋一次，不過是每天起牀後疊被時做慣了的一個附帶的功課——尙且我已覺得我的多此一舉了。

然而，到了這一天的早晨，我却不能讓我再取這種態度了。我屢次經驗我的含忍與自制就是他人對我的恥笑。我能含忍跳蚤給我的不安，算不得怎麼的美德；但，也許有一

天 R 夫人於換被褥時發見這許多微細的血跡，他 不免要說：

‘這許多的血跡！孫先生，你不覺得遺留這許多血跡的跳蚤給你的不安嗎？’

我要免除 R 夫人以我爲麻木不仁，於是我於這一天的早晨宣布這個事情了——然而我並不因爲跳蚤給我的不安。

R 君聽我說被褥上有血跡的話以後，立即轉頭很嚴厲的向夫人說：

‘這是你整理得不清潔之故！’

我以前絕不想到，他將加夫人以如此嚴厲的責備，而夫人的慌張失措，也是出人意外的。他說：

‘這裏是很清潔的！所以我最不喜歡貓上桌，他們是齷齪的！’

我竭力的解釋，有跳蚤並不是整理得不清潔之故，而且我並不很覺得有跳蚤。我要打斷他們的話，不使他們永遠的不安下去，於

是說：

‘我有被褥帶來的，我們換他一個，且看他以後怎樣。’

到了午後四句鐘時，我在 P 君家等候信差之後回來，正想來用功，還未走進房門，就見房中景象大變，使我驚異，地板全濕，地毯與被褥東一塊西一塊的涼在窗口及椅上，桌上都遮蓋着報紙。R 夫人在釘釘鑼鑼的磁盆擊撞聲中從牀側伸出頭來，還帶了早晨爲了我說有跳蚤而不安的容貌，說：

‘這樣的打掃過，大概不會再有跳蚤的了！’

‘這可太麻煩你了！本來用不着這樣的麻煩你的。’我連連抱歉的說。

我回來實在想用功，尤其想續寫山野掇拾寄往晨報，然而我不能拒絕他待我的好意說‘不必打掃了！我要來用功了！’我只得拿出我的含忍與自制的老本領來，於是我到山前散步，坐在草地上計畫我所應做的事情，然

而我總覺得我空費這許多時間之可惜。幸而見到樹上滿綴的榛子，採來消遣：脫去花托，剝去果皮，然而沒有果實。啊，我空費這許多時間之可惜啊！

回到房中，非但地板沒有乾，而且 R 夫人還在打掃，我只得回下樓來。啊，我空費這許多時間之可惜啊！

此後每天早晨，R 夫人必問我‘昨夜有跳蚤否？’啊，這纔是跳蚤給我的不安啊！我知道：他於打掃完畢，未等我睡眠，他就想這樣問的了。然而此後睡眠時仍有小蟲似的在衣褲中的皮膚上忽東忽西的跳動，被褥上微細的血跡，又日過日的多起來，每天在被褥上仍然至多不過一二個跳蚤，而每天在鞋襪背上總有四五個。然而我決不願再宣布了，因為這還算不得跳蚤給我的不安。

XLV.

城市空氣。

我立在草地上畫大風的時候，一位鄰人陪伴兩位姑娘從右邊走近來，髮與衣都在風中飄揚——正如他們眼中的我一樣。這位鄰人先招呼我；當我抬起頭來回答他的時候，兩位姑娘也招呼我了。停了一回，兩位中較高的一位說：

‘先生是里昂美術學校的學生吧？那末我們已見過你於暑假前在學校陳列的作品了。

他們說，他們是從里昂來的，但我看他們沒有想輕視我或見我驚懼之意如多數的城市中人的樣子，故我也毫無猜忌的說話而且還是照常的作畫。不久，他們說：

‘請不妨害你的工作罷！’

於是都去了。

畫完之後，到房中放了畫具出來，遇一老人，我與他都略略點頭招呼。他的鬚髮全白，鬚並不長，不軒也不垂，只是平直的兩撇，髮甚短，如一和尚；他的面色幾與鬚髮一樣的蒼白，兩頰凹入，額大而下巴小，故面如倒置的葫蘆。他說：

‘剛才 P 君講起你的。那末你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

我看他有輕視我之意，故我照例的想：我應該有些表示，使他改變他的態度。然而我又照例的想：我很知道，我也是驕傲的，只是被許多教訓束縛着，不能輕易表現，所以還是含忍與自制些爲是。自然，這位老人，大概與別人一樣，見了我的無所表現而更加輕視我了。他說：

‘據說，你是學畫的，我的兩個女兒，你見過的了，也是學畫的。我也懂得畫的呢！我們

將來來討論罷。’

我瑟瑟的顫抖,彷彿在什麼考試官面前似的,然而我自己也不懂,正如他人所當質問我的一樣,我在學校不願被人考試,爲什麼不能設法避免這位老人的考試呢?

我一面有口無心唔唔的回答他,一面在寒戰中想:這幾天來我已飽染鄉村習慣,我沒有方法應付這位城市空氣十足的老人了。

然而我終於不能完全保持我的含忍與自制,冷清清的支吾了一回,不等他的考試完結而逃脫了。

XLVI.

一日間的心的起伏。

在房中畫磁瓶中的花球還沒有到一半的工作，就感到倦怠了。這一定，早晨六句半在大路旁畫‘霧中的貓山日出’時受寒了。

下樓去，R夫人照常勸我飲他自己浸的藥酒。他正在和粉做麵包，他說：

‘我們今天做麵包了，孫先生喜歡看，今天可以看了。’

我不大有心意理會他；現在想起來，似乎當時我忘記我曾說喜歡看做麵包的話了。

精神總是不大好，於是往P君家想取些茶葉。小姑娘見我說：

‘他們都到葡萄園插木榦去了，你有事我可以告訴他們的，等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事，’我說，‘這陽傘是昨天

下雨時他們借我的,請你交還他們。’

他取陽傘到他家中放了出來。他說:

‘我們去採榛子去啊!’

我攀下一枝,摘下一球,是聯結的三粒,正是成熟了,而且很肥大。小姑娘比我短小得多,然而一枝一枝的攀下來,一球一球的摘下來,比我敏捷得多,他脫去綠色的花托,滿握的交給我,從他的小小的手指縫中露出淡赭色肥大的榛子。

回到寓所,R夫人請我爲他去買糖,他正以他正在做麵包不能放手,而且這糖是用了做蛋糕給我喫的爲理由。做蛋糕給我喫,所以要我去買糖,原是對小孩子的話,然而他正在做麵包不能放手,確是真情,所以我第一次代他買東西了。

雜貨鋪主很是和藹,我買了三法郎九十五生丁的糖,給他一百法郎的鈔票兌換,他毫無厭煩之色,怎麼不使人感激呢!

我脚步很輕快的回來想看做麵包，R夫人說，麵包已送到爐竈中去烤去了，快去看去！我到爐旁，一叢人都向我看，我說，麵包已送來烤了嗎？一人說：

‘在爐裏呢。等一回，你就會見到麵包從爐中取出來的。’

這說話的就是面色幾與鬚髮一樣蒼白的老人。工人揭開爐門，叫我往裏邊望，果然，白粉團陳列在爐中，然而並不燒火，只有一堆燒柴後所餘的紅炭，堆在爐的裏邊。我很明白，在山鄉有的是柴，所以先在爐中盡量的空燒好久，到了烤麵包的時候，只用燒柴後所餘的爐中的空氣的熱度罷了，因此我說：

‘這熱度已夠烤熟麵包的了。’

‘怎麼不夠呢！’老人說，‘倘若人走進去，也將烤熟到好喫的了。’停了一回，他又說：

‘中國不做麵包嗎？’

‘不大做的。’我說。

‘那末喫什麼的呢?’

‘喫米飯或麪飯。’

‘你喜歡喫麪包嗎?’

‘我喫麪包也已一年半了。

‘中國也有許多書麼?’

‘是的。你或者已聽人說起過孔夫子的了;中國還有許多人——古時的,現在的——也如孔夫子的著過許多書。’

他所謂也是學圖畫的兩個女兒來了,他便對他們說:

‘孫先生剛才說,中國不喫麪包的,喫米飯麪飯的。’

‘米飯麪飯一定是好喫的,我一定喜歡喫米飯麪飯的!’他們中的一人這樣說,那一人附和他。

‘中國人不喜歡女子的,’老人又說,‘生產後見是女孩,便溺死他。’

‘溺死女孩在中國間或有之,’我說,‘近

世知道男子與女子一樣的是人，那就不會偏愛了。在歷史上女子很少著名的，這就是在法國也是如此，你們也很知道的。然而以後決不如此了。’

‘我不相信中國現在還有溺死女孩的人！’他們說。

工人持長柄鐵鏟從爐中托出麪包說：

‘麪包已經熟了。’

啊，這真是當頭棒喝！爐已烤熟麪包了，但我做了些什麼呢？然而總算看過做麪包了。

回來晚餐後從樓窗中望見貓山背後未曾透露的月光，照得雲霞燦爛，我禁不得拋此美景不畫。我喘息的希望月出貓山之背的第一秒鐘立即到來，但也怕他立即到來，於是名這幅漫畫為‘等候着’(En Attendant)。

以後又畫一幅‘二重光’(Deux Lumières)，是初出的月光照在將殘的麪包爐火之上。

十句鐘回到房中，早晨畫花球半而不結的畫幅還展在架上，不禁身體又懶了；幸而有睡覺可以逃避這個困難。

XLVII.

兔和我。

R 夫人在院子裏遇見我,對我說:

‘我們看兔去!’

他拉開廐門,便見黑魃魃的一間大屋,我頗有點擔憂,兔在這樣大的屋中,不免是滄海一粟,我不會見不到嗎?進門即覺熱薰薰的氣味。低頭一看,滿地乾草,如山脈如水波的起伏,然而並不活動。暗黃的草莖,灰綠的草葉,‘木乃伊’似的乾燥而且皺摺。大家都如我所知道的一樣:除了充當兔的食料以外,什麼是乾草的生命。

雪白的一團,在屋底的右角跳到左角,脊梁彎曲如老蝦公,兩隻耳朵緊緊的靠在背上,如受驚的小孩之於其母親,紅的眼睛張得很大,欲以遮蔽全身,如雪後晨曦的光芒之遮蔽

白雪。他的身體，儘是縮小去；倘若這是可能的，他必願意縮小到使人不見，甚而至於從此消滅；否則，他也必願意在牆角發見一個小孔，讓他鑽進去，不大也不小，正如芥子掉在針孔中的適合。然而牆角上竟沒有小孔，而且他也不能縮得更小些了，於是他又張大的跳起來，從左角跳到右角。啊！原來‘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這樣看起來，他還比收受越王句踐的敬禮的怒蛙更是可敬哩，我不得不因為對他的輕視而請罪了。然而我還不敢輕信，他的想鑽進牆洞去，是否爲了想鑽出來，他的肉一碗一碗的裝着被人喫，是否爲了將來想一碗一碗的喫人。R夫人打斷我的思想說：

‘兔生產很多，而且生長很快，不久就會生許多小兔，而且不久又都變爲大兔了。’

我很明白，倘若我們再等一回，一定會見到他又從右角跳到左角，而且又從左角跳到右角，這樣的跳躍，原不妨害他的生產與生長，

然而，生產與生長以外，他也跳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可憐的永是這麼着！

我的姑母雖很少齋戒誦經如一般年老婦人一樣，然而不喜歡喫牲畜，而且尤不喜歡喫鷄。他說，鷄遠比鴨聰明，鷄能鵬雛，而鴨蛋也要鷄鵬；鷄認識自己的籠，每天自己去睡，鴨到晚還不知道睡，要人去趕，但鷄羣中的鴨就能跟鷄去睡的了；鷄一喚就來，鴨呆呆的看，好像不懂的樣子。鷄聰明，所以更加不忍喫他。

在各種書上都稱爲狡兔，而我也曾以這樣稱呼爲確切的；然而今天卻得到另一個觀念了，倘若有一天有人第一次一碗一碗的放兔肉在我的面前，我喫不喫呢？

XLVIII.

桃色的雲。

我想從無論什麼的淚珠的鏡中照見自己的以至於一切大千世界的將來的笑影已數年了，例如許多在場與場外的人對於眼前的一個中國人的事業，都表示十分失望的悲哀，幾乎至於發瘋而哭泣，自然，我也當分任一分罪辜，而且也如此悲哀而哭泣，然而我總不覺得這是如此的既倒的狂瀾似的難以挽回，不能在這無聊的混雜的所謂一盤散沙者當中至少找出一粒金屑，我雖然曾經兩次因為見到光潔的樓梯上的痰跡而心臟緊張，然而同時見到痰跡外的一個粉條畫成的白圈和一行大字‘唉，所謂大學生者如此’而且加以一個大大的感歎記號，所以我相信除如此的留下痰跡的所謂大學生者以外，還有如彼的用

粉條在痰跡外畫圈而且加以一個大大的感歎記號的所謂大學生者在，而且如此的留下痰跡的所謂大學生，在我的眼前出現的，也不過這兩次，於是我的心又自然的放鬆下來，從我的淚珠的鏡中照見自己以至於一切大千世界的將來的笑影了。

春假以前，我曾計畫將完全利用這個假期於野外寫生；然而到了假期，偏只有大風，陰雨和寒冷，我在大風與寒冷中倒已不知不覺的畫過幾天了，但到了四月十八日，非但大風大雨而且下雪及霰了。這在我是何等的可哭的事呵！但我在這無可如何中，在房中關了窗戶坐在窗檻上隔了玻璃畫雨雪中的墓地，而且想，春從天上夾着日光與雨點掉下來，從地下由草木着根的土中湧起來，又從空中風的背上飛過來，於是百花都笑了，然而有時日光，雨點，土與風等變了臉色，且使花枝受感而下淚，這就是這時變幻的天氣了，然而這於

春的前程是無傷的，灰色的浮雲一去，又見春的青天了。我就簡括此意題‘花隨春風笑，花泣春不泣’在這畫上，但因為想簡括，所以很晦澀，再三思索，總是達不出這個意思。

八月十日接六月二十至二十五日的晨報，久待的‘桃色的雲’又來了，他的最後幾段如此輕易的寫出我在‘花隨春風笑，花泣春不泣’中所不能寫出的心情，而且給我對於這信仰的一個堅確的佐證。我現在記其最不能忘的話於下。

春子說：

‘夏姑娘，秋姑娘，哭是不行的。我已經決意了。我決意，拚到那下面的黑暗的世界去了。然而我不死。我是不會死的。誰也不能夠致死我。我是不死者。我是春呵。

‘我現在雖然去，可是還要來的。我每年不得不到這世上來。每年，我不得和那冷的心已經凍結了的冬姊姊戰鬥。爲了花，爲

了蟲，爲桃色的雲，爲虹的橋，爲土撥鼠，我每年不得不爲一切弱的美的東西戰鬥。假使我一年不來，這世界便要冰冷，人心便要凍結，而且美的東西，桃色的東西，所有一切，都要變成灰色的罷。我是春。我並不死。我是不死的。

‘(起來,)金兒,金兒,保重,冬姑娘那里問問好。上面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告別了。然而又來的呢。我並不死。我是春,我是不死的。(跌倒。)’

花卉昆蟲們唱歌: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橋是相思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XLIX.

‘啊！’

一位年約八歲的隣居的姑娘同了他的父親到R夫婦家來，引導了小姑娘稱爲姑丈及姑母者，要求我們允許，在我的後房中暫寓。因爲這個機會，我得看見這位小姑娘。

在這個會集中，R夫婦與我是主，小姑娘的姑丈，姑母及父親是客，我們主客互行相見常禮後，大家圍在燈光下坐定，於是開場談天說地了。這許多人中沒有一個對小姑娘行禮的，而且也沒有一個叫小姑娘對人行禮的。大家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裏的樣子，然而我，從他進門以後，就注意他了。

他斜倚在他的父親的右膝旁，一聲也不發，屢次轉頭看一個一個說話者的面貌。他的面貌如包裹薄紗的蘋果照在月光之下，微

微鬢曲的髮垂在兩邊，又如蘋果之有美葉。左手放在他的父親的右膝上，略略支撐他的斜倚的身體；右手的手指個個春笋似的，慢慢的運動，正在擰他的桃色的單衫。右脚斜伸往外，衫緣以下，襪統以上，是一段裸露的下肢。他的眼珠略微潤濕，故返光很強，因此必見燈火周圍如太陽的光芒，而且如阿米排的僞足的伸縮。他略略感到厭倦的不安了罷，然而大家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裏的樣子。

我完全忘記了，不知是怎樣的開始，我與他相互認識起來了，於是他父親說：

‘對這位先生握握手！’

然而他沒有舉動。R夫人重複的說：

‘你是很聰明的。對這位先生握握手。’他緩緩的舉手交給我，在羞澀中萬分的鼓起勇氣似的握我的手了，這握我的就是指如春笋慢慢的擰他的單衫的手。

我收受他的握手以後，看他的空手拿回

去，頗使我感得不安。正在躊躇間，我轉頭過去，見櫃上的蘋果，於是恍然大悟的取了一個送給他。這種蘋果是我於晚間在院中散步時掇拾來的。凡有自己掉下來的蘋果，都是蟲蝕過的，否則就是大風時也不易落下，我看他的色澤好，而且因為是蟲蝕過了，愈適宜於描畫，故選擇其最可愛的幾個拿回來，原不想供食或送人的。我於送他以後，立即懊悔了，我連忙說，這蘋果還沒有熟，而且有蟲的，不要吃。我於是想到我房中已熟的了，故我立即往樓上去取，而且對他說，我去取了熟的來。

我以兩個蘋果交給他的左手，五個絳紅的李子交給右手——以前給他的有蟲蝕的蘋果已取還了。他的兩握滿滿的，有點動彈不得，於此不得不恨他的手太小了。然而他有方法減輕他的負擔，他放整個的李子吞在口中了。然而我又懊悔我何不先給他一洗呢。

他連二連三的吃，頃刻間右手中，只剩一個李子了，這又使我擔憂了，母親常對我們兄弟說，李子是滑腸的，多吃不消化，我又懊悔我少給他幾個也罷了。但大家只是談天說地，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裏的樣子。

鬧哄哄的一陣，大家都立起來，於是預備引導客人到房中去了。小姑娘的父親對他說：

‘你留在這裏與姑母同睡罷，不必回去了！’他不說什麼，只是尖利的叫喊‘啊！’R夫人，我和其餘的人都相繼的說，要他留在這裏與他的姑母同睡，不必回去了，他也一一的回答以尖利的叫喊。大家如此要求他，無非欲聽他的如此嬌好的回音，如撥胡琴的絃，如按鋼琴的鍵，演奏出美妙的樂曲。

在這陣熱鬧中，什麼人都發言，沒有一分鐘的靜默，倘若寫成劇本，必見是無數的短行。這也就是熱鬧的原因。

小姑娘的父親拿起剛才拿了來的四方玻璃燈，終於帶了他要走了。我說，點了燈去。他的父親說：

‘不必了。這是走熟路，而且很近，我們很看得出的。’

他們父女已走出屋，在院子的黑暗中，我已看不出他們了，但他們還聽到我的聲音：

‘再見，小姑娘，明天再同你的父親來！’

L.

我紀念我的姑母和父親。

從 P 夫人家回來，展開他爲我洗濯的一包衣服，使我大大的動感。四塊手帕，變成雪白全新的了，摺疊又很整齊，所有微微破爛之處都用細線織補好了；線襪也都補好，每一雙一套，新的還沒有這樣的可愛；更可愛的是褲子，褲腳的折痕烙得很平直，褲腳口上被皮鞋磨擦破爛之處已不見了，他已用線很精緻的沿邊縫上一圈了。從此又引起我的讚美女性了。

倘有人知道，或者要說我的呪詛女子與讚美女子，無非是做論的一抑一揚的老章法。其實我是從來讚美女性的，但我對於以女子而沒有女性之美，反兼有男子的鹵莽，缺乏同情等等之短者，這是我所不以爲然的。

我紀念我的姑母和父親了。

認識我的姑母的人都十分羨慕他的針線功夫，我在那時雖然還只是一個小孩，——比現在還要小得多，——但也知道他做來的衣服的顏色和剪裁之稱心。他不但在針線上用功夫，他在一切事務上都表現他的女性之美。我們兄弟都自幼受他的慈惠，我們在產生以前就受他的慈惠了，——所以可以說他也有我們的母親的劬勞，——他每於我們產生以前給白銅大錢一千，這是他在平日選擇而積儲起來的，串在紅線上，結上許多象徵福壽的結。此後，滿月的帽，週歲的鞋，上學的書包都是精緻的繡花的。平日，穿的，絲棉襪，布底鞋，喫的，供神過的水果饅頭，他人喜事送來的紅鴨子，常常封在包裹中從四十里外的鄉下寄來。包裹上總是紅紙的封面，表明這是吉利的；好不容易的拆開他堅固的縫線，見有紅線在衣角上相互的縫綴起來，以防鬆散，

衣袋中常有所謂長生果等，以祈我們的長壽，而且使小孩高興，他決不讓人看見空袋，使人聯想到失望空虛等等之感。有時在信中寫明，這水果是供過文昌帝君的，須個個小孩都喫到，將來讀書一樣的聰明；倘是紅鴨子，則說這是某家的喜事，小孩們喫了可以像他們的昌盛。母親拆開他寄來的包裹或圓籃時，總說：

‘姑太太真細心，他無微不至的愛你們。有的父母愛子女還沒有這樣呢！’

姑母與舅父等常講我的父親從小就是很細緻的。他也常常以細緻的功夫訓練我。有一位朱先生從山中得到一株桂花，來送父親，這桂花是通年開花的，而且常有許多重瓣的。當他盛開的時候，父親抱了五弟在院子中說：

‘我們來數桂花，一共有幾朵是重瓣的！’來數的只有父親與我，而我所得的結果竟能

與他的相符，他頗高興。又常有不甚重要的物品，交我保存，說要用的時候是要問我取的。他在烏石荒坳採取來的插枝的紅薔薇第一朵開花的時候，他捧了花盆放在正屋左邊最近的茶几上，用一條竹枝的叉，支持在花朵之下，他的一舉一動如此細緻，很引起我的興味，想去模仿的做，然而他沒有叫我做，只讓我仔細的看。他說：

‘我看了這朵花如有一個女孩的高興！’我聽了這話，當然聽不出什麼意思，他對我一看，又加以註腳說：

‘我沒有女兒，沒有人見氣的。’

從此之後，我知道一句話中除字面上的意思之外，還有別的話在這裏邊，只聽字面，遠遠不能聽懂說話者的意思哩。後來凡有人向父親求插枝，他必說這只要問我來取好了，因為我的插枝總是活的。我當時很高興，現在想起來，只是他的訓練方法中的獎勵罷了他

專加這種訓練於我，不加於別的兄弟；然而‘日暮詩成天又雪’之詩如何美妙，他也專解釋給我的二哥聽，並不對我講的。

我紀念我的姑母和父親，他們以細磨細琢的功夫傳授給我，然而我遠不如他們了。

LI.

笑之所從出。

在往 P 君家去的路中，遠遠的遇見對我
吱吱的笑的兩個小孩，他們是 C 君的雙生兒
子，一男一女。我每於遇見他們時，總盡我所
想得到的與他們講，或者問他們，然而他們除
應一聲是或否以外，不說什麼，我常想，兩個活
潑的小孩，遇見我，便變了直挺挺的成人了。
這個女孩就是那天看我作畫時放手指在唇
邊的。他們今天爲什麼忽然的不怕羞起來，
對我吱吱的笑呢？我的臉上或身上有什麼
可笑的東西嗎？決不，小孩決不幸災樂禍，況
且看他們的樣子是內心的快樂，不是從外面
感受來的。我在他們的臉上，身上及四圍竭
力的找尋他們的笑之所從出，然而一切都與
平常一樣，我知道，一定是我的搜索太過了，他

們的笑的原因一定很簡單的。我問：

‘你們仍然在田間管牛和羊嗎？’

‘仍然，仍然！’他們說着仍然笑着。

‘那麼牛和羊呢？’

‘他們都在那裏！’

他們知道我還是找不出他們所笑的原因，所以笑得更甚。我只得再問：

‘那末爲什麼笑呢？’

‘看我！’男孩說，而且兩人都蹬腳重步。於是見草地上他們的四隻跣足。我說：

‘你們爲這個而笑呵！’

‘是的，是的，爲這個而笑呵！’他們說。

‘現在夠了，穿鞋襪去罷！’

‘我們的鞋襪沒有了。’

‘我去找，怎麼會沒有的。’

他們看我要找，所以趕前就跑，而且說：

‘真的，鞋襪都藏在石頭底下呢！’

‘那末穿上罷，否則我去告訴你們的母親

去了。倘若踏在刺上,你們就要痛了。’

‘母親要我們赤足的呢!’

‘我不相信!我去了,你們穿上罷!’

我繞過大路的一個彎曲,又遇見他們在草地上跑來了,還是赤着足吱吱的笑。

男孩忽然見我的自來水筆,問我這是什麼東西。他說:

‘你寫寫看!你有一張紙(une feuille)嗎?’

我身邊沒有紙,於是在榛樹上採了一片葉(une feuille),說:

‘這是一張紙!’

他們又大笑。男孩說:

‘寫我的名字Jean!’

我寫在葉上交給他,他接着放在衣中了。忽聞遠遠的一個男子喉音,他們說:

‘這是哥哥!’

於是赤着脚急忙的逃走了。

LII.

建立共和以後的一塊石頭。

與 P 君散步回來，還未走出樹林下斜坡的小路，望見大路上的老人。他的容貌與衣服一樣的灰黑，腰背彎曲，支持在右手所扶的杖上，大家都知道，他的兩腳支持身體的力量已不及一隻右手之強了。木屐觸地的聲音很微，而一左一右兩聲音間的距離很長。在這情況中，很動我愛敬之心，然而或者他見了我們而妒忌呢。P 君常對我說，像我這樣到這裏來居住，村人都高興的，因為可見我愛他們的鄉土；而且每於介紹我給村人的時候，他常說：

‘這裏也來過幾個中國人，然而孫先生是學生，以前沒有學生來過。’究竟這位老人見了我這外國人而發生何種感想，我不得而知

了。

我們走上大路，正與這位老人相遇，我們相互致敬。他完全立定——他原來走得很慢，所以很容易立定。他說：

‘散步嗎？’

他的左手拿一瓶紅酒，我真擔憂他的腕力實在不能負擔這樣的重量，倘若真的掉破了，他還有力量去買第二瓶否。在這相互注視的十餘秒鐘的靜默以後，P君問：

‘這大路建築成還不很久罷？’

‘沒有多時候哩，’老人說，‘這已在大戰以後了，我今年八十三歲，那時我約在四十多歲。’

按他所說的大戰，當是一八七〇年建立第三次共和的戰爭。

他提起杖來指示由大路與斜坡上的小路間的一塊大石，我們由小路來時所踏過的。他表示安慰的說：

‘這塊石頭就是那築路的時候我放的。我知道，牛車上下，沒有這塊石頭，便高低不好走了。’

LIII.

吸鼻煙的愛。

我走到樓下，聽到一陣喧笑，R夫人對工人說：

‘你講給孫先生聽聽！’

他微微的笑，但不肯說，於是R夫人對他說：

‘P夫人怎樣愛你，你講給孫先生聽聽。’

然而他還是不說。

他是工人，是R家供給飲食而不給工資的工人。當休息或飲食時，他也常發些議論，然而總是天氣如何的不好，或牛如何的不聽話等的不平罷了。他的破爛的衣服，笨重的木屐都與一般的農人一樣；所不同的，他的衣上沒有扣，左右兩邊都是鈕孔，有一條麻繩穿過兩個孔中，在前面打一個結，看了這個，使我聯想到城市中女子領上的狐皮的金索。還

有一頂氈帽，雖是夏天，他也不去掉的，但當雞到室內來的時候，他便脫去氈帽擲過去，他最得意的，便是雄雞啼唱時被他的氈帽所中，而打斷啼唱，在喉間發出短促的‘喔’的一聲。

有一天，他發議論，對於寄寓在隣家的兩個女子，不以爲然。但他繼續的對我說：

‘你可以去愛他的。’

‘我與你一樣。’我說，‘也是不以他們爲然的。怎麼你要我去愛你所不以爲然的人呢？’

於是他羞媿了。

我聽了 R 夫人說 P 夫人愛他的話，我知道，倘若這愛字是男女愛情之意，那末這必定是一件滑稽的事了。

R 夫人看他 不說，於是說：

‘P 夫人給他吸鼻煙，他高興極了！’

‘真的！’他說，‘這樣好的女子，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我從這裏走到田間，同我在田

間作工,同我回來喫飯。我同女子在路上走,這是第一次。他的圍身前的大袋中放着鼻烟壺,他偷偷的吸,然而給我看見了,他也給我吸。這樣好的女子,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知道,他今天幫 P 夫人的農夫作工而且用膳,大概是多飲了酒了,所以如此。否則,以五十餘歲的女子而示愛於四十歲的男子,不免太滑稽了,而他的粗笨無知,決不能遮掩 P 夫人的敏慧與莊嚴的。

LIV.

過 夏.

C 夫人家新來一客,大約有十四歲上下,據人說,到八月十五小鎮的節日,他要去主持宴會的搬托的事哩。C 君的兒子常陪伴他遊玩,然而那天赤足吱吱的笑的女孩沒有在內。

C 夫人來了,說他的女孩往姑母家過夏去了,要到九月底才回來。他說:

‘姑母家是開造紙廠的,所以送我們紙很多,不知道孫先生作畫時用得否?我去取了來。’

他取了紙來了,交給我而且問:

‘這種用得麼?’

‘用也得得,’我說,‘不過這並不是專為作畫用的。’

後來我又問：

‘你們的年幼的客是誰呢？’

‘這就是姑母的兒子，’他說，‘我的女孩到他家去，他到我家來。他要在這裏過了夏，到學校將開學時回去哩。那時我也要去接我的女孩回來了。’

‘那麼你們是交換過夏的。’

LV.

因平直公道而失敗。

R 夫人問我：

晚上被够熱嗎？’

太熱了！我正想換呢。’我說。

我不明白，我應該怎樣回答才是正理，因為我這樣回答了而不見效果呢。我本來並不太熱的，自從那天的鄰居小姑娘的姑丈姑母到我的後房寄寓，R 夫人拿我床上的——原來是他的——薄毛毯給他們，而以薄棉被給我，於是我覺得太熱了。照我的眼光的推測與皮膚的感覺，都覺得棉被之比毛毯為熱，於是對於他的問語就有些難懂而且難於回答了。我事後再三的思想，大概不蠢笨如我者必有較好的答語，例如，‘你以為棉被不比毛毯熱嗎？’或‘不够熱，請你仍給我毛毯罷！’然

而我當時以爲我的答語是很平直公道不會失敗的。不料他竟這樣回答我：

‘那末明天換罷。’

‘我昨晚實在太熱了，’我還必恭必敬的說，‘倘若這不麻煩你，請你在整理被褥時換上罷。’

倘若我在這時候知道以後的結果，我決不這樣誠樸，我可如他所問我的難懂的回答他：‘你想我今天不會太冷嗎？’或‘那末你爲什麼不到明天問我呢？’否則，稍誠樸一點，讓他說，不去回答他就是了，反直一條棉被在我的床上，一條毛毯在我的後房，我只要一舉手之勞，什麼事都沒有了。然而我當初以爲我的答語是很平直公道不會失敗的。

我晚膳後在房中看書，他來整被了。我只是看書，沒有想到注意他究竟換棉被毛毯否，然而他說：

‘先生，我明天換被罷。’

我忽然又聽到這話，不免驚異起來；我自己去換，並不是難事，然而或者有什麼困難之處，我當明白他才是，我寧可仔細點，所以又必恭必敬的問他了：

‘有什麼不便之處嗎？我昨晚實在太熱了！’

‘我今天手痛，’他說，‘我明天換罷！’

‘你去罷，我自己會換的。’我這樣說，所以聲明我不是不告而取，而且，倘若有真不能更換的理由，可以讓他說出來。然而他竟出去了。

我起身走在後房，取毯換上，什麼困難都沒有。我在樓板上的步聲很響，顯出惱怒。真的，我長久不這樣發脾氣了。

可憐，他出我的房門以後，一步也沒有走遠，急促的喘息從門縫送進來，直至我再坐定看書時為止。

然而我至今還沒有明白，究竟他爲什麼

要問我被够熱否,問了以後,却又要延遲到明天換。在明白他的苦心以前,我總覺我因平直公道而失敗了,而且不能不招所謂聰明人的訕笑。

LVI.

做美的機會。

我在隣村畫了垂柳歸來，遇見一位隣人與他的女兒正在耕田。他說：

‘我的小女兒在家做飯，你可去看他的。’

還是許多日以前的一個傍晚，他在爐旁看守麵包，見我攜帶着畫具，知是作畫歸來，故要求我以畫示他。我一一示他，這是村前遠望，這是山後樹林中，到了他的家在霧中一景，他尤覺親切有味。最後，我示他一幅花球，我說：

‘這是你的女兒送我的房主的花球，就是你們的園中的花，我每天要見許多次的。’

‘是的，’他說，‘就是那個花。真是自然呵，你將來給我的女兒看看，他一定是喜歡的。’

這還是八月七日，聽到女主人的道謝與

客人的謙遜的聲音，我即往樓窗望下去，女主人擎起一個大花球對我說：

‘一個這樣美麗的姑娘送我們一個這樣美麗的花球！’

‘是的，真美麗！’我說。

當初，我只見這位姑娘的大蒲帽與一雙大木屐的兩個鞋尖，因為我比他高出一丈餘，故他的身體全被蒲帽遮住了。當女主人擎起花球示我的時候，他便微微傾側蒲帽，眼光跟了花球所指示的方向望見樓窗中的我，於是略略點頭問好，忽然的從白的面龐轉為紅的了。

以花球送人是何等的美事，知道有學畫的客到了而送花，更是遇良辰而花發，見苗欲長而有甘霖。我每每讚美他人能不失做美的機會，遠過於感謝所受實惠之心！

女主人插花球於磁瓶的水中，且說：

‘孫先生，我送這花瓶到你房中去。’

‘不。放在這裏大家看。’我說。

他再三的說要放到我房中去,而且再三的讚歎花之美。所以我說:

‘倘若放在我的房中,便沒有人像你的讚美他了——我在房中一個人是不說話的。而且只有我一個人看,有什麼好呢?’

‘你不喜歡這姑娘送來的花嗎?’

‘這有什麼不喜歡呢!’

‘這裏已經有我自己採的了,我把那個放到你房中去罷。

‘兩個都放在這裏,不是更好嗎?’

‘你看,我的太難看了,遠不如他的。將來我另採過。’

‘那末更應留他的在這裏。’

然而,我於晚上進房去,那花瓶終於在我房中了。而且到第三日,不禁的畫他了。

我於這位姑娘的父親告我之後,即往他家。他下樓來,推開攔雞入室的鐵網,讓我進

去。我說：

‘我在田間遇見你的父親，他要我給你看畫來的。然而你在做飯，有什麼東西要去管嗎？’

他下樓來時，面上就如那天送花來時的紅了。但他緩緩的看畫，緩緩的說，既不倉皇局促，也不鋒利逼人，在中國當可稱爲大家風範的了——然而他是農家女。其實城市中人（不僅是女子）的兩種通病，畏縮與鄙夷，都是後天傳染來的，並不出於天性。鄉人受城市中人虛張聲勢的驚嚇，故常畏縮，然而人都有不畏縮不鄙夷而坦白待人的可能，因爲這是天性，是自然的。所謂大家風範者，只是一種教育的功夫，使人明白做人不必畏縮但也不應鄙夷，而同時防止他傳染畏縮與鄙夷的不良習慣，保持他的坦白的天性罷了。

當他見他所送的花球一幅時，他的面貌比較的興奮，說：

‘啊，這就是那個花球！你畫得真如就是那個花球了！你要花儘管來取。這一回要嗎？我去採去。’

‘現在不要。將來再問你要。’

我恐妨害他的做飯所以就走了。

此後再見他時，是在將近他的家的路上。我從 P 君家回來取地圖，走得很快，他趕兩隻牛在前面走，不久我已走近他。他轉過頭來說：

‘你好嗎？倘若你有要事去，你可走上前去的。他們(牛)是不凶的。’

LVII.

節 日、

小姑娘坐在 P 君家門口喫蘋果，全新的印花布的短衫，藍裙，微黃的髮上一個黑色的綢結，面貌與姿態都表現平靜的和樂。

P 君全家族也着了整潔的衣服，團坐在室內的桌旁，應酬小姑娘的哥哥。桌上滿是酒瓶和杯子。P 夫人說：

‘今天節日，我們以什麼敬孫先生呢？’

這村中沒有一定的節日。八月十五是小鎮 Yenne 節日。這村就以八月十五後的第一個禮拜日為節日，一則在禮拜日較少妨害工作，而且可以請客，二則不與 Yenne 的節日衝突。

我們圍坐着，老年人只是談講，年幼者相互擲果，而且說些滑稽話

我們往山後散步，遠見山麓的大路上兩兩三三的行人，知是由隣村來跳舞的，或是在這裏過了節回去的。我們叫喊招呼，他們答應，從晚風中互相傳送。

從山中回到村中，天已黑了。C家請我飲酒，我去辭謝，因為我說房主必在等我晚餐了。他們相信這是真的理由，因為曾來找過數次了。到寓所，他們剛喫完點心，只是我尚未到，而且R夫人未曾裝飾完全，所以尚未出發。R夫人說：

‘孫先生喜歡看了跳舞回來晚餐呢，還是先晚餐？’

‘這當然，’我說，‘你們已經預備好了，當然先去，只要回來不太遲。’

‘我們大略去看一看，’R君說，‘不會太遲的。’

於是我喫點心，我知道，雖然不會太遲，但總是多喫點為是。

出門，微白的大路，夾在因為夜而失去綠色的濃黑叢中，引導我們，這是如此相應的事，白的銀河，夾在黑的天中，指示我們方向。 R君說：

‘路上沒有遇見一個人，他們都已進跳舞場去了；還是我們太早，他們還沒有來呢？’

遠遠的望見四點火光，等距離的在一平線上排列着，這就是跳舞場了，然而不覺得有人頭在燈火下鬧動。我要知道這裏有這樣一塊跳舞場，為什麼我平日沒有注意，所以走近去了。四盞八寸長圓筒狀的彩色紙燈掛在門口，音樂從室內波動出來，滿室的人頭在暗紫的光中旋轉，而地上發出沙沙的步聲。這暗紫的光是六盞如門口的紙燈的光；在這光中可以望見對面有人——不等他發聲——然而不能知道他是誰。室頂無天花板，只有椽木，上面放的乾草，從椽木縫中長短不齊的掛下來，可比是裝飾的鮮花或紙花。圍在這

高低不平的泥上的四壁是石塊堆疊的，我本不能在這燈光中看到，但當身體退後接近牆邊時，我覺得高低不平的鋒稜了。屢次有人走近來，在黑暗中面對面的看定了之後，要求與我跳舞，我說這是我的榮幸，可惜我不會跳舞的。

我路上走一回，又到跳舞場去看一回；燈中的燭已經點完了，還是有人換上去，而且一面還是沙沙的旋轉。後來音樂休止了，小孩們圍着看，我以爲這一定是一具手拉風琴，走近去一看，是一塊木板，上有金屬的鍵，如小孩的玩具，放在口中移動而且吹起來，就能演奏音樂。

R夫人偷閑出來，問我已餓否，而且要我原諒，讓他再跳一回，不久就當回去了。過一回，又託人轉言，說不久就當回去了。我屢次說：

‘你們每年一天的高興的節日，不要爲了

我而妨害！’

R君不喜歡跳舞，當初與我並立着看，不久不見了。後來他叫夫人出來，我們一同到臨時開的咖啡館，飲檸檬水。夫人飲完起立，說：

‘在你們沒有飲完的時間內，我還可去跳一回哩！’

於是又去了。

咖啡館內太熱，而且人多空氣濁，故我又出來在路上與跳舞場中散步。又等了好久，露天中漸漸的覺得太涼起來，於是寧願再到咖啡館去試試了。

R君立着唱歌，衆人靜默的聽，我四面一望，所有的長條松板鋪成的桌凳都已佔滿，沒有空位了，於是立在角上。他唱聲很重滯，實在不是他在唱，是酒在唱了。這是很難怪的，他雖然像小孩子的背誦，但他的歌是沒有底本，是一句一句現做的，爲此，雖然不合樂曲，衆

人還是很高興聽他。他唱：

‘我的妻已不來睬我了，然而我有我的酒瓶！’

他拿起酒瓶，捧在懷中，大家拍掌喝采。

我仍然不能站足，又只得走出。

直至半夜，大家始整隊預備回來。夫人牽了內姪的手說：

‘我的孩子，聽話的，同我回去罷！這樣已經夠了！’

然而他脫手又逃到跳舞場去了；但不久又自己回來，所以姨母很稱贊他。

隣居還留我們飲酒，但我是餓而且倦，需要的並不是酒。

我們回來後，R夫人問我是否還要用晚餐。我說：

‘這當然！’

餐後去就寢已是兩點鐘了。

LVIII.

‘各有各的職業。’

節日的第二天，R家客人來得很多，其中從他村來的，來敘闊別，或者告辭；本村的，因為節日後的疲勞，不願作工，趁此談講，做個消遣。

想來，R夫人對他們敘述了一番我的歷史，所以他們要他來要求我，可否將我的繪畫給他們一看。

他們看了，當初與一般人一樣的說美麗，說這是同真的一樣了，後來，似乎愈稱贊愈覺得好的樣子，大概因為他們言語的力量不能稱贊上去了，所以大家有點呆呆的了。我當然很想解釋，這並不算得什麼，然而我對於讚美而慚媿，遠過於責罵，我窘到不能解釋了。他們說：

‘他怎麼會學到這樣好的呢？’

倘若他們有力量從眼前的這樣中去找怎樣拆開西洋鏡，只有幾件科學上的東西，算不得什麼大疑難，然而在他們却想研究哲學似的懷疑到什麼起原的問題上去，覺得我生成有些特別，有些神秘，如有人疑惑火車怎麼無腿而能跑，電燈怎麼無火而發光者一樣了。

我終於不能解釋這是並不算得什麼的，而且不能使他們安慰；幸而他們自己解釋通了，他們中的一人說：

‘各有各的職業。’

於是都很安慰了。而我也恍然大悟，知道我可解釋而可安慰他們的話正多哩，於是我連忙說：

‘正是，我所不知道的東西多得很哩！’

LIX.

養花天一打畫天。

我常想，中國畫的不畫光暗的方法，在特別的一種情況中，也可使人不能批評其不合情理，而且可以包有中國畫中所富有的一種長處，例如在日光不強的露天中，看不出光的線，無論景物的那一部，都受同樣光度，用不着畫光線，所不同的只是物體的性質，與其所在地之於觀點的距離罷了。因此我想有一天用靜物寫生作一次試驗——至於風景畫我已於雨景中試過了。但我要等陰天，沒有太陽也沒有雨，而且要預料他至少半天內沒有太陽也沒有雨。

八月二十三的早晨起來，見是陰的，而且天頗高，想不會雨，但雲也不薄，不像就會有太陽似的，於是取籃和剪刀一路的採取野花，將

這種野花與平日所中意而保存起來的果子同放在一株樹根旁的草地上，十句鐘，我開始作畫了。

然而，未經開始，正在觀察畫材，微雨在樹葉上瑟瑟的發聲了。但這只是在樹上，於我無妨，況且我還在觀察哩。微雨並不更大，而且就止了。

十二句下，中國畫法的蒲公英，蘋果等等漸漸的在畫紙上浮現出來，而雨點也密密盛盛的掉在就是這個畫紙上，如打芭蕉。這自然不必愁逃不到室內，然而我之到露天中來，並不為想逃到室內去。

午餐之後，雨沒有止，而且愈大。我身體發冷，傷風甚劇。在這兩種情況的逼迫中，我脫衣睡覺了。屢聽雨聲未絕，而身體也沒有覺得好。六句，不得不起身往 P 家，說倘明日天氣不很壞，一定如 B 君之約，乘他雜貨鋪自動車之便旅行去。恐明日太早，故先來告別。

他們說我傷風剛起來,以不去爲是。我說倘若我明日覺得不能去,我一定不去。

天已黑了,而雨尙未止,我對R夫人說,我明天旅行去,反正不能續畫這幅的了;放在樹根旁草地上的野花和果子,沒有用的了,任人處置好了。

此後,從雨打以後,再沒有筆塗在這一幅畫上了。大家雖然憑弔追悼,再也不能使他爲有價值的了。

倘若我是種了花,我該說這是養花天;然而我是作的畫,於是不得不稱他爲打畫天了!

LX.

涼風和美景。

早晨四句後，醒而又睡者數次，五句二十五分起，身體健康，而天氣晴紅，昨日的疾病與風雨都已消散了。

我背了畫具走至 Yenne，乘 B 夫婦賣雜貨去的自動車之便，往貓山上去遊。

B 夫婦與我三人並坐在車前，B 夫人的膝上坐着年約十二歲的他的內姪和很小的一個狗叫做珠寶的。我們迎涼風和美景上進，我禁不得對他們說：

‘你們有美麗的生活！’

‘是的，’ B 夫人說，‘但冬天是不好的。’

在第一次停息的時候，大家都走下車來。一個毛長腳短的黃狗從小咖啡館出來與珠寶玩耍，他們必是舊相識了。一個小孩出來，

靜立在我們車旁，倘若我要以白石的雕像比擬他，恐怕得罪了他的色澤與活潑，他的黑眼睛與紅嘴唇敏捷流轉，是沒有什麼可以形容的。一件清潔而摺痕整齊的工衣，搭在他的左臂上。我看他有等候開車之意，於是問他：

‘你同我們上車去嗎？’

‘是的。’他竟如我所希望的回答。

‘到那裏去呢？’

‘到貓頂去，你也是到那裏去嗎？’

‘是的。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和他們一同今天就回來。’

‘到誰家去呢？’

‘不到誰家去，只是看一看就回來。’

我想，他們真幸福，專爲了去遊逛，有機會坐了自動車被人帶去。我雖然同樣的有這個幸福，但我先問 P 夫人，他又介紹我問 B 君，而且承他願意，費了許多周折，才有這個機會。我家兩個姪兒還步門不出的關在家鄉哩。

兩個小孩,在 B 夫人的膝上是坐不下的了,故讓他們坐在車後放雜貨的車箱中,開車門的上半,以通光與氣。B 夫人交他們一條木桿,是賣帶時用的一米突長的度量器,告他們,倘有要事,可用桿擊前壁,就有人會來看他們的。我們又在前面坐定,而車開了。他推開車箱的小窗,窺看兩個小孩的情狀,且對我說:

‘我們可以看見他們的。’

我呼吸這美麗的生活如呼吸這涼風和美景。

LXI.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

車到有一處停息時，B 夫婦照常應酬買主，我往路旁略略的走遠去散步，不知道是我被他們吸引或他們被我吸引，我與兩個小孩都在榛樹叢下了。

這兩個小孩就是同車來的 B 夫人的內姪叫 Pierre 的和另一個叫 George 的。

榛樹長在路旁的土堆上，枝條斜掛在路上，小孩們不能攀着，只是抬了頭看。幾乎與他們一樣弱小的我勉強能夠摘下幾顆，於是分給他們。幸而，早晨出發時，R 君借我他的傘杖，用了這杖，我可攀下手不能攀的榛樹枝條；他們接了我摘下來的榛子，很流利的道謝。當我第二次交給他們時，他們不肯收受，很謙遜的說：

‘你自己收藏起來。’

我的手中是三顆榛子，再三的遜讓之後他們各取一顆，而留下一顆，我也喫了。

G發見了路徑，遠遠的走過去，從土堆的斜面漸漸的繞到榛樹旁，P見了也立即跟了去，榛子都在他們手邊了。他們的眼光注在榛樹上，手臂很迅速的一伸一屈的拉，拉了滿握的榛子放在衣袋中。他們很靜默的採，沒有言語，也沒有別的動作，如蜂蝶遇見甜美的花，注在花中，不想到別的什麼了。他們繞原路下來，一握一握的連帶綠色花托的榛子從衣袋中取出來交給我，我慚媿得發熱，我哪裏當得起算是蜂房呢！

這樣交給我之後，他們又上去了。以後漸採漸少，沒有當初那樣易得了。當我見到葉下開着的，我使用手杖指示他們，他們還是很流利的道謝。G見到高處的枝條上的榛子，手不能攀，於是問我借手杖，手杖是R君的，

不能弄壞的，然而我不能不借給他。他攀到了之後，從土堆上屈着身子交杖還我，而且道謝。

他們下來之後又一握一握的交榛子給我，收受了一個的，又必收受他個的。我的衣袋中已滿了，所以十分的道謝而且說：

‘你自己收藏起來。’

然而他們終究要交給我，推卻了一個的，推卻不了他個的；因為收受了他個的，這個的又不能不收受了。

P 又從裏衣袋中取出黃色的榛子交給我，說：

‘這是祖母給我的。這種是成熟了的，比新採的更好些。’

我的衣袋雖滿，他還能更滿的裝進去。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我有這樣富有的一天！

LXII.

在貓山上的我們。

我們的自動車只是由曲曲折折的山路爬上去,我想,倘若 P 君等有望遠鏡,當我們不被樹林遮蔽的時候,他們一定可以看見在貓山上的我們。 B 君忽然停駛了,這很使我驚異,這裏並不是村落,有何停息之必要。但我沒有問他。我想,他們爲什麼要停車,我看他們好了,我自然會知道的。我與他們一同下車。 B 君說:

‘我們在這裏看一回!’

這裏是狹窄的山路,右邊是巖壁,左邊有石欄,小孩伏在欄上往下望。我走近去一看,是巖壁下的深谷。我們所在,只是巖壁上的一線平地罷了。 B 君指示遠處,告我各處的村名,並說:

‘這是 Loisieux, P 君當在那裏罷。

我不禁又覺我的富有了。

在輪船火車甚而至於幼時所坐的搖船中,每見勝景,但總是飛也似的過去,從來沒有人肯如我的要求,停息片刻,任我賞玩。二哥幼時,每於往鄉時,很愛電線柱上的磁壺,然而他那時絕然沒有近去一看的機會。我想一數我家附近的九曲灣究竟是否九曲,然而船走得快,等我看到想數,已過去幾個彎曲,有時也是自己之過,數過幾個之後,便數不清了,船是不肯停不肯回過去的,所以至今沒有知道九曲灣究竟是否九曲。

B 君在這樣的勝景中停車讓我看,不得不使我感激而且欽佩他不因職業而失去愛美的天性。他問我:

‘倘若想畫,這樣的全景是可以畫的嗎?’

‘可以的,’我說,‘但這自然是一件大工作,而且有氣象與心情的變化,畫完來,未必就

是我們現在所見的景物了。’

他於回答我幾個是字以後，默無一言，或者他因人的能力可以畫出這樣的全景而讚美，或因人的能力終於不及追隨自然而歎息。然而他沒有說。

我們又上去，直至貓頂，這已是貓山頂上了。我見貓山的那一面的景物，別有一天的可驚。山下是碧綠的一個大湖，隔湖的青山，在淡藍的天空之下，有山脊上的白雪黃雪受陽光所蒸成的白雲爲界，而且絲毫不差的都倒影在真理的鏡中。因爲要去遊逛這個我的新世界，我不得不與可愛的B夫婦和兩小孩告別了。

LXIII.

美 景。

我是找美景去的；
回過頭來，
我也是從美景來的。

在山谷中，
見到峯巒之高；
在山頂上，
見到天地之大。

LXIV.

一日中遊兩處瀑布。

我步行下山，沿湖經 Bourget 由電車往 Chambéry。

我問旅館中的女會計，知道此地附近的瀑布之所在。次日清晨，又由昨日由 Bourget 來的電車回至 Bourget 附近。下車後，電車賣票者對我說：

‘前面走的一位先生也是往瀑布去的，你跟他去好了。’

我跟他走幾分鐘後，他轉過頭來看我，立着等我，而且很和氣的與我談話，正如別的美景旁邊的人一樣的可愛。他是往瀑布旁的造紙廠去的，這紙廠中就是以這瀑布的水力為發動力的。他是技師，是說法國語的一部分的瑞士人，但工人都是意大利人。走到瀑

布下的溪橋旁，他與我告別，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各利用這個瀑布了。

四圍全是樹林，瀑布與溪橋都遮蓋在樹蔭之下，沒有熱氣，也沒有人聲，瀑布雖然奔騰怒吼，却不給人以喧擾，只有靜寂罷了。我想買麵包，非但不見有麵包，而且不見有人，於是將帶來的全罐的魚，如貓的在靜寂中喫完了，——記得昨日曾將喫後所餘的麵包，乘沒人看見，到草地拋棄的。幸虧有昨天的兩個小孩給我的樣子，喫了許多，然而我在橋旁的樹根上留下許多榛子殼，當我背起畫具要走時始見到，不得不自認有殺風景之罪而慚愧了。

利用瀑布造紙的技師如約的又來了，看我剛纔的兩張瀑布的畫。

回到 Chambéry 之後，又即往 Saint-Cassin。火車中坐在我的對面的壯年男子，見了我的畫具，所以問：

‘你也是學畫的嗎？我是巴黎美術學校

的學生。’

他的舉動頗放任而且傲慢。他的聽覺大概是不靈敏的，所以與他並坐而且與他很親密的少婦將我的話重述給他聽。但他對我終於沒有什麼放任而且傲慢的話。他說巴黎也有學美術的中國學生。又說中國的美術是燦爛的。當少婦轉述我的話給他的時候，漸漸的靠近他，而眼光一閃一閃的看他與我，想必隱藏着一種思想。

這瀑布的周圍沒有樹林，在車中很遠時就看見的了。但陽光太驕，不宜作畫，所以我暫且去飲皮酒。

一刻鐘之後，進來兩個兵，各將自行車放在門旁，脫去帽子，頭髮潮濕發光，在通紅的臉上流下汗的條痕。女主人伏在內室的門旁的桌上假寐，聽到他們的聲音便出來。一個兵說：

‘白酒與水。’

接續下去又問：

‘有我們的同伴到此地來沒有？’

‘有的，’他回答，‘也如你們的全身滲透汗的。剛才我料理給他飲食之後，到樓上睡覺去了。’

‘二十六嗎？’

‘我沒有注意號碼。’

‘你可去叫他嗎？’

不久，他下樓來，他們高興的對他說：

‘好嗎，二十六？’

‘好嗎，百零七？’他說。

他們的父母的兒子在這裏全身滲透汗了！我雖然同情他們，但我不能久陪，我出去畫瀑布去了。

但我因為不肯讓我的全身滲透汗，所以只畫了一張草稿。

一日中遊兩處瀑布，回到 Chambéry 之後，還有時間逛公園，在小飯店吃飯，而且到旅館

安靜的睡覺。

LXV.

小規模。

我依了地圖上的路徑，找到博物館。進門見小竹一叢，下置雞兔猴子等的籠，我一望而知他的規模遠比里昂的爲小，然而我不輕視他，因爲他已够對付我的博物學的程度了。倘在中國大小城鎮中各有這樣的一個，必能使許多如我的沒有博物學知識者獲益。就現在的中國人的學力與財力而論，見他人的大規模愈多，反使自己的建設愈少。其實有許多事業是細胞似的發育演進後才有大規模的。因此我希望於家鄉小規模的公衆體育場與通俗圖書館。

我先遊動物部頗覺可愛。他表現這小博物館的精神，正與動物標本之能表現動物的精神一樣。然而礦物部頗散亂陳舊。於

是我又懷念家鄉的公眾體育場與通俗圖書館了。但我相信規模之小,並不就是散亂陳舊的原因。

LXVI.

一個偶得的好機會。

我又找到油畫館，這是一所大建築，而且門口貼有美術展覽會的廣告。我進門上樓，門關着，不見有人，也不見有畫室。樓階上有許多大畫，其中有本地的秋色一幅，使我從沒有狂風沒有烈日的靜默上感受愛好一切的興奮。

兩個工人上來打門，我問他：

‘油畫館何時開門？’

‘昨天已經完了。’他說。

我知道，他說的一定是展覽會，所以我又問：

‘那末展覽會呢？’

‘我們就是來搬畫的。’

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穿工衣的老人。

我問他：

‘我這時可以進來參觀嗎？’

‘本來是到昨天爲止，’他說，‘現在你就進來罷。’

展覽會的畫幅不比里昂的爲壞，不過數量遠不如里昂之多。其中有許多幅本地風景是很可愛的。他們漸漸的將展覽會的畫幅搬去，油畫館中的名畫漸漸的在後邊顯露出來，與展覽會的新畫幅兩相輝映，表現過去與現在，老成與少年，秋收與春發等等的對照。我微幸有這樣一個偶得的好機會。

LXVII.

兩種不同的性質。

到 Aix-les-Bains 下火車後，先找旅館，旅館到處皆是，然而都擺出驕傲的樣子，使我不願進去。Chambéry 的純樸，不能以飄薄的杭州城作比，而這裏的浮華，却遠過於杭州的湖濱。我繞了一圈之後，勉強走進火車站對面的一家旅館，在會計處問：

‘你們有小的房間沒有？’

‘我有一間九法郎的。’會計說。他約有二十五歲，身體瘦長，面稍蒼白，流利的黑色眼睛中，經歷過五光十色的人物——倘若我說得戲謔或者也是透澈一點，可以說他的眼中留下黃的白的與五光十色的紙的貨幣的印象。他的父母當是時常對人講述他是何等的一個好商人——真的，我也相信他的應酬

顧主，使用工人與一切經營的順利。然而他對於我或者要發生疑問罷：這裏是本國與外國的關人避暑的地方，不想避暑的人來幹什麼？既然有錢避暑，何苦背上加幾件畫具？倘若他果然這樣想，他一定沒有能力找出答案，而我也沒有能力解釋給他聽。

他按電鈴之後，一個穿潔白圍身，頭髮光滑的人垂直兩手立在門邊了。他年約四十，頗如我在兒時所常見的剃頭匠名叫七十的，因此我可知道他的性質的大半了。

大概，照例當茶房引導客人到房間去的時候，應該接納客人手中的一切行李。我以畫箱與畫夾交他，他似乎還想爲我拿手杖與背上的畫架和三腳凳，然而，大概照例是不該說的，他只表示想卸除我的負擔之意，一個字也沒有說。我說我自己可以拿的，於是同往裏邊上樓去了。他在前面引導，身體屢次往右邊閃避，這當然並不因爲怕遮斷我的去路，

他或者怕遮斷他的想象中的我的威光罷。

我怕見有階級觀念的人；我雖然不怕欲在我的面前自顯尊貴的人，但他們總使我見了發寒。但當這個有階級觀念的人自以為比我卑賤的時候，我便能打破他的階級觀念。法國語中以‘先生’通稱無論什麼男子，但在這種避暑的浮華地方——雖然從地理上講起來不過是湖旁的一塊山地罷了——叫這種旅館中的工人，北京話中所謂聽差的，當稱為 Garçon 的了。我利用這一點，表明我不是想擺尊貴架子的，而且打破他自以為比我卑賤的觀念——然而說不定他在疑惑，為什麼化費了金錢來叫聽差為先生。我對他說：

‘先生，這幾天中有我的同國的人來住嗎？’

‘沒有，先生！’他第一次開口說，‘這幾天沒有。前幾天有過的。’

我問他，今天還能渡湖去逛禮拜堂去否。他說他說不清，他可打電話去問的。他打電

語到會計室,不得要領,所以從四層樓走下去當面去問。等他再上樓來,他說:

‘先生要問遊逛的情形,請到會計室,他將告訴你一切。’

從他的話中,給我一個印象,這是會計與他兩人在會計室談話時所表現兩種不同的性質的一幅繪畫。

LXVIII.

落葉舞秋風。

晚間，在公園的樹叢中幽暗處散步，我很高興在這狂熱生活的市中找到一塊安靜的地方。當我斜倚在椅背的時候，忽聞花炮之聲，仰頭又遠見樹梢後邊星星的火光。這是無疑的，是欲避炎熱而反找炎熱來消遣的人所幹的。此後陸續的響而且陸續有星星的火光，然而我後來不願到他了。

樹叢下漸漸的夜寒起來，於是我起身回來了。未到夜花園的門口，人叢遮斷道路，擁擠到花園門口看放花炮，這當然就是我在公園時所見的花炮的出發地了。

軍樂隊演奏表現勝利似的音樂，各種顏色各種花樣的花炮，在鼓動這音樂的空氣中，新奇變化的放射。這樣的至少當有兩小時

之久，不可謂不是大觀了。在人人喜歡中，給各人的生命上留下一個紀念。

看了這花炮而喜歡的小孩子，當他將來做了父母或祖父母的時候，或者要對兒孫說：

‘我在小孩的時候，與我的父母在 Aix-les-Bains 看放花炮，真高興！現在景象大不同了，而且從那一次以後，再也沒有那樣的高興了。’

不久就要失戀的年青未婚人，到明年再來看花炮時，或不免要紀念起今天，在心中暗暗的潮湧起來的想：

‘去年看放花炮的一天的音樂中，我第一次與他親嘴；現在的音樂，只為他人的親嘴而演奏或簡直為他與他人的親嘴而演奏罷了！’

不必到明年，夏季過去，避暑的人也去了，看到今夜的夜花園的本地人有一天又在這裏經過，只有颯颯的秋風是夜花園的音樂，滿地的紅黃落葉是夜花園的花炮，安得不使他追念的說：

‘呵，那一夜音樂聲中燃放花炮的夜花園
啊！’

這還是在日中，倘在夜間，絕對沒有誰來
經過讚賞或憑弔，只有落葉舞秋風的自己的
熱鬧罷了！

我在今夜也得到一個大紀念了。我在
這狂熱生活中，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沒有一點
交際，我保持我的安靜的心，如深秋的黑暗的
夜花園中的落葉舞秋風。

LXIX.

行人與晨星一樣寥落的早晨。

在 Aix-les-Bains 只畫了一幅‘在夕陽的撫弄中的湖景，’即於第二天趁行人與晨星一樣寥落的早晨出發了。

火車站中的大板上貼着全國幹路的開車時刻表，與他站一樣，但表中本站開車時刻的一塊是破損灰黑，而且全不見有字跡。到此地來的遊人如此其多，或可爲此地增色，但這塊開車時刻表不免是污辱了。

火車繞湖緩行，屢經山洞。出山洞的時候，在一邊是山，一邊是水的堤上，幾乎疑惑是在水上。太陽在山後初起，照在碧水上，微風吹過，皺成紅綠相間的波紋。我昨天往各處探問從 Aix 到 Yenne 的自動車，因爲欲看兩地間新鮮的美景，而且不必走從 Culoz 到 Yenne

一段已經走過的熟路,然而無從找到,於是只得坐火車,而且頗覺懊喪。今天繞湖看日出之後,我不以找不到自動車爲可憾了。這可說是此地最美的景色,未知這許多遊人都是來看此景的否。

LXX.

回到村中。

回到村中，先往 P 君家報告我已回來了。我敘述旅行中的大略情形，同時，取出一小包的糖果給他們，作為我的旅行的紀念。他們各取一粒含在口中，而且羨慕我的旅行的甜美。P 夫人說：

‘我們收到你的信片了。你在這信片上寫的是你已平安的到貓山的他面了。’

他們炊茶給我喝，以為在這樣正午的太陽中回來之後，飲茶可以防病的。

R 夫婦等正在午餐，見我回來，又另行給我預備起來，而且 R 夫人說：

‘本來要殺雞的，但不敢決定孫先生今天一定回來，而且知道回來時受了熱，不宜喫雞，所以沒有殺。’

餐後,我以糖果給 R 夫人,他說:
‘孫先生真好心,不忘記我們.’

LXXI.

我的能力太神奇，不能使我自信。

晚上六句鐘，我從 P 君家回來，頗覺得寒冷而且頭痛，於是倒在牀中。

我見 R 夫人在我的旁邊，而且對他敘述我的旅行中的經過。我口中說，心中想，而眼睛中看見我經過的景物如電影的揭示給他看，我自己也不相信，爲什麼這樣神妙，講到那裏就有那裏的影片，可以使他如見實物之可信。更妙的，當我講到我在 Aix-les-Bains 聽到音樂時，音樂照樣的演奏起來了——我不但有電影，而且有留聲機了，我覺得我的能力太神奇，不能使我自信，所以我立即停止說話；但音樂還是不絕的演奏。凝神一聽，而且直跳起來，我纔知道我是在牀中。房中已全黑暗了，還沒有點燈；手拉風琴在樓下演奏。我下樓

去,拉手琴的幼年人對我說:

‘我的音樂妨害你的睡覺了!’

‘不,不!’我連連的說。

我暗暗的想:我還以為這音樂是我的,而且欲藉此在R夫人前誇耀的。我十分的慚愧了。

LXXII.

開得更繁榮的花，
結得更香美的果。

離禮拜堂不遠的路旁，有一株老蘋果樹，我久已看中要畫的了。近日來我計算回里昂去的時間將近，欲將一切工作漸漸的結束起來，所以決於今天去畫這株老蘋果樹。

這時候，在這老蘋果樹的四周的一切蘋果，胡桃，梨，栗等果樹都滿綴果實，而且曾聽飽神與人的許多讚頌的歌曲，在富有而且光榮中很是滿意。他們只預備來年開得更繁榮的花，結得更香美的果罷了。但這株老蘋果樹呢，他只有折斷而且曾經枯萎的老幹上所生稀少的枝葉，他沒有果實，也沒有花。我看他很是可憐，但同時更是可敬，因為他也預備來年開得比以前更繁榮的花，結得更香美的

果。我且畫他今年的肖像,而且很希望畫那
明年的。

LXXIII.

‘吾有待而然者耶?....’

四句鐘,從驚惶淒慘中醒來,知又夢見五弟之死。我每次夢見他的死的開始,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將死而且知道他將患傷寒,在慘白的面龐灰黑的口唇中如沒有油的燈火般漸漸的息滅——這是民國四年秋季我所見的他的死的實情。但我的夢中的他的死,總比實情更可怕,而且這一次尤其使我驚惶淒慘。

不錯,現在故鄉又當在瘟疫盛行的時候了。不知家中母親等安好否!夏日,在沒有樹木沒有草地的街道上,蒸成暑氣,加以露天糞缸的薰騰(現在街上的或已不見了,但關在院中的還是一樣的薰騰起來,分送到全城人的鼻中)。這種暑氣剛過去,接着便是做‘八月

污了，埃糟堆，爛陰溝，尤其是洗濯染布的灰黑的河水，都放出異樣的氣味，許多人都在這種空氣中得病或死亡，五弟就是在這時節死的，未知母親及諸親族以至於一切紹興人都能抵抗這種惡空氣否！

我開了眼睛睡在牀中懶洋洋的這樣的想。這樣的想是不會完結的，而且只有愈加恐怖罷了。幸而我的眼前是一片晴光，而且只要敞開窗子，就是一片美景，所以鼓着勇氣起牀來了。

晴朗而且涼爽的天氣，使我忘記驚惶悽慘的夢後的倦怠，故決定往山上去作畫。

還未到目的地，忽然灑灑的下雨了；然而這不過是頭上經過的一朵浮雲，決沒有大雨。而且，當我來時，只見遠處鱗狀的雲片，我連這幾點雨也不以為要有的。我避在一株橡樹下，五分鐘之內，雨就過去，而我也再走我的路了。

我的目的地是高山上的一个崖岸，曾於初來山村時由 P 夫人引導我來過的，而且他曾問我：

‘孫先生，畫家，你看看，風景如何呀？’

風景如故，Rhône 河在愈遠愈青而愈漂渺的一片平地上經流。我十分滿意的開始作畫了。

上山來時，草長露濕，鞋襪全滲透了，反直坐在地上用不着鞋，所以脫去晒在太陽中，免得母親說‘穿濕的鞋襪不脫去，是要做病的。’

忽然又灑灑的下雨了，我豎起畫板，將畫幅向內，斜倚在巖石上，這樣再也不會沾染雨點的了；穿上皮鞋，天然生成的，有旁邊不知道名字的短小的灌木以避雨。我坐下之後，取出袋中紙包中的餅乾，且喫且看雲與雨。我連第一次的幾點雨也不以為要有的，這次的幾點更不在我的意中了。

果然，不久太陽又來，我反轉畫板繼續作

畫。

河流大概也如人生一般，不論形勢的平易與險峻，總要流到不能再流過去了爲止；但一樣的經流，各樣的被人毀譽。有的被人讚美爲一瀉千里，其實只是來源廣大罷了；有的被人羨慕爲百折不撓，其實只是跑來跑去找不到歸宿罷了。

十一時，黑雲白雲夾雜的上來，竟像是不懷好意的。我從九時起直畫至現在，已將完成了。於是捲起畫紙，放在畫箱中，拿起寬四尺餘的空畫板，剛起身要走，又灑灑的下雨了。我連忙跑到橡樹下——來時我曾躲避過的。五分鐘之後，雨還沒有止；然而，再等了幾分鐘，雨點漸漸的稀少起來時，我冒雨再走了。鞋襪原是滲透了之後晒乾的，再滲透了也是無害的。

走不甚遠，雨點又粗大起來了。倘若有傘，我是不怕雨的；然而母親常說，‘遇雨的時

候，寧可避一避，況且沒有傘呢。於是我又避在一株樹下——仰頭一看，又是一株橡樹。

黑雲與白雲混合的飛上樹頂，而且沈下來，用雨點打擊樹葉，灑灑的發響——我知道，不久樹葉忍受不住時，便要打擊我了。

我在樹上伸頭探看天空，只見雲如潮湧，往樹頂上過去，愈湧愈黑而愈沈重。果然不出我所料，雷電一齊來了。然而所謂預料，只是數分鐘以前的事，何濟於事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雨點穿過樹葉打擊我了。我取出毛巾，遮在帽子及兩肩上。

雨絲很密，就是跑得極快，也不免全身打濕，雷電很急，倘若跑得極快，或者反易觸電；然而在樹下不是更易觸電而且不久也將全身打濕了嗎？

我是有勇氣到雨絲及雷電底下去冒險的，只是母親等等不允許我罷了。然而他們豈允許我立在樹下更易觸電而且不久也將

全身打濕的嗎？於是我就走了。

草長難行，而且無路可認，跑一段，又回一段，十餘分鐘之後，始到這山中惟一的一所舊屋，即 P 夫人產生之地。幸而路中沒有觸電，雖然工衣全濕，而且從帽邊如屋簷的滴下水條，成爲冕旒，然而沒有什麼不可堪的事。

我想，這是舊屋，桌椅之類，大概是沒有的，然而進去避雨是不致有什麼困難的。但門是緊關着，不是我的力量小，實在是推不進去。我背脊貼在門上，簷溜在臉孔前面瀉下，我明白，我是新戴了一頂大冕旒。畫板立在雨中，他是不怕雨的；畫箱與我並立，同在大冕旒之下。這可算是微幸的了；逃到屋簷下之後，雨更大了。

已是十二時了，倘若雨立即停止，等我回到寓中，正是午餐的時候，不勞 R 夫婦等人的等待。

大風忽然的起來，打得雨絲橫行；幸虧風

是從左後方來的，不致打到我的臉上。樹葉因雨水的潤濕而閃爍有光，在風中緊張欲脫。也似重滯，也似輕浮的雲先後的奔馳。我希望他們奔馳得更快，趕快被大風驅逐走，我可在晴朗中回去！

看看這種景象，實在有意思，正如畫家 E. Hareux 所說：

‘風暴是風景畫家畫材的無窮泉源。氣象變化得迅速而且各樣不同，如一個美像鏡 (kaléidoscope, 用幾面小鏡合成，中放各種形色的小物，得各種對稱的美像)，使人愛觀察或繪畫而不倦。

雨漸漸的細小起來時，濃霧漸漸的包圍四周了。雨雖已不甚可怕，然而在濃霧中是不能找到出路的；霧是風送來的，還望風送去罷。然而，舊的雖然去了，新的來得更擁擠，濃厚，如起了大火，發出一陣一陣的白煙。而且雷電又一齊發作了。在這種景象之下，我決

不能冒險回去的,現在已一句鐘,R夫婦等正在等候我午餐了。

白霧先雷電而去,重見洗滌後青色的貓山脊,遠遠的浮出白雲之上,十分清潔。大雨又被雷電號召而來了。如果我是多心的,不將要說他怕我趁此逃跑,所以再用大雨來留難我的嗎?我唱以前所學的歌,其中一首是‘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

一首是‘賽馬’:

‘嘯春風怒馬如龍晴光照太空,開圍場着綠衣紅個個人都勇。果然奪得錦標歸,拍掌如雷動!’

一首又一首的唱，然而大雨還是沒有止。地面被簷溜滴成深窩，滿滿的裝着水。因為被新滴下來的水所排擠，飛濺到我的衣褲上。我要防止他的侵犯，所以取畫板橫立在我的腳前；然而我的活動的範圍愈小了。

寓中一定正在等候我午餐，所以我覺得飢餓了。工衣雖還沒有乾，却也能在風中飄動——這當然，譬如旗幟，難道因為流過自己的汗或血，就此不臨風飛舞了嗎？我的右肩擦着關閉的門，從門的左方走到右方；轉過身來，左肩擦門，從門的右方回到左方；在這四尺長的路程中來回的走，藉此取暖。電火還是在沈下來的雲上刻畫，簷溜還是滴在地面的窩中飛濺起來，朋友們見了，必定要說：

‘啊，可憐的孫！’

倘若他們在我的旁邊，或者旁邊的東西中有懂我的語言的，我必定要帶着兒戲的腔調的說：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好了，雷電漸遠而雨絲漸細了！然而這已是三句欠十分了。草地好像是稻田，草的下半身插在水中；道路好像是山溪，流水夾着卵石淙淙的滾。稻田也罷，山溪也罷，我如田裏的蛙，溪裏的魚，帶跳帶游的回來了。剛下山坡，又是一聲響雷，接着就是暗黑而且大雨。這或者是有人想我再回到剛躲過雨的舊屋簷下去，然而這怕有點做不到了罷！

遠遠的有人走來，那末被風雨所困的還不只是我一個。然而走近來的是R家的工人。他沒有說話，先交我傘，再從他所披的雨衣的腋下取出另一件雨衣交我，而且接過我的大畫板與畫箱。我不怕雷電了——大雨更是無損於我的了。我很感激工人送衣及傘來而且陪伴我。我問他：

‘你們曾等待我午餐吧？’

‘怎麼不等呢！’他說。

‘你們現在喫過了把？’

‘怎麼能夠等到現在呢！’

回到寓中，即換衣服鞋襪，且用熱水洗臉。我安然的坐着午餐時，大雨雷電還是沒有止；因為雨沒有止，他們都不能去作工，所以圍坐在我的周圍談論這次的風雨。談論中屢次責備我不應該用功太過，冒這個險——其中尤以工人的責備為甚，但他後來也寬恕我了，他說：

‘這次風暴是奇怪的。忽然的下雨了，我也是在山上逃回來的；下雨以前，我也看不出何況是你呢。’

我覺得身體有點發熱，所以不敢離開竈火去受涼，幸而熱度漸漸的退下去了。

晚餐後，我獨坐房中；雷電風雨還是不絕的在窗外熱鬧。我想，倘若我能忍耐，是否現在還是在舊屋前避雨？我隨手拏起看看 E. Hareux 的‘風景畫’一書，其中有一段說：

‘被風暴的天之美所引誘，我們開始作畫了。當初的電光是不能趕跑我們的。大風暴終於發作了，但他所貢獻給我們的景象之燦爛，儘是鼓舞我們的勇氣，所以我們還是在可怕的雷電風雨中繼續的畫下去。但我們的勇氣沒有得到好結果：一陣比其餘的更凶暴的風，拉去我們的傘，推倒我們的畫架，而我們只好立即收了畫幅逃跑。微幸得到一個躲避的地方，從這個地方，我們看見電火下來，打在離我們幾米突遠的一株樹上。’

倘若我沒有遇過雨，也許要以 Hareux 的話爲太浪漫；而且我從此明白，中外古今有過許多人如他的作畫而且遇雨，或如他作畫而且遇雨的感受人生一切的苦樂，只因爲我沒有聽他們所說的看他們所寫的罷了，而且，或者他們沒有用語言說出來，也沒有用文字寫出來。

我沒有感受過何等重大的人生苦樂可

以代表他人所感受的；然而我如此的作畫而且遇雨。我現在盡我所能的寫在這裏，也算代感受人生苦樂的人吐一口氣，知道人生苦樂不過是這樣有幸有不幸的際遇罷了。

LXXIV.

禮和理。

在城市中習以爲常的禮節，在鄉間竟沒有的。隨地吐痰，在鄉間是習以爲常的。

我們初到外國時很留意會食時不要失禮，然而鄉人是管不管這種禮節的。R君常以自己的刀割公共的肉或麵包；有時在衣袖上一擦，然後再割，並不在自己的麵包上擦過的，會餐或會話時向人咳嗽，也不以爲意。

又他們常以盤碗放在地上，給三隻貓舐那沾在盤碗上的湯汁。地上的盤碗漸漸的多起來，有時竟至五六個之多。有一天，當R夫人起立的時候，一個土鉢被他的笨重的皮鞋踢破了，所以惹起丈夫與他的爭鬧。他們的意思，盤碗之不應當放在地上，只因爲要踢破罷了。我也曾見一個中國女學生以盤飼

狗,而且二哥曾於事後對我說:

‘現在狗喫我們喫過的盤,將來我們要喫狗喫過的盤了。’

R夫人傷風的時節還與我很接近的講話,我怕傳染,而且不能忍受他口中的氣味,所以要換坐位。他不懂我要換位的意思,他自己以為恍然大悟的說,這坐位在角上,而且太接近竈火,只要桌子換一個方向就好了。以前他在我的旁邊的,後來變為在我的對面了,他還是噴出傷風的氣味對我說話,然而我沒有別的方法避免他了。

他們並不像是不懂禮節的。當工人與R夫人鬧意見的時候,工人以空酒杯推到R夫人面前,或交他麵包時手勢很重,表示自己不欲敬禮他之意。R夫人便與他爭,說:

‘禮節上應該這樣的嗎?’

當R夫人盛麵到碗中時,我看見一條麵落在竈上了,但當他如項伯在鴻門遮劉邦的

故意一閃之後，竈上的麵就不見了。他知道從竈上拾起來再放到碗中去，是不該給我看見的。

那天，他們都去收麥，只有我一人午餐，R夫人在走時交我炒雞子和一罐魚，說：

‘炒雞子或者不夠，還有魚。因為我們不會開，所以魚罐還沒有開。’

‘我自己會開的，’我說，‘我看你們開過的了。不必麻煩你了。’

他有城市中人的客氣，然而他學不到多數的城市中人所有的假中的真心，所以愈使人難堪。

他常勸人飲加非，十次二十次的與人遜讓。從此就知道，他的心中是知道世間有所謂假的；他人的不要飲是客氣，所以須如此遜讓。他對我也常如此遜讓。他一面遜讓，一面有意無意的問我：

‘中國女子的髮上如何裝飾？’

‘無非是金銀做的花朵等等罷了。’我說。

‘真的嗎？這一定是很好看的！’

當他與隣居婦人爭鬧的時候，聲勢洶洶，因為說的都是土語，所以我聽不懂，其中有罵他人為麵包者，這或者如中國罵人為飯桶之意，或者是追掘陳年事情，也許這位隣居曾偷過他的麵包，如中國村中常聞以偷米相罵者一樣。聽他爭鬧的原因，只為界線上缺少了石塊。

沒有意思的禮節，絕對沒有存在的價值。但許多禮節是含有至理的，並不只是禮罷了，如不隨地吐痰之根據衛生之理，不肆口謾罵之根據互相敬愛之理，鄉村中人不應以厭棄繁文褥禮連有理的也拋棄在內。城市中確乎常有人躲在禮的皮底下做非理的事，不如鄉間多數人有純樸的心。然而‘禮失求諸野’並不是一個原則。

LXXV.

小小的一個心。

我們午餐的時候，鄰居的年約十歲的小姑娘屢次來窺探，而工人屢次揮手驅他使去，做平日慣做的驅雞出室的樣子。他每次被工人所驅以後，必發出詐笑，看他實在難堪，然而他不久又在較遠之處窺探了。

他爲什麼要來窺探，實在可費思索。倘若爲了羨慕我們的午餐，那末，這樣的被驅，不免使他難堪了。小孩子的愛好玩物或食物，不問是自己的或是別人的；小小的一個心怎能擔當得起驅雞的手段呢！

停了一回，他又來了，右手拿一塊泥板石的尖角，在左手的較大的一塊上刻畫。他堂皇的立在門前，不若以前的羞澀了。然而工人還是揮手驅逐他，他說：

‘我在這裏畫屋。’

他的右手指點窗子數過來，他又說：

‘我在數窗子！’

R夫人對我說：

‘他想偷我們的玫瑰花，所以正等我們喫飯的時候來的。早晨他剛拏了花要摘，被我看見了。他將偷去送給住在他們家的兩個姑娘。’

‘做父母的應該告訴兒女，不要取別人家的東西。’我說。

‘這一定是父母要他來偷的！’

我忽然心中思想很多，而且雜亂。這小女孩取了石板，給我看他所畫的屋。他在憂心殷殷時所畫的，當然是胡亂不成東西，而我也心神不安不能加以絲毫的批評。我忙亂的回答了一句好，立即繼續的對他說：

‘你喫過了沒有呢？不要畫了，快去午餐罷！’

籬邊桃紅的玫瑰花在風中輕舞，一直保持到一瓣一瓣的謝落時為止。

LXXVI.

兩種花蕾。

九月五日,我起身回里昂來了,當我將皮箱,畫箱等件放在一處,欲與各人道別時,R夫人還百忙中往籬邊花前採花。我問:

‘你採花給我嗎?不要麻煩你了!’

我走近去,看他還注在玫瑰花上。他手中與枝頭上全是花蕾,沒有花朵。我說:

‘全是花蕾,真可惜呵!我實在不要,因為我拿不起了!’

我還記得,鄰家的小姑娘想摘一朵花,煞費苦心,終不可得。

我不會絕對的反對他人的意思,例如有人要我猜兩書頁數的多少,我明白看得出甲的頁數比乙的多,但因為他相信乙的比甲的多,所以我勉強降格,說,那末兩者一樣多少罷。

檢驗之後，確乎甲的比乙的多，所以他便責備我，學圖畫的人眼光還這樣不準！我不會絕對的反對他人的意思，實在是我的大缺點之一。然而我對於R夫人的花叢，覺得不能降格勉強了。一則我將沒有面目見如許花叢，一則將沒有心思想那摘花不得的小姑娘！而且我想乘此機會，作第一次絕對反對他人意思的試驗。然而結果我仍然降格，我說：

‘我取一個放在我的領釦上罷，我已很感激夫人的盛意了。其餘的我實在無處可放了。’

到P君家，自動車還沒有來。在草地上，見小姑娘Philipine，他問：

‘你今天有花了！誰給你的？’

‘你猜！’我說。

‘你的女房主。’

‘是的。你的孀母！’

‘我敢問你：你能帶這花一直到里昂嗎？’

‘爲什麼要問?’

‘因爲我預想你尙且不能帶他到 Yenne.’

‘他本來還送我許多呢!’

遠遠的聽到汽號聲,我與他都說,自動車來了,要去了。當我離遠他數丈的時候,他說:

‘你將很會說方言哩!’

‘我不久再來要你教哩!’

這是一個美麗的花蕾,只有這鄉土中所有的特種,插在我的精神上了。

LXXVII.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我與 P 夫婦等由自動車至 Yenne，往雜貨鋪取果筐，這是昨天託雜貨鋪的 B 君由自動車帶下山來的。

我再三的對 B 君道謝，而且當 P 夫婦之面——他們是介紹人——一定要他們告訴我，我應該如何謝謝他，上次送我到貓山上，也沒有付過錢，因爲他一定不肯說。

結果，他還是不要報酬，他說：

‘等我遊北京去的時候，你請我喝茶罷。’

於是我更感激而更不知如何報酬他了。常人要求他人効勞，常允許以喝酒爲報，這與 B 君喝茶的意思絕對不能相比。他在慣住的鄉土中而能愛他人的鄉土，北京，他慣喝加非而能愛他人的土產，茶。我還拘拘的問他

物質的報酬，豈不太俗！所以我說：

‘這大概是真的，我只有等你到北京去的時候，以茶報酬你以外，沒有較好點的東西了’

LXXVIII.

畏風雪的花蕾之在春日。

與我們同由 Loisieux 到里昂去的，還有一個小孩和他的母親。這小孩年約十二歲，是往里昂就醫配眼鏡去的。據他的母親說，小學教師說的，他的眼睛太近視了，倘若不戴眼鏡，不準他去上學了。

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當我們同在車站中的時候，火車遠遠的來，而且嗚嗚的叫，他的面龐貼在母親的腰間，全身慄慄的戰抖。我很覺得他之可憐——或者有人覺得他之可笑。然而我同時很羨慕他。年齡長大，頭腦跟了陳舊起來，這是很可哀的，但這還可自主，使頭腦不陳舊；最可哀的，年齡長大，所接觸於頭腦的世界也跟了陳舊起來了。小孩見火車而覺可怕，正如畏風雪的花蕾之在春日，

而我却有資格想對他說‘不要怕’了，這是我的悲哀。我十分感激有人以先知的資格教訓我，除出他拏自己不要喫的烏焦麵包給我，說只要用刀刮去骯髒，焦麵包是很消化的，爲什麼不喫呢？然而我也要爲老前輩伸冤，例如有人問他，這裏的電車價是多少，轉背離開他以後，又立刻說他留學這許多年，除知道電車價是二十五生丁以外，什麼都不知道的。許多先知或後不知都似乎以驕傲之不能離身爲比生命還重要——雖然生命原不能算是重要的。我卻覺得抑制驕傲還比保持生命重要；而且，或者這就是我惟一的可以對人驕傲的事，——但我還是不敢輕試的。

我敬愛辛苦一生至今扶杖也不能行了的老年人，但我更羨慕見火車而抖的小孩子，他不久將坐在火車中，表明他的勝利，一到里昂，新見繁華城市，而且配上一副眼鏡，給他一個新的天地。我呢，我將見到慣見的里昂，而

且或者將被留鬍子或曾經留過鬍子的老留學生們考問說：

‘你在鄉下過了這許多日子，畫了些什麼東西呢？’

LXXIX.

做老年人或小孩子原是無妨的...

火車中人多，沒有空位，我與 P 君立在坐位旁的角上。

上次從里昂來時，經過山迴路轉之處，很以不能久留爲憾；我放在心上，當再過那裏時，必將格外顧盼一回。

我的臉向着車後，如此倒退進行，頗覺頭暈，而且車邊巖壁逼近，只見巖石模糊不清的在窗外過去，巖石的紋理與樹葉，都如水成巖之橫行，使我不能辨其是否美景。P 君還是接連不斷的與我說話，我也不能辨其所說的是否有意味。車身忽然的搖動了幾次，我的頭漸漸的重起來了。我覺得我只是說‘唔’應對 P 君，或者要使他不能樂，不如將我不舒服的情形告訴他。我說：

我有點頭暈了,大概因為早晨起身太早,而且早餐喫得不多。’

他立即去告訴坐着的 P 夫人,而且取了糖果來給我喫,而且坐在旁邊的婦人立即叫女孩讓坐位給我。我再三的說我不要坐,只要安靜一回就會好的,意即說只要 P 君不與我講話,我就會好的。然而他們一定要我坐,因為他們不久就要下車了。於是我安然的坐着,而且慢慢的喫糖,這個樣子倘若不像是個老年人,當像是一個小孩子。做老年人或小孩子原是無妨的:所可惜的,山迴路轉的地方不知不覺的跑過,沒有對他問好,也沒有與他告別,失去這樣一個好機會。

LXXX.

渡 Rhône 河三次。

因爲頭暈之後，所以我顯出柔弱的樣子。車中同坐的人屢次注意我，表示特別的情感，是敬老或懷幼似的。坐在 P 夫人對面的中年女子問我：

‘你曾在這位夫人家過夏吧。’

‘是的。’ P 夫人代我回答，‘就在我們村中，不過住在另外一所房屋。’

‘你喜歡法國嗎？’他又問：

不等我說，P 君立即敘述我的歷史：

‘他整日的用功，什麼都知道。我們村中的山，他都畫去了——他是一個畫家。’

‘是的，’ P 夫人說，‘他什麼都知道，他還會說這裏的土語。’

‘結婚了沒有呢。’

‘沒有，’P君說，‘他整日的用功，這種事他不管的。’

他們談論得如此起勁，沒有餘地讓我聲辯他們對我的過譽或不足，我只得帶着微笑聽他們說就是了。

坐在我旁邊的姑娘很注意的聽他們講，而且屢次轉頭對我微笑。到後來，大約因為怕看我的次數太多，所以眼光只從紅的大帽邊下射過來，而他看我的次數愈多了。我推想，他大概與 *Cyrano de Bergerac* 戲中的 *Roxane* 聽 *Cyrano* 之代人求愛一樣。我的微笑不語，或者真與 *Christian* 的沒有口才是一樣的。

那位中年女子很同情於我的，問我還頭痛否，而且講述火車所經各地的地理歷史。後來他說：

‘這裏已是里昂了。’

‘是的，’我說，‘我又見到六個禮拜不見的 *Rhône* 河了！’

‘Rhône?’ P夫人說，‘你在山上不是常見的嗎?’

‘是的，我說不清了!’

‘就是一個Rhône呢。我們到里昂來，要渡過三次Rhône。’

LXXXI.

回到里昂。

回到里昂，第一句說中國話時，似乎是夢遊舊地之若即若離；六個禮拜的離別，竟致生疏起來；可見留學久遠而不認識故國，當是可能的事了。

第二天即往同學 Boquin 君家，見他的母親，說他從馬賽回來之後，又作小旅行去了，大約今天或明天可以回來，因為軍役辦事處有信來叫他，所以寫信去要他回來。他大概就在這一次出發當兵去了。

我以並生而且帶葉的梨和蘋果各兩個送 Boquin 夫人，又以粗大的車前子的穗一束飼給他們的小鳥，而且說：

‘我送你們一些我的山野掇拾。’

‘你記得我們，而且連小鳥也沒有忘記。’

‘我在那裏略微冷靜點，所以我常常希望 Boquin 君到來。然而工作還算做得不少。’

‘畫了這許多！你真真沒有丟掉時間。’
(這時他已看過我的畫了。)

我敘述在村中的大略情形之後，他也說他的：

‘你走過以後，我們的老朋友們有過一次會集。這是八月十五，我們相約到我們的園中。然而這一天很冷，大家仍然在露天中午餐，但都披了大氈。我們說：今天獨缺孫，倘若他在這裏，當也披了大氈用膳了。’

‘八月十五，我記得的，在 Loisiejoux 也有風雨。這是 Yenne 的節日，許多人都去逛，我園困在風雨中，正覺得寂寞無聊。’

又次日，我到同學 Petit 姑娘家，他到 Annecy 湖邊去了。他的母親說：

‘暑假以來，他不願作畫，也不願學鋼琴，一點沒有成績。考試把他的勇氣奪去了。’

‘Annecy 風景很好，他換一個環境之後會好的。還有一個月的假期可以用功哩。’

‘我要他用功，預備暑假後再考。’

‘考試真害人，考試的成績的好壞是這樣的沒有標準的。沒有好際遇的人更被他所害。’

我以畫示他，他最愛花卉。看完之後，他說：

‘你真會用功，而且法國話也較純熟了。’

‘講到法國話，我在鄉間其餘都很高興，只是學法語的成績太壞，因為他們常說土語，而我尤喜歡學土語。他們的法語發音不好，不知道文法，而且問他一個字怎樣拚法，也常說不出的。然而我初回里昂見中國人說中國話時，竟覺得有不自然的樣子，可見我平日之常說中國話，當是我說不好法語的一個原因。’

LXXXII.

我爲什麼有這個記述。

我本沒有將山野掇拾發表的意思；但聞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於是起了藉驛使聊贈一枝之意，想與故人共賞之。

然而我是失敗了。我本想儘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

但我還有勉強可以自慰的理由。文藝家盡力的到民間去，尋求人類的大生命分配於各人的式樣而記述其異同；我在沒有遇見文藝家來考察來記述我的生命的式樣的時候，不如先約略的寫些出來，不管他是否適於文藝家的需要，如病人在醫生的診視以前先寫出怎樣的頭痛咳嗽之類，供醫生來時的參考。所以我不是到民間去的，是從民間來的

或者，只要從民間來的多了，也能抵作一個到民間去的了。

講到民間，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間的樂趣。

當 P 夫人告我同去採葡萄時（這已是一月後第二次旅行時的事了），我想這一定是很有趣的，十餘年以前，我在家鄉，很愛採桂花或打棗實，但桂花與棗樹都是高不可攀的，葡萄棚低而且葡萄味美，可以隨採隨食，將何等的有趣哩！到了園中，P 夫人給我小刀，我左手拉了一大球葡萄，右手擎刀在葡萄柄上用力割，發出尖利‘衣’‘亞’的聲音，然而還沒有割斷。P 夫人發笑，而且告我：

‘割在節上要容易得多哩！’他一割就斷了，而且交給我嘗味。被他這樣一說，我也會割了。然而後來又遇見另外的困難了，我要 P 夫人來看，我說：

‘這球葡萄一半在鐵絲的這邊，一半在鐵絲的那邊，他在開花的時候不妨這樣，現在果

實長大，把鐵絲結在中間了。我怎樣取他下來呢？’

‘不要緊的。’他說。

他割葡萄的細柄，分全球為兩半，一半從鐵絲的這邊取下，一半從鐵絲的那邊取下。於是我笑了。又後來，他說：

‘孫先生，你老是落後，照例，倘若發見樹上遺漏不採的葡萄，就要以這葡萄塗在落後者的臉上的。你不要遺漏不採呢！’

‘我正爲了屢次落後而不高興呢，因爲你們都採了去，我已沒有葡萄可採了。我還是到前面去好。然而我學了這條規則，這是我很高興的。’

‘然而細小的究竟可以留給鳥喫的了。

我愛畫風柳，希望風吹不絕，然而畫紙也不絕的受風飄動。我愛畫瀑布，而水珠飛濺到畫紙上，於是不得不漸漸的退遠去。然而我覺得快活。

畫‘願我再來時，人與青山都不老’一幅時，畫板太大太重，畫架不能支持，而且在斜坡上三腳凳也不能平放，於是坐在草地上而畫板也着地放着。不久，綠的蚱蜢，黑的螞蟻，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見過的生客一大羣，有直有橫，或東或西如街市上的在我新塗的畫上帶飛帶跳帶步行的亂轉，真的，我與他們合畫了。我於窘迫中自然的使我回想在中國喫東西時與蒼蠅分喫的情形。

如此之類，就是我的樂趣；然而在民間者的樂趣，是在他的困苦中找出來的，未曾到民間去的人只知農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聞稻花香，也有唱慣農村樂的人拏起鋤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夠盡量的理會他人的苦樂，——或苦中之樂，或樂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額上的鄙夷他人，或脅肩諂笑的阿諛他人。

我的掇拾止於此了。這是從三月二十

九日起,就是春假之初,從新翻開了去年的日記,包圍在四壁中開始摘錄的。但因為同學來約我作山村的春遊了,我愛遊,只得放下這緊要的工作。固然,滿山滿谷的果樹都蓋了花朵,綿羊們襯在綠草上跳舞,而燕子們襯在青天下爲他們歌唱。然而這遊行使我不能早早補寫完這遊記。不論好壞,現在總算結束了,但已經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只希望我將有能力遇見別的事物,從新做起!

1923年4月30夜記。

原
书
空
白
页

插畫目次

1. 扣動心絃深處

L'âme s'harmonisait avec le bruit des pas du voyageur, attiré par la beauté du lieu, et la route n'était plus ensevelie dans le silence123

2. “你們去多逛一回,等我畫好之後再來看”

“Reprenez vos jeux un moment et vous reviendrez quand j'aurai fini de dessiner”.....128

3. 又是一個海天遠別

Je dis adieu au brouillard qui s'éloigne jusqu' au bord du ciel156

4. 在夕陽的撫弄中的湖景

Le lac sous la caresse du soleil couchant245

原
书
空
白
页

本 文 目 次

		頁
I.	我爲什麼有這個旅行	1
II.	山活車不留	5
III.	上公用自動車	7
IV.	‘五法郎六十生丁’	9
V.	車中的和平空氣	12
VI.	峯谷起伏中的小村	15
VII.	惡劣的推測	17
VIII.	‘反直不想與人相打’	20
IX.	綠衣	22
X.	我的寓所	27
XI.	我的慣常是什麼?	30
XII.	盡量喫飽的果園	32
XIII.	細磨細琢的春臺	35
XIV.	何處是樂土?	38
XV.	你在中國也常常這樣遊逛高山的嗎.42	

XVI.	喫木犀肉	48
XVII.	山雀的研究	53
XVIII.	貓山之民	56
XIX.	找尋畫景	59
XX.	愛鄉土	65
XXI.	‘同我來！看好東西去’	73
XXII.	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77
XXIII.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	82
XXIV.	‘坐在刺花上了’	89
XXV.	在三村公有的柴山中	94
XXVI.	倘若我是童養媳	98
XXVII.	山林中的出產	100
XXVIII.	倦怠的無聊	103
XXIX.	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109
XXX.	兩個勇敢的青年	111
XXXI.	‘我總有點不大相信！’	113
XXXII.	誰寄來的四封信？	117
XXXIII.	‘一回兒見’	119

- XXXIV. 麪與粉的意義 121
- XXXV 扣動心絃深處 123
- XXXVI. 在淺灘上潑水的小孩 126
- XXXVII. 晝後歸來遇雨 129
- XXXVIII. 一段美妙的歷史 134
- XXXIX. '快喝熱酒!' 138
- XI. 忙收穫 140
- XLI. 鄉人壽長 142
- XLII. 牛何知? 145
- XLIII. 野花香醉後 151
- XLIV. 跳蚤給我的不安 158
- XLV. 城市空氣 162
- XLVI. 一日間的心的起伏 165
- XLVII. 兔和我 171
- XLVIII. 桃色的雲 174
- XLIX. '啊!' 178
- L. 我紀念我的姑母和父親 183
- LI. 笑之所從出 188

- LII. 建立共和以後的一塊石頭191
- LIII. 吸鼻烟的愛194
- LIV. 過夏197
- LV. 因平直公道而失敗199
- LVI. 做美的機會203
- LVII. 節日208
- LVIII. '各有各的職業'.214
- LIX. 養花天——打畫天216
- LX. 涼風和美景219
- LXI.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222
- LXII. 在貓山上的我們225
- LXIII. 美景228
- LXIV. 一日中遊兩處瀑布229
- LXV. 小規模234
- LXVI. 一個偶得的好機會236
- LXVII. 兩種不同的性質238
- LXVIII. 落葉舞秋風242
- LXIX. 行人與晨星一樣寥落的早晨 . . .245

- LXX. 回到村中 247
- LXXI. 我的能力太神奇,不能使我自信. . . 249
- LXXII. 開得更繁榮的花,結得更香美的果 251
- LXXIII. '吾有待而然者耶?' 253
- LXXIV. 禮和理 266
- LXXV. 小小的一個心 270
- LXXVI. 兩種花蕾 273
- LXXVII.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276
- LXXVIII. 畏風雪的花蕾之在春日 278
- LXXIX. 做老年人或小孩子原是無妨的. . . 281
- LXXX. 渡 Rhône 河三次. 283
- LXXXI. 回到里昂 286
- LXXXII. 我爲什麼有這個記述 289